

道德真經集註

經名：道德真經集註。宋太守張氏集註，十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道德真經集註序

唐明皇撰

昔在元聖，強著玄言。權輿真宗，啟迪來裔。遺文誠在，精義頗乖。撮其指歸，雖蜀嚴而猶病。摘其章句，自河公而或略。其餘浸微，固不足數，則我玄元妙旨，豈其將墜。朕誠寡薄，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，恐失無為之理。每因清宴，輒叩玄關，隨所意得，遂為箋注。豈成一家之說，但備遺闕之文。今茲絕筆，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，有能起予類於卜商，鍼疾同於左氏，渴於納善，朕所虛懷，苟副斯言，必加厚賞。且如諛臣自聖，幸非此流，懸市相矜，亦云小道。既其不諱，咸可直言，勿為來者所嗤，以重朕之不德。

左仙公葛玄撰

老子體自然而然，生乎太無之先，起乎無因，經歷天地，終始不可稱載，終乎無終，窮乎無窮，極乎無極，故無極也。與大道而倫化，為天地而立根，布氣於十方，抱道德之至純，浩浩蕩蕩，不可名也。煥乎其有文章，巍巍乎其有成功，淵乎其不可量，堂堂乎為神明之宗。三光持以朗照，天地稟以得生，乾坤運以吐精。高而無民，貴而無位，覆載無窮，是教八方諸天，普弘大道，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，代代不休，人莫能知之。匠成萬物，不言我為玄之德也，故眾聖所共尊。道尊德貴，莫之命而常自然，惟老氏乎！周時復托神李母，剖左腋而生，生即皓然，號曰老子。老子之號，因玄而出，在天地之先，無衰老之期，故曰老子。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，老子之號，始於無數之劫，甚窈窕冥冥眇邈久遠矣。世衰大道不行，西遊天下，關令尹喜曰：大道將隱乎！願為我著書。於是作《道德》二篇五千文，上下經焉。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，大無不包，細無不入，天人之自然經也。余先師有言，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，高上遙唱，諸天歡樂，則攜契玄人，靜思期真，則衆妙感會，內觀形影，則神氣長存，體洽道德，則萬神震伏，禍滅九陰，福生十方，安國寧家，孰能知乎？無為之文，垮之不辱，飾之不榮，撓之不濁，澄之不清，自然也。應道而見，傳告無窮，常者也，故知常曰明，大道何為哉？弘之由人，斯文尊妙，可不極精乎。粗述一篇，唯有道者寶之焉。

河上公者，莫知其姓名也。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，常讀老子《道德經》，文帝好老子之言，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，皆令誦之。有所不解數句，天下莫能通者，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，乃遣詔使齎所不了義問之。公曰：道尊德貴，非可遙問也。文帝即駕從詣之。帝曰：普天之下

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域中有四大，王居其一也。子雖有道，猶朕民也。不能自屈，何乃高乎？朕足使人富貴貧賤。須臾，河上公即俯掌坐躍，冉冉在虛空之中，如雲之升，去地百餘丈而上，玄虛良久，俛而答帝曰：余上不至天，中不累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之有？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？帝乃悟知是神人，方下輦稽首禮謝曰：朕以不德，忝統先業，才不任大，憂於不堪。雖治世事，而心敬道德，直以闇昧，多所不了。惟蒙道君弘愍，有以教之，則幽夕睹太陽之耀光。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《道德經章句》二卷，謂帝曰：熟研此，則所疑自解，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，凡傳三人，連子四矣，勿示非其人。文帝跪受經，言畢失公所在。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大道，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，仰徹太上道君，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。恐文帝心未純信，故示神變以悟帝意，欲成其道真，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。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，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。關令尹喜宿命合道，預占見紫雲西邁，知有道人當度，仍齋潔燒香，想見道真，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。喜見老。子迎設禮稱弟子，老子曰：汝應為此，宛利天下，棄賢世傳弘大道，子神仙者矣。以二十八日中授太上道德經，義洞虛無，大無不包，細無不入，聖王不能盡通其義。昔漢孝文皇帝好老子大道，從容無為之堂，嘆凡聖無能解此玄奧，精思遠感上徹，太上道君，遣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，道人即信誓傳授，至人比字校定，外儒所雜傳多誤，今當參校此正之，使與玄洞相應。十方諸天人神仙，天地鬼神所宗奉，文同無一異矣。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，受傳天人，至士賢儒，當宗極正真，弘道大度，何可不精，得聖人本文者乎！吾所以有言此，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。今說至矣明矣，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蹟也。

道士鄭思遠曰：余家師葛仙公，受太極真人徐來勒《道德經》上下二卷，仙公曩者所好，如親見真人，教以口訣云，此文道之祖宗也。誦味萬遍，夷心注玄者，皆必升仙。尤尊是書，日夕朝拜，朝拜願念，具如靈寶法矣。學仙君子，宜弘之焉。仙公常秘此言，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。

王雱撰

昔老子當道術之變，故著書九九篇，以明生生之理。而末世為學，蔽於前世之緒餘，亂於諸子之異論，智不足以明真偽，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，雖有讀者，而燭理不深。乃復高言矯世，去理彌遠。今世傳注釋，王弼、張說兩家，經文殊舛，互有得失，害於理意者不一。今輒參對，定於至當，而以所聞，句為之解。聖人之言，既為難盡，而又知之所及，辭有不勝。覽者以意逆志，則吾之所發，亦過半矣。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。

竊嘗論曰：聖人雖多，其道一也。生之相後，越宇宙而同時。居之相去

，異天壤而共處。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，外此道者，皆邪說也。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，言同者道固不一。而世儒徒識其言，故以言同者為是；不知其道，故以道一者為非。易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。老子曰：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誠知是，則推五行之殊，觀四時之變，視形度志，以參萬物，則聖雖不言，吾其知之矣。故道，歲也；聖人，時也。自堯舜至於孔子，禮章樂明，寓之以形名度數，而精神之運，炳然見於製作之間。定尊卑，別賢否，以臨天下，事詳物衆，可謂盛矣。蓋於時有之，則夏是也。夏反而為秋，秋則斂其散而一之，落其華而實之，以辨物為德，以復性為常，其志靜，其事簡，夫秋豈期於反夏乎，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。於是時也，動植之死者過半，然豈天命之至，果非小智之所及邪。秋蓋非歲之終也，則又有至者焉，故四時之變，於吾有之，則幼壯老死是也。傳曰：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其道者，其是之謂乎。嗚呼！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，則亦何以學為哉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則所謂道者，貴乎可以生死也。誠知道德之誠，而邇其所歸，則死生之說盡矣，故余盡心焉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

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道經

秀曰：道者萬物之所道，在體為體，在用為用，無名無邊，而無乎不在者是也。故雖聖人之言，常在其一曲，雖在一曲，而異乎諸子百家者，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。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

河曰：謂經衛政教之道也。

非常道。

河曰：非自然長生之道也。常道以無為養神，無事安民，含光藏暉，滅迹匿端，不可稱道。○秀曰：可道之道，適時而為，時徙不留，道亦應變。蓋造化密未嘗暫止，昔之所是，今已非矣，而曲士攬英華為道根，指連廬為聖宅。老氏方將松其弊，而開以至理，故以此首篇。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。

名可名，

河曰：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。

非常名。

明皇曰：道者，虛極之妙用，名者，物得之所稱。用可於物，故云可道。名生於用，故云可名。應用且無方，則非常於一道。物殊而名異，故非常於一名。是則強名曰道，而道常無名也。○河曰：非自然常在之名也。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，鷓子之未分，明珠在蚌中，美玉處石間，內雖昭昭，外如愚頑。

○弼曰：可道之道，可名之名，指事造形，非其常也，其不可道不可名也。

○雱曰：名生於實，實有形數，形數既具，衰壞隨之，其可常乎。唯體此不常，乃真常也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。

河曰：無名者，謂道。道無形，故不可名也。始者，道本也。吐氣布化，出於虛無，為天地本始也。

有名，萬物之母。

明皇曰：無名者，妙本也。妙本見氣，權輿天地，天地資始，故無名。有名者，應用也。應用既成，茂養萬物，物得其養，故有名。○河曰：有名謂天地，天地有形位，陰陽有柔剛，是其有名也。萬物母者，天地含氣，生萬物，長大成就，如母之養子。○弼曰：凡有皆始於無，故未形無名之時，則為萬物之始。及其有名有形之時，則長之育之亨之毒之，為其母也。言道以無形無名，始成萬物。以始以成，而不知其所以，玄之又玄也。○雱曰：受命於無，而成形於有，故曰天地之始，萬物之母。易曰：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，此言與易之序同據。覆載之間，方生之物，故以天地為先。物與天地，本無先後，推而極之，有無同體，始母之言，亦荃蹄也。且天地雖大，而受命成形，未離有無，而此乃獨言萬物之母，然則老氏之言，姑盡性而已。

常無欲，以觀其妙。

河曰：妙，要也。人常能無欲，則可以觀道之要。要謂一也。○弼曰：妙者，微之極也。萬物始於微而後成，始於無而後生，故常無欲，空虛其懷，可以觀其始物之妙。

常有欲，以觀其微。

明皇曰：人生而靜，天之性。感物而動，性之欲。若常守清靜，解心釋神，反照正性，則觀乎妙本矣。若不正性，其情逐欲而動，性失於欲，迷乎道源，欲觀妙本，則見邊繳矣。○河曰：繳，歸也。常有欲之人，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。○弼曰：繳，歸終也。凡有之為利，必以無為用。欲之所本，適道而後濟。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繳也。○雱曰：易之陰陽，老之有無，以至於佛氏之色空，其實一致，說有漸次耳。世之言無者，舍有以求無，則是有外更有，

安得為無？故方其有時，實未嘗有，此乃真無也。有無之體，常一而有。有以觀者，但見其繳。欲觀其妙，當知本無。而本無之無，未嘗維有也。既曰常無，又曰常有者，以明有無之不相代，無即真有，有即實無耳。言微而知妙之為奧，言妙則知繳之為粗，比法言之體。

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

明皇曰：如上兩者，皆本於道，故云同也。動出應用，隨用立名，則名異矣。○河曰：兩者謂有欲無欲也。同出者，同出人心也。而異名者，所名異也。名無欲者長存，名有欲者，亡身也。

同謂之玄，

明皇曰：出則名異，同則謂玄。玄，深妙也。○河曰：玄，天也。言有欲之人，與無欲之人，同受氣於天。○雱曰：有無本一，未有二名，自學者言之，則有不如無之精，既得其道，則兩皆至理，初無彼此。

玄之又玄，

河曰：天中復有天也。稟氣有厚薄，得中和滋液，則生賢聖，得錯亂濁辱，則生食淫也。

衆妙之門。

明皇曰：意因不生，則同乎玄妙，猶恐執玄為滯，不至兼忘，故寄又玄以遣玄，示明無欲於無欲，能如此者，萬憤滷之而了出，故云衆妙之門。○河曰：能知天中，復有天稟，氣有厚薄，除情欲，守中和，是謂知道要之們戶也。○弼曰：兩者，始與母也。出者，同出於玄也。異名，所施不可同也。在首則謂之始，在終則謂之母。玄者，冥也，默然無有也。始母之所出也，不可得而名，故不可言同。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，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。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，若定乎一玄而已，則是其名則失之遠矣，故曰玄之又玄也。衆妙皆從門而出，故曰衆妙之門也。○霄曰：道有二物，自形而下，則陽尊而陰卑，自形而上，則陰先而陽後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。妙，德也，玄，色也，言色則至矣，而蓋有非色所及，故曰又玄。萬物皆有妙處，皆出於此，故曰衆妙之門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

河曰：自揚己美，便顯彰也。

斯惡己。

河曰：有粗玉也。

皆知善之為善，

河曰：有功名也。

斯不善己。

明皇曰：美善者，生於欲心。心苟所欲，雖惡而美善矣。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為美，所善為善矣。美善無主，但是妄情，皆由封執有無，分別難易，神奇臭腐，以相傾奪。大聖較量，深知虛妄，故云惡己。○河曰：人所爭也。

○雱曰：道本無物而物有妄情，自相分別，此溺於轉徙之流，而不能自出故耳

。然溺而不出者，不由厭離，而由樂著，所以惡夫美善也。故惡與不善，美善之隨也，當其美善之時，蓋已惡且不善矣。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，雖然，至人所謂美善，未嘗離乎惡與不善，而惡與不善，未嘗離乎美善也。天下之愚，不足與此，故所謂美善，常惡與不善也。

故有無之相生，

河曰：見有而為無也。

難易之相成，

河曰：見難而為易也。

長短之相形，

河曰：見短而為長也。

高下之相傾，

河曰：見高而為下也。

聲音之相和，

河曰：上唱下必和也。

前後之相隨。

明皇曰：六者相違，遞為名稱，亦如美惡，非自性生，是由妄情，有此多故。○河曰：上行下必隨也。○弼曰：美者，人心之所進樂也。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。美惡猶喜怒也。善不善猶是非也，喜怒同根，是非同門，故不可偏舉也。此六者皆陳自然而不可偏舉之明數也。○秀曰：離道而我，我則有彼，彼我既分，編類為二矣。此六對者，物之所以不齊，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，更出迭入，而不能自止者也。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，而隨其末流，自生分別，執一廢百，以妄為常故耳。此篇第二與《莊子·齊物論》相似，篇篇有序，可以理推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

河曰：以道治也。○弼曰：自然已足，為則敗也。

行不一黃之教。

明皇曰：無為之事，無事也。寄以事名，故云處。不言之教，忘言也，寄以教名，故云行。○河曰：以身帥導之也。○雱曰：聖人無心，以百姓心為心，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遠，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，故事以之齊，教以之行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，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也。夫唯無累，故雖寄形陰陽之間，而造化不能求彼六對者，惡能擾之哉。

萬物作而不辭，

明皇曰：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，而不辭謝於聖人也。○河曰：各自動也，不辭謝而逆止。○秀曰：萬物并作，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，以吾心空然無

所去取故也。苟懷去取之慮，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，焉能不辭哉。

生而不有，

河曰：元氣生萬物而不有。

為而不恃，

河曰：道所施為，不恃望其報也。○弼曰：智慧自備，為則偽也。

功成不居。

明皇曰：令萬物各遂其生，不為己有，各得所為，而不負恃，如此則太平之功成矣。猶當日慎一日，不敢寧居。○河曰：功成事就，退避不居其位。

○弼曰：因物而明功自彼成，故不居也。○秀曰：有則居，居則遷矣。

夫唯不居，

河曰：夫唯功成，不居其位。

是以不去。

明皇曰：夫唯不敢寧居，而增修其德者，則忘功而功存，故不居而不去也。○河曰：福德常在，不去其身也。上六句有高下長短，若開一源，下生百端，百端之變，無不動亂。○弼曰：使功在己，則功不可久也。○秀曰：形名而降，莫不代謝，唯道無體，物莫能遷。聖人體道，故充塞無外，而未嘗有物，應接萬變，而未嘗有心，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功，而固有之哉。夫然後離六對之境，絕美惡之名，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。持此心以涉世，則功名雖高，豈有充滿之累乎？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

河曰：賢謂世俗之賢，辯口明文，離道行權，去質為文也。不尚者，不貴之以祿，不尊之以官。

使民不爭。

明皇曰：尚賢則有迹，徇迹則爭興#2。使賢不肖各當其分，則不爭矣。

○河曰：不爭功名，反自然也。○秀曰：賢者出眾之稱，尚之則民夸企外慕，爭之端也。

不貴難得之貨，

河曰：言人君不御好珍寶，黃金棄於山，珠玉捐於淵。

使民不為盜。

明皇曰：難得之貨，謂性分所無者，求不可得，故云難得。夫不安本分，希效所無，既失性分，寧非盜竊？欲使物任其性，事稱其能，則難得之貨不貴，性命之情不盜矣。○河曰：上化清靜，下無食人。○秀曰：民衣食足而性定矣，妄貴難得之貨，則其求無已，祕至為盜。蓋民之生，皆由妄生分別，此

篇務在齊物，使民復性。

不見可欲，

河曰：放鄭聲，遠佞人。

使心不亂。

明皇曰：既無尚賢之達，不求難得之貨，是無可見之欲，而心不惑亂也。

○河曰：不邪淫。○弼曰：賢猶能也，尚者嘉之名也。貴者隆之稱也，唯能是任，尚之曷為。而唯用是施，貴之曷為。尚賢顯名，榮過其任，下奔而競，效能相射，貴貨過用，食者競趣，穿寄睹齋筐，沒命而盜，故可歌不見，則心無所亂也。○秀曰：昧者妄見可欲，所以心為之隕亂，唯聖人能知諸物，皆非真實，故萬態一視，而無取舍之心，若然則心貧常夷，物豈能亂之，是以能不尚賢，不貴貨也。

是以聖人之治也，

河曰：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。

虛其心，

明皇曰：心不為可欲所亂，則虛矣。河曰：除嗜慾，去亂煩。○秀曰：心虛則無所分別，此中不尚賢之義。

實其腹，

明皇曰：道德內充，則無矜徇，亦如屬饜而止，不生責求。○河曰：懷道抱一，守五神也。○弼曰：心懷智而腹懷食，虛有智而實無知也。○秀曰：腹實則無所貪求，此申不貴貨之義。

弱其志，

明皇曰：心虛則志弱。○河曰：知柔謙讓，不處權也。○秀曰：志強則夸企而勝，志弱則無營於外，此又申不尚賢之義。

強其骨，

明皇曰：腹實則骨強。○河曰：愛精重施，髓滿骨堅。○弼曰：骨無知以幹，志生事以亂。○秀曰：骨強所以自立，自立則外物不能遷。此又申不貴貨之義。

常使民無知無欲，

明皇曰：常使人無爭尚之知，無責求之欲也。○河曰：反樸守淳。○弼曰：守其真也。○秀曰：知則妄見，欲則外求，二者既除，性情定矣。自不尚賢而化之，可使至於無知，自不貴貨而化之，可使至於無欲。

使夫知者不敢為也，

明皇曰：清靜化人，盡無知欲。適有之者，令不敢為也。○河曰：思慮深，不輕言。○弼曰：知者謂知為。○秀曰：智足以亂眾者，禁而止之。

為無為，

河曰：不造作，動因循。

則無不治矣。

明皇曰：於為無為，人得其性，則淳化有孚矣。○河曰：德化厚，百姓安。○雱曰：為無為，非無為也。為在於無為而已，期於復性故也。竊嘗論之，三代之後，民無不失其性者，故君子則志強而好善，求賢無已，小人則骨弱而慕利，逐貨不厭。志強則多知，骨弱則多欲，或有知，或有欲，雖所趨不同，而其為徇外傷本一也。惟至人不然，弱其志，非所見者，卑而求近，以為無所求，而道自足也。強其骨，非以自立而為賢，將以勝利欲，而尊德性也。夫然後

名不能移，利不能溺，而性常定矣。

道冲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，

河曰：冲，中也，道匿名藏譽，其用在中。

或不盈。

明皇曰：言道動出冲和之氣，而用生成。有生成之功，曾不盈滿。云或似者，於道不敢正言。○河曰：或，常也。道常謙虛不盈滿。○秀曰：道充塞無外，贍足萬物，而未嘗有，故曰或不盈。若虛若實，謂之冲。冲者陰陽之中，而以虛為體者也。道之用於物者，中。道之應於事者，虛。此方言其用，故曰冲。

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明皇曰：泉，深靜也。道常生物，而不盈滿，妙本泉兮深靜，故似為萬物宗主。○河曰：道淵深不可之也，似為萬物之宗祖。○雱曰：道生萬物，而體未嘗離物。自物之散殊而觀之，則似為之宗耳。淵者深而不測也。人本足於此道，欲體之者，不可它求，當挫銳解紛，和光同塵，則當自存矣。

挫其銳，

河曰：銳挫也，人欲銳精，進取功名，當挫正之，法道不自見。○秀曰：銳挫則渾然矣，銳，尖之形是也。

解其紛，

明皇曰：道以冲和，故能抑止鈇利，釋散紛擾。若俗學求須，則彌結矣。○河曰：紛，結恨也。當念道無為以解釋。○雱曰：不與物講，而坐觀其復，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。

和其光，

河曰：言雖有獨見之明，當如闇昧，不當以曜亂人也。○雱曰：挫銳解紛

，則性情定，而自然充實光輝矣。既有光，則要不異於物，而與之和同，《易》曰：蒙雜不著。

同其塵。

明皇曰：道無不在，所在常無。在光在塵，皆與為一。一光塵爾，而非光塵也。○河曰：當與衆庶同垢塵，不當自別殊。○秀曰：道乃性之常，得性之常，奚足珍尚。故至人有道，而不自異於塵。

湛兮似或存。

明皇曰：和光同塵，而妙本不雜，故湛兮似有所存。○河曰：言當湛然安靜，故能長存而不亡。○雱曰：人能如上四事，則道湛然存矣。存而定有之，則非道也。似或者，不可定有之謂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，

河曰：老子言：我不知道所從生。○秀曰：即今所稱道之中體，蓋有所出矣，雖有所出，而康然無象，故曰不知誰之子也。

象帝之先。

明皇曰：吾不知道所從生，明道非生法，故無父道者，似在乎帝先爾。帝者，生物之主。象，似也。○河曰：道自在天帝之前，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。○弼曰：執一家之量者，不能全家。執一國之量者，不能成國，窮力舉重，不能為用，故人雖知萬物治也，治而不以二儀之道，則不能贍也。地雖形魄，不法于天，恥不能全其寧。天雖精象，不能于道，則不能保其精。沖而用之，用乃不能窮。滿以追實，實來則溢，故沖而用之，又復不盈，其為無窮，亦已抑矣。形雖大，不能累其體，事雖繁，不能充其量，萬物舍此而求其主，主其安在乎。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。銳挫而無損，紛解而不勞，和光而不污，其體同塵而不渝，其冥其然乎，似或存乎。地守其形德，不能過其載。天脅其象德，不能過其覆，天地莫能及之，不亦似帝之先乎。帝，天帝也。○秀曰：象，有形之兆，帝，有物之尊。為帝王矣，而道更在其先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

河曰：天施地化，不以仁恩，任自然也。

以萬物為芻狗。

明皇曰：天地生萬物，人最為貴，天地視之，如芻草狗畜，不責望其報也。○河曰：天地任自然，無為無造，萬物自相治理，故不仁也。仁者必造立無施，有恩有為，造立施化，則物失其真。有恩有為，則物不具存。物不具存，則不足以備哉。天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，不為人生狗，無為然萬物，而萬物各適其所用，則莫不贍矣。若慧由己，猶未足任也。○秀曰：芻狗祭祀所用

，方其用也，隆禮政敬以事之，及其已事，則棄而捐之，等於糞壤。其隆禮政敬之時，非不以至誠也。然而束芻為狗耳，實何足禮敬乎。準不足禮敬，而加禮敬者，又非以為也。夫萬物各得其常，生死成壞，理有適然，而天地獨為之父母，故不得無愛，而原天地之心，亦何係累哉。故方其愛時？雖以至誠，而萬物自遂，實無足愛者，反要其終，則糞壤同歸而已，豈留情乎。

聖人不仁，

河曰：聖人愛養萬民，不以仁恩，法天地，行自然。○雩曰：仁者人也，以人道愛物謂之仁，彼人貌而天者，仁何足以名之。

以百姓為芻狗。

明皇曰：不仁者，不為仁恩也。芻狗者，結芻為狗也。犬以守禦，則有弊蓋之恩。今芻狗徒有狗形，而無警吠之用，故無情於仁愛也。言天地視人，亦如人視芻狗，無責望爾。嘗試論之曰：夫至仁無親，孰為兼愛？愛則不至，適是偏私。不獨親，其親則天下皆親矣。不獨子其子，則天下皆子矣。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，豈兼愛乎？○河曰：聖人視百姓，如芻草狗畜，不責望其禮意。○弼曰：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以百姓比芻狗也。○雩曰：聖人親親而仁民，故獨言百姓，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，而有人之形，故任各異。

天地之間，

河曰：天地之間空虛，和氣流行，故萬物自生。人能除情欲，節滋味，清五臟，則神明居之也。

其猶崇籥乎。

明皇曰：橐者鞴也，籥者笛也。橐之鼓風，笛之運吹，皆以虛而無心，故能動而有應。則天地之間，生物無私者，亦以虛而無心故也。○河曰：橐籥中空虛，故能有聲氣。○雩曰：橐籥虛以應物，物感則應，應而不藏，天地之於萬物，聖人之於百姓，應其適然，而不係累於當時，不留情於既往，故比橐籥之無窮也。

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

明皇曰：橐籥虛之而不屈撓，動之而愈出聲，以況聖人心無偏愛，則無屈撓之時，應用不窮，可謂動而愈出也。○河曰：言空虛無有用竭時，動搖之益出聲氣也。○弼曰：橐，排橐也。籥，樂籥也。橐籥之中空洞，無情無為，故虛而不得窮屈，動而不可竭盡也。天地之中蕩然，任自然，故不可得而窮，猶若橐籥也。○雩曰：虛其體也，動其用也。

多言數窮，

河曰：多事害神，多言害身，口開舌舉，必有禍息。○雩曰：非應而言，則窮矣。舉言則為可知，此聖人之事，言而不為者也。

不如守中。

明皇曰：多言而不訓，故數被窮屈。兼愛則難遍，便致怨憎，故不如抱守中和，自然皆足。○河曰：不如守德於中，育養精神，愛氣希言。○弼曰：愈為之則愈失之矣，物樹其惡，事錯其言，不齊不言不理，又窮之數也。橐籥而守數中，則無窮盡，棄己任物，則莫不理。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，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。○雱曰：守中所以應萬變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

明皇曰：谷者，虛而能應者也。神者，妙而不測者也。死者，休息也。谷之應聲，莫知所以。有感則應，其應如神，如神之應，曾不休息。欲明至道，虛而生物，妙用難名，故舉谷神以為喻說。河曰：谷，養也，人能養神則不死也。神謂五藏之神也。肝藏魂，肺藏魄，心藏神，腎藏精，脾藏志，五藏盡傷，則五神去矣。○雱曰：谷應而不窮，神化而‘不測，萬物受命於我，而我未嘗生，未嘗死者，谷神也。言神則極矣，而加谷者，且能虛能盈，而又能容以應也。

以其活而不敝，故但稱不死。

是謂玄牝。

明皇曰：玄，深也。牝，母也。谷神應物，沖用無方，深妙不窮，能母萬物，故寄谷神玄牝之號，將明大道生畜之功。○河曰：言不死之道，在於玄牝。玄，天也，於人為鼻，牝，地也，於人為江，天食人以五氣，從鼻入，藏於心，五藏清徹，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，其鬼曰魂，魂者雄也，主出入人鼻，與天通，故鼻為玄也。地食人以五味，從。入，藏於胃，五性濁辱，為形骸骨肉血脈六情，其鬼曰魄，魄者雌也，主出入於江，與地通，故曰為牝也。○秀曰：谷神受命而玄牝，賦以自為陰陽，以成天地，然本一物也。由其受命，故曰谷神，由其賦形，故曰玄牝。

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

明皇曰：深妙虛牝，能母萬物，萬物由出，是謂之門，天地有形，故資稟為根本矣。○河曰：根，元也。言鼻江之門，是乃通天地之元氣，所從往來。○秀曰：玄牝體陰，而一體之中又自有陰陽。稱門者，異於戶也，萬物由此門以出，而不得見，故曰玄牝之門。

綿綿若存，

河曰：鼻口呼吸喘息，當綿綿微妙，若可存，復若無有。○雱曰：綿綿，引而不絕之謂，神牝生生不盡，而若有若無，不可定有。

用之不勤。

明皇曰：虛牝之用，綿綿微妙，應用若存，其用無心，故不動勞矣。○河曰：用氣當寬舒，不當急疾動勞也。○弼曰：谷神，谷中央無谷也，無形無影，無逆無違，處卑不動，守靜不衰，谷以成而不見其形，此至物也。處卑而不可得名，故謂之天地之根，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動。門，玄牝之所由也。本其所由，與極同體，故謂之天地之根也。欲言存邪，則不見其形，欲言亡邪，萬物以之生，故綿綿若存也。無物不成，用而不勞也，故日用而不動也。○秀曰：動而愈出，何動之有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竟

#1正：原文無，據正統道藏本《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》補。

#2興：原作『與』，據道藏本唐玄宗注本改。

#3 所：原作『則』，據道藏本唐玄宗注本改。

#4彌：原作『爾』，據正統道藏本《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》改。

#5兼：原作『氣』，當作兼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。

明皇曰：標天地長久者，欲明無私無心，則能長能久，結喻成義，在乎聖人，後身外身，無私成私爾。○河曰：說天地長生久壽，以喻教人也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

河曰：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，以其安靜，施不求報，不如人居處，汲汲求自饒之利，奪人以自與。○弼曰：自生則與物爭，不自生則物歸也。

故能長生。

明皇曰：天地生物，德用甚多，而能長且久者，以其資稟於道，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。○河曰：以其不求生，故能長生不終也。○秀曰：自生則有其生，有其生則生既喪矣，唯無以生為，則生未嘗生。生未嘗生，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，宜其長且久也。天地之不自生，非利乎長久而然，道固如此而已。然所謂長久者，亦瞬息之間耳，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，乃其真也。

是以聖人後其身，

河曰：先人而後己也。

而身先。

河曰：天下敬之，先以為長。○雱曰：聖人雖聖，而形與物齊，唯其體天道而不爭，乃能獨異於眾。使其立己而與眾敵，則匹夫匹婦，皆足以勝之。

外其身，

河曰：薄己而厚人也。

而身存。

明皇曰：後身則人樂推，故身先。外身則心志淡泊，故身存。○河曰：百姓愛之如父母，神明祐之若赤子，故身常存。○雱曰：有我而存之，則物皆吾敵，夫唯超然自喪，不有吾身者，物莫能傾之。非以其無私邪？○河曰：聖人為人所愛，神明所祐，非以其公正無私所政乎。

故能成其私。

明皇曰：天地忘生養之功，是無私。而能長且久，是成其私。聖人後外其身，是無私。而能先能存，是成其私也。○河曰：人以為私者，欲以厚己也，聖人無私而已自厚，故能成其私也。○弼曰：無私者，無為於身也。身先身存，故曰能成其私也。○秀曰：聖人無私，未嘗有我故也，使計而為之，則私孰甚焉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

明皇曰：將明至人上善之功，故舉水性幾道之喻。河曰：上善之人，如水之性。○雱曰：水者五行之首，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。離道未遠，故其性最近道，蓋離道則善名立矣，上善若水，物理自然。

水善利萬物，

河曰：水在天為霧露，在地為泉源也。

而不爭，處眾人所惡，

河曰：眾人惡卑濕垢濁，水獨靜流居之也。○弼曰：人惡卑也。○雱曰：處，一本作居。故幾於道矣。明皇曰：幾，近。○河曰：水性幾與道同。○弼曰：道無水有，故曰幾。○秀曰：人有心，心為火，火騰上而明，故好爭，唯忘心體道者，能利物而無心勝物也。

居善地，

明皇曰：上善之人，處身柔弱，亦如水之居地，潤益一切，地以卑用，水好下流。○河曰：水性善喜於地，在草木之上，即流而下，有以於地動而下人也。○秀曰：趣下而流。

心善淵，

明皇曰：用心深靜，亦如水之泉停矣。○河曰：水深空虛，淵深清明。○雱曰：深靜而乎內明外晦。

與善仁，

明皇曰：施與合乎至仁，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。○河曰：萬物得水以生，與虛而不與盈也。

言善信，

明皇曰：發言信實，亦如水之行險，不失其信矣。○河曰：水內影照形，不失其情也。○雱曰：萬逝必東。

政善治，

明皇曰：從政善理，亦如水之洗滌群物，令其清靜矣。○河曰：無有不洗，清且平也。○雱曰：任理而不任情，積柔弱而勝重大。

事善能，

明皇曰：於事善能因任，亦如水性，方圓隨器，不滯於物。○河曰：能方能圓，曲直隨形。○雱曰：唯變所適，故無不能也。

動善時。

明皇曰：物感而應，不失其時，亦如水之春浮冬凝矣。○河曰：夏散冬凝，應期而動，不失天時。○雱曰：次之則流，壅之則止，不先物動，亦不失時。

夫唯不爭，

河曰：壅之則止，央之則流，聽從人也。

故無尤矣。

明皇曰：上善之人，虛心順物，如彼水性，壅止次流，既不違迎於物，故無過尤之地。○河曰：水性如是，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○弼曰：言水皆應於此道也。○雱曰：水體一而物莫能易，故能兼此諸善，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，是以有德。使有心於為德，則不能成德矣，故篇終又言之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

明皇曰：執持盈滿，使不傾失，積財為累，悔吝鈴生，故不如其已。已，止也。○河曰：盈，滿也。已，止也。持滿鈴傾，不如止也。○弼曰：持謂不失德也。既不失其德，又盈之，勢必傾危，故不如其已者，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。○雱曰：持而盈之，有意於有，所以失之，唯忘有有之為有，而有之以無有，則無失無溢矣。

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

明皇曰：揣度銳利，進取榮名，富貴必驕，坐招殃咎，故不可長保。○河曰：揣，治也，先揣之，後必棄捐。○弼曰：既揣末令尖，又銳之令利，勢必摧卹，故不可長保也。○雱曰：揣者巧於度情，銳者利於入物，且事物無盡，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，則揣銳之工，有時困矣，豈可長保乎。故至人因時乘理，而接之以無我，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。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

明皇曰：此明盈難久持也。○河曰：嗜欲傷神，財多累身。○弼曰：不若其己。○雱曰：實外物而守之，所守非所有也，豈能久乎。

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

明皇曰：此明銳不可揣也。驕猶心生，故咎非他與。○河曰：夫富當賤貧，貴當憐賤，而反驕恣，又被禍息也。○弼曰：不可長保也。○秀曰：驕生於恃外，恃外之人，何足算乎。四者皆以己有物與，為驕者同累，然自持盈而下，每失彌甚。

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

明皇曰：功成名遂者，當退身以辭盛，亦如天道盈虛有時，則無憂息F矣。○河曰：言人所為，功成事立，名述稱遂，不退身避位，則遇於害，此乃天之常道也。譬如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物盛則衰，樂極則哀。○弼曰：四時更運，功成則移。○雱曰：寒暑相推，物極則返，陰陽代運，天道回然，而世之愚者，一遭其變，一犯其名，則終身有之，認以為己，曾不知造化之密移，吉凶之倚伏，故終至於坐蒙憂息，無以自存。唯至人不然，藏金玉而不寶，居富貴而不榮，凡物之來寄者，如陰影集身，官然不知其在彼邪，在我邪，然則豈持盈以為慎，揣銳以為工乎，苟非無我之妙，其何以與於此。天之道大矣，而莫尚乎是。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，

河曰：營魄，魂魄也。人載魂魄之上，得以生，當愛養之。喜怒亡魂，卒驚傷魄，魂在肝，魄在肺，美酒甘肴，傷人肝肺，故魂靜志道不亂，魄安德壽延年也。○雱曰：魄陰，物形之主也，神之為物，廣大通達，而不自了者，神常載於魄，故神反拘於形體，此廣者所以狹，通者所以滯也。欲學此道者，當先廓其志氣，勿累於形體，使神常載魄，而不載於魄，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。竊嘗論曰，人之既死，有升沉之異者，良由滅神徇形，以神從魄，故至於淪乎幽陰，化為異物也。若夫神完之人，雖魄之陰滯，將與神為一，而無所不之矣。聖人之死日，神不從魄也，其始也亦載魄而已。

抱一能無離乎？

明皇曰：人生始化曰魄，既生魄，陽曰魂，魄則陰虛，魂則陽滿，言人載虛魄，常須營護復陽。陽氣充魄則為魂，魂能運動，則生全矣。一者，不雜也。復陽全生，不可染雜，故令抱守淳一，能無離身乎？○河曰：言人能抱一，使不離於身則長存。一者，道始所生，太和之精氣也，故曰一。布名於天下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侯王得一以為正平。入為心，出為行，布施為德，總名為一。一之為言，志一無二也。○弼曰：載猶處也。營魄，人之常居處

也。一，人之真也。言人能處常居之宅，抱一清神，能常無離乎，則萬物自賓也。○雱曰：一者精之數，不言精而言一者，守一則精不搖矣。學道歸乎復性，復性歸乎體神，所以不能神者，由逐末忘本，以物易己，故喪精失靈，沉為下愚也。陰陽之靈曰魂魄，魂陽故遊，遊而止我身者，以魄為之配也。魄陰故營，營，止也，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，使精魄靜一。魄止則魂定，精一則神全矣。一生水，水為精，人之初生，因精集神，本自渾全，而不能了者，常至於離析享散，其名曰罔兩。罔者神不明，兩者精不一也。《莊子》曰：無搖汝精，抱一之謂也。蓋精神水火之象，火無常形，因膏顯照，神則廓然無體，不可致工，但當存精而已。如增膏而火明，培根而葉茂也，魂魄精神，既不虧耗，然後心強氣順，不為物使。靜則體道，作則契理，妙而極之，則與神為一，更絕四名矣。此學者之至要，萬世聖賢皆由此義，求不在外，當由心得之。

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明皇曰：專一沖氣，使致和柔，能如嬰兒，無所分別乎。○河曰：專守精氣使不亂，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，能如嬰兒，內無思慮，外無政事，則精神不去也。○弼曰：專，任也。致，極也。言任自然之氣，政至柔之和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，則物全而性得矣。○秀曰：人生有三：曰精，曰神，曰氣。精全則神全，神全則能帥氣矣。神衰而不足以帥氣，則氣作不常，使人陷於非道。《孟子》曰：志者，氣之帥也。楊雄曰：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。帥懦而衆悖，則師必亡。馬怒而御痕，則車必敗。神不能專氣，則喜怒哀樂，唯氣所為，沈陷越佚，理固然也。古之士無不曉此，苟未及此，則當清心以防之。孔子所謂三戒，皆防氣也。門人獨顏回能專氣，故曰不遷怒。氣之暴在陽，而陽之發者，莫暴於怒。於怒可以無遷，別非專氣而何？人生本具聖質，氣佚而不能專，故自壯以往，離道彌遠。能抱一則神全，神全則氣柔，氣柔則真全，所以與嬰兒同。專者，有而擅其權之謂。

滌除玄覽，

河曰：當洗其心，使潔清也。心居玄冥之處，覽知萬事，故謂之玄覽也。

能無疵乎，

明皇曰：玄覽，心照也。疵，瑕病也。滌除心照，使令清靜，能無疵病乎。○河曰：不淫邪也。○弼曰：玄，物之極也，言能滌除邪飾，至於極覽，能不以物介其明，疵之其神乎，則終與玄同也。○雱曰：能專氣則性定，性定則智明，智明則可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理矣。既燭其理，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。儻睹一疵，則非識理也。

愛民治國，

河曰：治身者愛氣，則身全。治國者愛民，則國安。

能無為乎。

明皇曰：愛養萬人，臨理國政，能無為乎？當自化矣。自上營魄，皆教修身。身修則德全，故可為君矣。○河曰：治身者，呼吸精氣，無令耳聞也。治國者，布施惠德，無令下知也。○弼曰：任衍以求成，運數以求匿者，智也。玄覽無疵，猶絕聖也。治國無以智，猶棄智也。能無以智乎，則民又僻而國治也。○雱曰：如上說為己之道盡矣，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。老子之言專於復性，有為則非所以使民安性，故雖愛治，而不尚有為，此道之至也。

天門開闔，

河曰：天門，謂北極紫微宮，開闔，謂終始兩際也。治身，天門謂鼻孔，開謂喘息，闔謂呼吸也。

能為雌乎？

明皇曰：天門，歷數所從出。開闔，謂理亂。言人君應期受命，能守雌靜，則可以永終天祿矣。又解云：《易》曰：一闔一闢謂之變，言聖人撫運，應變無常，不以雄成，而守雌牝，亦如天門開闔，虧盈而益謙也。○河曰：治身當如雌牝，安靜柔弱。治國應變和而不唱。○弼曰：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。開闔治亂之際也。或開或闔，經通於天下，故曰天門開闔也。雌，應而不唱，因而不為，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，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。○雱曰：至人無心於作，精神出入，皆應而不唱。《莊子》所謂有物采之者，老子於四時當秋，其德主金，靜一復性者也，故其尚如此。至於《易》，則先天後天，無非道者。

明白四達，

河曰：言道明白如日月，四達滿於天下，八極之外，故曰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彰布之於十方，煥煥煌煌也。

能無知乎。

明皇曰：人君能為雌靜，則萬姓樂推其德，明白如日四照，猶須忘功不宰，故曰能無知乎？○河曰：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。○弼曰：言至明四達無迷，無迷無惑，能無以為乎，則物化矣，所謂道常無為，侯王若能守，則萬物自化。○秀曰：理無足知，知以應物，既知至理，則自當無知。唯能無知，故無所不知也。如昭然有知，則是不知。無知之妙，何足謂知也。竊嘗論之，聖智下愚，本無殊品，因愚顯智，乃有聖名，聖人本心，何嘗自聖。故明白四達，而初無所知，乃真聖人之知也。

生之畜之，

河曰：道生萬物，而畜養之。○弼曰：不塞其原也，不禁其性也。○雱曰：道備如上，則造化在我，可以生畜萬物矣。

生而不有，

河曰：道生萬物，無所取有。○雱曰：道生萬物，物之與道，常為一體，誰有之者。為而不恃，河曰：道所施為，不恃望其報也。○雱曰：不得已而為，為於已然之時，雖有為之之功，而超然自喪，豈復矜恃哉。

長而不宰，

河曰：道長養萬物，不宰割以為器用。○雱曰：道如上文，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，雖在物上，如標枝然，豈有分割之功乎。

是謂玄德。

明皇曰：令物各遂其生，而畜養之。遂生而不以為有修，為而不恃其功，居長而不為主宰，人若能如此者，是謂深玄之德矣。○河曰：言道行德玄冥，不可得見，歌使人如道也。○弼曰：不塞其源，則物自生，何功之有。不禁其性，則物自濟，何為之情。物自長足，不吾宰成，有德無主，非玄如何。凡言玄德皆有德，而又知其主出乎幽冥。○雱曰：玄為妙體，德之至也，昔舜在側微，書聞玄德，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。此篇之義，主於無為，故雖為長，而德猶稱玄也。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，修身之序盡矣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

河曰：古者車三十輻，法月數也。共一轂者，轂中有孔，故眾輻共奏之。治身者，當除情去欲，使五藏空虛，神乃歸之也。治國者，寡能總眾，弱共扶強。

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明皇曰：此明有無功用，相資而立。

三十輻者，明造車。共一轂者，因言少總眾。夫轆廂之有，共則成車，車中空無乃可運用。若無轆廂之有，亦無所用之車。車中若不空無，則轆廂之有，皆為棄物矣。○河曰：無謂空虛，轂中空虛，輪得轉行，舉中空虛，人得載其上。○弼曰：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，無也。以其無，能受物之故，故能以實統眾也。雱曰：共，一本作用。

埴埴以為器。

河曰：埴，和也。埴，土也。和土以為飲食之器。

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，

明皇曰：埴，和也。埴，土也。陶匠和土，為瓦缶之器。○河曰：器中空虛，故得有所盛受。

鑿戶牖以為室，

河曰：謂作屋室。

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

明皇曰：古者陶穴以為室宇，亦開戶牖，故云鑿爾。○河曰：言戶牖空虛，人得以出入觀視。室中空虛，人得以居處，是其用也。○雱曰：凡此三物，或運轉，或貯盛，或居處，而皆以無有為用。

故有之以為利，

河曰：利，物也。利於形用，器中有物，室中有人，恐其屋破壞。腹中有神，畏形之消亡也。

無之以為用。

明皇曰：有體利無，以無為利。無體用有，以有為用。且形而上者曰道，形而下者曰器，將明至道之用，約形質以彰，故借粗有之用無，以明妙無之利有爾。○河曰：言虛空者，乃可用盛受萬物，故曰虛無能制有形。道者空也。○弼曰：木埴壁所以成三者，而皆以無為用也。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，皆賴無以為用也。○雱曰：無非有對，因有有無，於無之中，復有妙有，不窮之用，妙有之功，若夫有物之有，具存形質，非能應於不窮者也，故但為利。利，陰屬也，雖然，此有無之論耳，極而言之，則無不離有，有亦真無，非有非無，乃真妙有也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

河曰：貴淫好色，則傷精失明也。

五音令人耳聾，

河曰：好聽五音，則和氣去心，不能聽無聲之聲。

五味令人口爽，

明皇曰：目悅青黃之觀，耳耽宮徵之音，口賺芻豢之味，傷當過分，則坐令形骸聾盲。○河曰：爽，亡也。人嗜五味於口則口亡，言失於道味也。○雱曰：人生而靜，目物有遷耳，自本自希夷，而聲色在前，真從妄喪州油之於味，亦復如此，故昧於聲聲色色味味之妙者，聲色味也。

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，

明皇曰：馳騁代務，執著有為，如彼田獵，唯求殺獲，日以心鬥，逐境奔馳，靜而思之，是發狂病。○河曰：人精神好安靜，馳聘呼吸，精神散亡，故發狂也。○弼曰：爽，差失也。失口之用，故謂之爽失。耳目心口，皆順其性也。不以順性命，反以傷自然，故曰盲聾爽狂也。○雱曰：足於內則得，逐於外則惑，故馳聘田獵，血氣俱作，心為發狂，明逐物失性。

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

明皇曰：性分所無，求亦不得。妄求難得，故令道行有所妨傷。雱河曰：妨，傷也。難得之貨，謂金銀珠玉，心責意欲，不知厭足，則傷身辱也。

○弼曰：難得之貨，塞人正路，故令人行妨也。○雱曰：難得之貨，非適於養己，而愚者妄以為美，因毀行以求之。唯明乎天下之良貴，與夫有萬之富，則外物莫能傷矣。

是以聖人為腹，

河曰：守五性，去六情，節志氣，養神明。

不為目。

河曰：目不妄視，妄視泄情於外。

故去彼取此。

明皇曰：取此含受之腹，去彼妄視之目。○河曰：去彼目之妄視，取此腹之養性。○弼曰：為腹者以物養己，為目者以目役己，故聖人不為目也。○雱曰：腹無所不容，目觸類分別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

明皇曰：操之則慄，拾之則悲，未忘寵辱，故皆驚也。○河曰：身寵亦驚，身辱亦驚。○雱曰：心榮於見寵，則辱孰甚焉。

貴大患若身。

明皇曰：身為息本，故矜責其身，即如貴大患矣。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，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，欲明起心貴身，即是大息。有貴即身是大息，故云貴大患如身若此也。此上兩句正標。○河曰：貴，畏也。若，至也。畏大患至身，故皆驚。○雱曰：有貴而累其心，則其患大矣。如人有身，動輒自累。

何謂寵辱？

河曰：問何為寵，何為辱。寵者尊榮，辱者恥辱。及身還自問者，以曉人也。○雱曰：一本此有若驚二字，非也。若曰寵乃世之所榮，何以為辱乎？設問以發下文。

寵為下。

明皇曰：前標寵辱如驚，恐人不了，故問何謂寵辱？夫得寵驕盈，無不生禍，是知寵為辱本，故答云寵為下。○河曰：辱為下賤。○秀曰：受寵於人，則為下之道。趙孟能賤之者，寵於人者也。凡生莫不有真君，足以高天下，莫不有真宰，足以製萬物，而愚者失其良貴，逐物求榮，與奪之權，在人之乎。而吾之憂喜，繫於得失，豈不早且惑乎。驚生於有愛而畏奪，故有寵之累如驚也。彼三仕三已，而無喜慍之色者，固驚乎。謂誰受寵而不自榮，則居寵而非辱矣。

得之若驚，

河曰：得寵榮驚者，處高位如臨危也，貴不敢驕，不敢奢。

失之若驚，

河曰：失者，失寵處辱也。驚者，恐禍重來也。

是謂寵辱若驚。

明皇曰：寵辱循環，寵為辱本。凡情感滯，雖辱而不驚寵，故聖人戒云：汝之得寵，當如汝得辱而驚，則汝之失寵得辱，亦如吾戒，汝得寵而驚懼也。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。○弼曰：寵必有辱，榮必有患，驚辱等榮，患同也。為下得寵辱榮患若驚，則不足以亂天下也。○雯曰：為其得失之際，有若驚之心，是以辱也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

明皇曰：恐人不曉即身是息本，故問之。○河曰：復還自門，何故畏人若身。○弼曰：大患，榮寵之屬也。生之厚，必入死之地，故謂之大患也。人迷之於榮寵，返之於身，故曰大患若身也。○秀曰：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，有之而不能忘，則為患大矣。譬人有身，珍而累之，則寒暑疾痛，萬緒皆作，豈非大患乎。市南子曰：堯非有人，非見有於人者也。貴者有人，寵者見有於人，唯聖人能免此二者。

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

明皇曰：身相虛幻，本無真實，為患本者，以吾執有其身，痛癢寒溫，故為身患。○河曰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憂其勤勞，念其飢寒，觸情從欲，則遇禍患也。○弼曰：由有其身也。

及吾無身，

弼曰：歸之自然也。

吾有何患？

明皇曰：能知天地委和，皆非我有，離形去智，了身非身，同於大通，夫有何患？○河曰：使吾無有身體，得道自然，輕舉升雲，出入無問，與道通神，當有何息。○雯曰：萬物與我為一，則與道玄同，而萬變皆忘，吉凶息矣。而愚者不能自解，恃形為己，故形之所遭，觸途生息。老子先明寵貴之累，而寵貴之累，皆緣有身而生，故因譬貴之若身，遂及無身之妙。《莊子》曰：忘其所不忘，而不忘其所忘，是之謂誠忘，亦明此義。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，學期於此而已。然所謂無者，豈棄而去之乎，但有之而未嘗有，則不累矣。且崇高莫大乎富貴，誠能有之以無有，則聖人所為濟世也，亦何息之有。其於寵也，亦若斯而已矣。

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。

河曰：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，欲為天下主者，則可以立，不可以久也。

○弼曰：無物以易其身，故曰貴也，此乃可以託天下也。

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

明皇曰：此章首標寵辱之戒，後以託寄結成者，夫寵辱若驚，未忘審辱貴愛。以為未忘貴愛，故以辱校寵，則辱不如寵。以貴方愛，則貴不如愛。驚寵辱者，尚有寵辱介懷，存貴愛者，未為兼忘天下。故初則使驚寵如辱，後欲令寵辱俱忘，假寄託之近名，辯兼忘之極致。忘寵辱則無所復驚，忘身則無為患本，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。○河曰：言人君能愛其身，非為己也，乃欲為萬民之父母。以此得為天下主者，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，長無咎也。○弼曰：無物可以損其身，故曰愛也，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。不以寵辱榮息損易其身，然後乃可以天下傳之也。○雱曰：聖人無身，故土直足以堯舜，有身而為之，則累矣。苟未及乎無身，則唯尊生重本，不以物易己者，如可以寄託天下。貴者不辱其身，愛者不危其身。子州支父、王子搜之徒是也。若此二人者，豈榮其寵，累其貴乎。一本作可以託天下矣，可以寄天下矣，此王弼取《南華》為定。非是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

明皇曰：此明道也。夷，平易也。道非色，故視不可見。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，故詔曰夷。○河曰：無色曰夷，言無采色，不可得視而見之。○秀曰：道至於萬法平等，無有高下之處，非目所睹。

聽之不聞名曰希，

明皇曰：希者，聲之微也。道非聲，故聽之不聞。以其於無聲之中，獨能和焉，故好曰希。○河曰：無聲曰希，言一無音聲，不可得聽而聞之。○雱曰：物相感觸，乃有聲響。大道不與物鄰，用心求之，其去已遠，故曰希，則經所謂大音也。

搏之不得名曰微。

明皇曰：搏，執持也。微，妙也。道無形，故執持不得。以其於無形之中，而能物焉，故詔曰微。○河曰：無形曰微，言一無形體，不可搏持而得之。

此三者不可致詰，

河曰：三者，謂夷希微也。不可致詰者，夫無色無聲無形，口不能言，書不能傳，當受之靜，求之以神，不可詰問而得之也。

故混而為一。

明皇曰：三者將以詰道，道非聲色形法，故詰不可得，但得希夷微爾。道非希夷微，故復混而為一。○河曰：混，合也。故合於三，名之而為一。○弼曰：無狀無象，無聲無響，故能無所不通，無所不往，不得知，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，故不可致詰，混而為一也。○雱曰：三者本一體，而人所以求之者

，或以視，或以聽，或以搏，故隨事強名。雖然，所用求者，與夫所欲求者，未嘗不一也，唯了吾一，則與彼一脗然為一矣。

其上不皦，

河曰：言一在天上，不皦皦光明。

其下不昧。

明皇曰：在上必明，在下者又昧，唯道於上非上，在上亦不明。於下非下，在下亦不昧。○河曰：言一在天下，不昧昧有所闇冥。○秀曰：凡物有質，則具陰陽，上皦下昧，理必然也，唯道無物，故混然而成，此言道之定體。《莊子》曰：失吾道者，上見光而下為土。

繩繩兮不可名，

河曰：繩繩者，動行無窮極也。不可名者，非一色也，不可以青黃白黑別，非一聲也，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，非一形也，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。

復歸於無物。

明皇曰：繩繩者，運動不絕之意。不皦不昧，運動無窮，生物之功，名目不得，非物能物，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，妙本湛然，故云復歸於無物。○河曰：物，質也。復當歸之於無質。○雱曰：道有常度，其理可信，故曰繩繩。雖繩而實無定體，故不可名。要其極也，未始有物，至矣不可加矣。

是謂無狀之狀，

河曰：言一無形狀，而能為物作形狀也。○雱曰：有而不可見。

無物之象，

河曰：一無物質，而為萬物設形象也。○弼曰：欲言無邪，而物由以成，欲言有邪，而不見其形，故曰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也。○雱曰：有而不可得。

是謂惚恍。

明皇曰：是謂無形狀之狀，無物質之象，不可名有，不可名無，無有難名，故謂之惚恍。○河曰：一忽忽恍恍，若存若亡，不可見之也。○弼曰：不可得而定也。○雱曰：忽者，有之疑於無。恍者，無之疑於有。道之為物，非有非無，不可定名。

迎之不見其首，

河曰：一無端末，不可預待也。除情去欲，一自歸之也。

隨之不見其後。

明皇曰：無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。無後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○河曰：言一無影進，不可得而著。○雱曰：物有定體，乃分前後，道既無形，孰為首尾。此言道之運用，故可迎隨。雖曰迎隨，而迎隨在物，道未嘗異。

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

明皇曰：執古無為之道，以御今有為之事，則還反淳樸也。○河曰：聖人執守古道，主一以御物，知今當有一也。○弼曰：有，有其事。○雱曰：古之道，謂古今常一之道，唯其古今常一，故可御世故之萬變。

能知古始？

雱曰：推而上之，至於無初之初，乃知物無所從來，則道之情得矣。

是謂道紀。

明皇曰：能知古始所行，是謂道化之綱紀。○河曰：人能知上古，本始有一，是謂知道綱紀也。○弼曰：無形無名者，萬物之宗也。雖今古不同，時移俗易，故莫不由乎此，以成其治者也。故可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上古雖遠，其道存焉，故雖在今，可以知古始也。○雱曰：道之紀要，古今不變者，是則《莊子》所謂無端之紀也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竟

#1原作『比』，當作『此』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

河曰：謂得道之君也。

微妙玄通，

河曰：玄，天也。言其志節玄妙，精與天通。也。

探不可識。

明皇曰：士，事也。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，於彼微言妙道，無不玄鑒通照，而德容深邃，不可識知。○河曰：道德深遠，不可識知，內視若盲，反聽若聾，莫知所長。○需曰：士者，事道之名，微而妙，玄而通，有此道而退藏於密。密者，性本之內，故無進可見。當時為士者，異於此矣，故稱古之善為士者。

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

明皇曰：夫唯德量難識，故強為容狀以明之，謂下文也。○河曰：謂下句也。

豫兮若冬涉川。

明皇曰：豫，閑豫也。善士於代閑豫，如涉冬川，衆人貴。著，故畏懼。今我不染，故閑豫也。○河曰：舉事輒加重慎，與與兮若冬涉川，心難之也。○弼曰：冬之涉川，豫然若欲度，若不欲度，其情不可得見之貌。○雱曰：豫

者，先事而戒之謂，至人無心於物，迫而後動。冬涉者，臨事遠巡，若不得已也。《莊子》曰：不從事於務。

猶兮若畏四鄰。

明皇曰：猶豫，疑難也。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，及觀行事，甚疑難，如今代人懼鄰戒。○河曰：其進退猶猶如拘制，若人犯法，畏四鄰知之也。○弼曰：四鄰合攻中央之主，猶然不知所趣向也。上德之人，其端兆不可睹，德趣不可見，亦猶此也。○雱曰：可以無戒而猶戒，日猶至人靜密幽深，不出性宅，故常如畏鄰，斂行而不縱也。

儼若客。

河曰：如容由至人，儼然無所造作也。○雱曰：不以事為己任，故其容寂。渙若冰將釋。

明皇曰：雖則儼然若容，無所造為，而不凝滯於物，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。○河曰：敦者解散，釋者消亡。除情去欲，曰以空虛。○雱曰：人生之始，同於大空，凝為我體，如水有冰，故為道有冰解凍釋者，事至於此，其容已不滯於一體，渙然將釋矣。切嘗原之人性如水，為造化所凝，故結而不通，彼釋者反本而已矣。

敦兮其若樸。

明皇曰：雖渙然冰釋，曾不自矜，而能敦厚，若質樸而無所分別。○河曰：敦者質厚，樸者形未分，內守精神，外無文采也。○秀曰：材未為器，謂之樸，喻性之全體，由冰釋之後，乃能存天性之全，而不雕於人偽，故若樸也。

曠兮其若谷。

明皇曰：其德量曠然寬廣，無不含容，若彼容谷。○河曰：曠者，寬大。谷者，空虛，不有德功名，無所不包也。○雱曰：性全不虧，而不自有其全，故曠然空虛，如谷之受且應也。

渾兮其若濁。

明皇曰：和光渾進，若濁而清。○河曰：渾者守本真，濁者不照然也。與衆合同，不自尊。○弼曰：凡此諸若，皆言其容象，不可得而形名也。○雱曰：水性本清而濁者，混於物空，人不自潔於物，故渾然若濁者也。

孰能濁以靜之，徐清。

明皇曰：孰，誰也。誰能於彼澤濁，以靜澄止之，令徐自清乎？○河曰：孰，誰也。誰能如水之濁，以而靜之，徐徐自清也。○雱曰：澄性者與澄水同，加工則動而彌濁，唯靜以俟之，則徐自清矣。有道之士，所以物莫能濁者，以其靜之徐清。

孰能安以動之，徐生。

明皇曰：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，更求勝法，運動修行，令清靜之性，不滯於法，而徐動出也。生猶動出。○河曰：誰能安靜以久，徐徐以長生也。○弼曰：夫晦以理物則得明，濁以靜物則得清，安以動物則得生，此自然之道也。孰能者，言其難也。徐者，詳慎也。○雱曰：歸於寂定，感而遂通，故徐徐以生，終則有始也。動之徐生，則變動不居，非物能止，夫誰能安之。為此者，信陰陽之理，乘自然之運，而無心其間，故皆日徐。言濁則知安之清，言安則知動之濁，與上篇繳妙之文同。

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

明皇曰：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，當須無所執滯，若執清求生，是謂盈滿，將失此道。故云不欲盈。○河曰：保此徐生之道，不欲奢泰盈溢。○秀曰：不盈之盈，乃大盈也。如見道之後，盈而有之，則是自有此道，違道遠矣。

夫惟不盈，是以能敝，不新成。

明皇曰：夫唯不盈滿之人，故能以證之，行為敝薄，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。○河曰：夫唯不盈滿之人，能守敝不為新成。敝者匿光榮也。新成者，貴功名。○雱曰：道本無體，非器所盛，用則有餘，求之不得，故有道者未嘗盈，而其用不窮也。得道者未嘗盈，則成道者未嘗新也。道之為用，通萬物而不敝，以其無敝，無新不成不敗故也。敝生於新，敗生於成，士雖成道，而常若敝敗矣，苟得道之初，矜其新成，則與道異意，非大成也。經曰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，此篇句句有序，以至於成，成而若敝，則盡之矣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

河曰：得道之人，損情去欲，五內清靜，至於虛極。

守靜篤。

明皇曰：虛極者，妙本也。言人受生，皆稟虛極妙本，及形有受納，則妙本離散。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，當須絕棄塵境染滯，守此雌靜篤厚，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。○河曰：守清靜，行篤厚。○弼曰：言致虛，物之極篤，守靜，物之真正也。○秀曰：致虛欲極，守靜欲篤，欲觀物理者，鈴先致一也。學者之事，實則妨道，動則達性故爾。

萬物並作，

河曰：作，生也。萬物並生也。○弼曰：動作生長。○雱曰：萬物由虛靜出生，還歸於虛靜，春生秋死之變可見矣。

吾以觀其復。

明皇曰：老君云：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？但觀萬物動作云為，及其歸復，常在於靜，故知爾。○河曰：言吾以觀見萬物，無不皆歸其本也，人當

念重本也。○弼曰：以虛靜觀其反復，凡有起於虛，動起於靜，故萬物雖並動作，卒復歸於虛靜，是物之極篤也。○雱曰：虛靜則明，明則見理，見理非以有為，將觀復性之情也。

夫物芸芸，

河曰：芸芸者，華葉盛。

各復歸其根。

明皇曰：又云所以萬物歸復，常在於靜者，為華葉芸芸，生性皆歸復其根，故本有作芸芸者，芸芸，動作也。言夫物芸芸動作者，及其歸復，皆在根本爾。○河曰：言萬物無不枯落，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。○弼曰：各反其所始也。○雱曰：復？復性起用，復還性根，動植雖殊，理歸一致。

歸根曰靜，

河曰：浮謂根也，根安靜柔弱，謙卑處下，故不復死也。

靜曰復命。

明皇曰：華葉芸芸者，生性歸根，則靜止矣。人能歸根至靜，可謂復所稟之性命。○河曰：言安靜者，是為復還性命，使不死也。○雱曰：有生日性，性稟於命，命者在生之先，道之全體也，《易》曰：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觀復，窮理也，歸根，盡性也，復命，至於命也，至於命極矣，而不離於性也。

復命日常，

河曰：復命使不死，乃道之所常行也。○弼曰：歸根則靜，故曰靜。靜則復命，故曰復命也。復命則得性命之常，故曰常也。○雱曰：出生則入有，入有則系數，然則密移之變，頃刻不停，唯復命則湛然常寂，物莫能遷矣。

知常曰明。

明皇曰：守靜復命，可謂有常。知守常者，更益明了。○河曰：能知道之所常極，則為明。○雱曰：所知非常，則非真知也。聖人所貴夫明者，自見而已。

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明皇曰：不恒其德，或承祭之羞，失常妄作，窮凶必矣。○河曰：不知道之所常行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，故凶也。○弼曰：常之為物，不偏不彰，無皦昧之狀，濫涼之象，故曰知常日明也。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，無所不容，失此以往，則邪入乎分，則物離分，故曰不知常，則妄作凶也。○雱曰：不會於性命之極，則種種色相皆以為實，因生妄情，與接為搖，窮萬世而不悟，陰陽之禍，慘孰甚焉。

知常容，

明皇曰：知守真常，則心境虛靜，如彼空谷，無不含容。○河曰：能知道之所常行，則去情忘欲，無所不包容也。○弼曰：無所不包通也。○雱曰：知常則達乎無疵，何所不容。

容乃公。

明皇曰：含容應物無心，既無私邪，故為公正。○河曰：無所不包容，則公政無私。○弼曰：無所不包通，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。○雱曰：無物我之殊，何私之有？

公乃王，

明皇曰：能公正無私者，則為物所歸往。○河曰：公政無私，則可以為天下王。○弼曰：蕩然公平，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。○雱曰：內公則外王。

王乃天。

明皇曰：萬物樂推，如天之覆，則與天合德。○河曰：能王德合神明，乃與天通。○弼曰：無所不周普，則乃至於同乎天也。○雱曰：王者，人道之至極，極人之道，乃通於天。

天乃道，

明皇曰：王德如天，乃能行道。○河曰：德與天通，則與道合同也。○弼曰：與天合德，體道大通，則乃至於極虛無也。○雱曰：因有道乃與天伴，伴天乃所以盡道，道則莫知其天乎人乎。

道乃久。

明皇曰：道行天下，乃可以久享福祚矣。○河曰：與道合同，乃能長久。○弼曰：窮極虛無，得物之常，則乃至於窮極也。○雱曰：所謂常也。

歿身不殆。

明皇曰：同天行道，則終沒其身，長無危殆之事矣。○河曰：能公能王，通天合道，四者統備，道德弘遠，無殃無咎，乃與天地俱沒，不危殆也。○弼曰：無之為物，水火不能害，金石不能殘，用之於心，則兕虎無所投其爪角，兵戈無所容其鋒刃，何危殆之有乎。○雱曰：天地並生，萬物為一，孰能危之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。

明皇曰：太上者，淳古之君也。下知者，臣下知上有君，尊之如天，而無施教有為之邊，故人無德而稱焉。○河曰：太上謂大君，無名之君也。下知有之者，下知上有君，而不臣事，質樸也。○弼曰：太上謂大人也，大人在上，故曰太上。大人在上，居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，而不為始，故下知有之而已。○雱曰：因三皇之出，無為而治，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，豈得

而親譽之乎。

其次，親而譽之。

明皇曰：逮德下衰，君行善教，仁見故親之，功高故譽之。○河曰：其德可見，恩惠可稱，故親愛而譽之。○弼曰：不能以無為居事，不言為教，立善施化，使下得親而譽之也。○雱曰：政有明效，則百姓戴恩懷德，毀譽之名彰。雖足以為治一時，而上已離道德之全，下已失性命之正，亂自此始矣，此仁義之治。

其次畏之。

河曰：設刑法，以治之。○弼曰：不能復以恩仁令物，而賴威權也。○雱曰：此法制之治。

其次侮之。

明皇曰：德又下衰，君多弊政，則驅以刑罰，故畏之。懷情相欺，明不能察，故侮之。○河曰：禁多令煩，不可歸誠，故欺侮之。○弼曰：不能法以正齊民，而以智治國，下知避之，其令不從，故曰侮之也。○雱曰：失德無政，則民侮之，一本作畏之侮之，無其次二字。

信不足焉，

河曰：君信不足於下，下則有巧詐民。

有不信焉。

明皇曰：畏之侮之者，皆由君信不足，故令下有不信之人。○河曰：君信不足於下，下則應之以不信，而欺其君也。○弼曰：言從上也。夫御體失性，則疾病生。輔物失真，則疵釁作。信不足焉，則有不信，此自然之道也。己處不足，非智之所濟也。○雱曰：孟子曰：有諸己之謂信。經曰：其中有信，人盡其性，則不失天命之常，故曰信也。上離道而治，則非性之質，而失其常矣，故於信為不足。上於信不足，則下鈐至於偷薄詐偽，故曰有不信也。下有不信，亂之大者。

猶兮其貴言。

明皇曰：親之譽之者，由君有德教之言，故貴其言而親譽之。○河曰：說太上之君，舉事猶貴聖於言，恐離道失自然。○雱曰：猶豫之猶，猶者不次，貴者不輕也。《莊子》曰：言者風波也，聖人出言，常若有所疑，不敢輕發言，且不敢輕，而況於為乎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也，是以聖人猶難之。一本無兮字，非。

功成事遂，

河曰：謂天下太平也。

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明皇曰：功成而不執，事遂而無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謂我自然而成遂，則太上下知也。○河曰：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，反以為己自當然也。○弼曰：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，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，無物可以易其言，言鈴有應，故曰猶兮其貴言也。居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不以形立物，故功成事遂，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。○雱曰：遷善遠罪，而莫知為之者是也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

明皇曰：澆淳散樸，大道不行，日仁與義，小成遂作。濡沫生於不足，周弊起於有為，然則聖人救世之心未嘗異，而夷險之邊不得一爾。○河曰：大道之時，家有孝子，戶有忠信，仁義不見也。大道廢，不用惡逆生，乃有仁義可傳道○弼曰：失無為之事，更以施慧立善，道進物也。

智惠出，有大偽。

明皇曰：用智惠者，將立法也。法出而姦生，則有大偽矣。○河曰：智惠之君，賤德而貴言，賤質而費文，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姦詐。○弼曰：行衛用明，以察姦偽，趣睹形見，物知避之，故智惠出則大偽生也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

明皇曰：父子夫婦兄弟，六親也。疏戚無倫，不和也。久親各子，有孝慈也。皆由失道，故有偏名。○河曰：六親絕，親戚不和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。○雱曰：至德之世，民盡其性，六親非不孝慈，而孝慈以為常，故無孝慈之名。今尚孝慈之行，而尊之者，更由六親有不和故也。

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明皇曰：太平之時，上下交足，何異名乎？昏亂之日，見危政命，有忠臣矣。○河曰：政令不行，上下相怨，耶俑爭權，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。○弼曰：甚美之名，生於大惡，所謂美惡內門。六親，父子兄弟夫婦也。若六親自和，國家自治，則孝慈忠臣，不知其所在矣。魚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。○雱曰：明治則人無不忠，孰為忠臣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

河曰：絕聖制作，反初守元，五帝盡象，倉頡作書，不如三皇結繩無文。

棄智

河曰：棄智惠反無為。

民利百倍。

明皇曰：絕聖人言教之迹，則化無為。棄凡夫智詐之用，則人淳樸。淳樸

則巧偽不作，無為則矜徇不行。人挹天和，物無天性，是有百倍之利。○河曰：農事無私。○雱曰：民之性質，純粹無疵，以其失真沉偽，故強立聖智以為君師。而民因聖智之進，更逐而不反，離本愈遠矣，故有一時之小補，而終使民喪其不貲之樸。絕而棄之，則民復於無事，其利可勝計哉。

絕仁棄義，

河曰：絕仁之見恩惠，棄義之尚筆信。

民復孝慈。

明皇曰：絕兼愛之仁，棄裁制之義，則人復於大孝慈矣。○河曰：德化淳也。○雱曰：至德之世，父子相親而足，今更生仁義，則名實交糾，得失紛然，民性亂矣。蓋盛於末者本必衰，天之道也。孝慈，仁義之本也，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，專以仁義，而子以老氏為正，何如？曰：夏以出生為功，而秋以收斂為德，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，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。道，歲也，聖人，時也，明乎道，則孔老相為終始矣。

絕巧棄利，

河曰：絕巧者，詐偽亂真也。棄利者，塞食路，閉權門也。

盜賊無有。

明皇曰：人矜偏能之巧，鈴有爭利之心，故絕巧則人不爭，棄和則人自足。足則不為盜賊矣。○雱曰：巧利勝則民欲侈，而本業衰，必至於為盜。上三事，皆以末傷本者。

此三者，

河曰：謂上三事所棄絕也。

以為文不足，

河曰：以為文不足者，文不足以教民。○秀曰：文於質為末，末勝則不足，民所以失性。一本云文而未足，非。

故令有所屬。

明皇曰：此三者俱令絕棄，未示修行，故以為此文不足至教，更令有所著，謂下文也。○河曰：當如下句。○雱曰：令屬其性於下四事。

見素抱樸，

河曰：見素者，當抱素守真，不尚文飾也。抱樸者，當見其質樸以示，故可法則。○雱曰：不見物而見自性也。素者，性之質，人生而靜，不染諸物，故無文而素。蓋秋之時，萬物復靜，其色為白，天理固然。樸者，性之全，以樸為本，以器為末。

少私寡欲。

明皇曰：見真素，抱淳樸，少私邪，寡責欲。○河曰：少私者，正無私也

。寡欲者，當知足也。○弼曰：聖智，才之善也。仁義，人之善也。巧利，用之善也。而直云云絕，文甚不足，不令有所屬，無以見其指，故曰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，故令人有所屬，屬之於素樸寡欲。○雱曰：私欲皆有己之所為，有己則有物，有則外重，外重則失本矣。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，

河曰：絕學不真，不合道文。

無憂。

明皇曰：絕仁為俗學，則淳樸不散。少私寡欲，故無憂也。○河曰：除浮華，則無憂患也。○秀曰：學所以求復命，見至於命，則不見有物，無所用學矣。為道至此，則避絕吉凶，孰能憂之。孔子曰：樂天知命。憂之大者，有知有樂，則非體道也。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。

河曰：同為應對，而相去幾何，疾時賤質而貴文。

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。

明皇曰：唯則恭應，阿則慢應，同出於口，故云相去幾何？而恭應則善，慢應則惡，以喻俗學。絕之則無憂，不絕則生患，只在心識迴照，豈復相去遠哉？○河曰：善者稱譽，惡者練爭，能相去何如。疾時惡忠直，用邪佞也。○雱曰：道體本一，已降於全，復分陰陽，擾擾起矣。種種分別，皆屬妄心，照以道真，理同夢幻。且唯之與阿，同出於口，元無異狀，而世人以唯為恭，以阿為慢，是非喜怒，因此生情，反求唯阿所以異者，竟何謂也，善惡之殊，亦若此矣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

明皇曰：凡人所畏者，慢與惡也。善士所畏者，俗學與有為也。皆當絕之，故不可不畏。○河曰：人為道人也，人所畏者，畏不絕學之君也。不可不畏，近令色，殺仁賢。○弼曰：下篇云為學者日益，為道者日損，然則學者求益，所能而進其智者也。若將無欲而足，何求於益。不知而中，何求於進。夫燕雀有匹，鳩鴿有仇，寒鄉之民，必知旃裘，自然已足，益之則憂。故續兔之足，何異截鶴之脛，畏譽而進，何異異刑。唯阿美惡，相去何若，故人之所畏，吾亦畏焉，未敢恃之以為用也。○雱曰：至人不見一物，善惡無所分，而不廢世人善惡諸法，但於其中灑然不累耳。自相去何若已上，所以明心之無累，而無累者，本不自異於世，故種種分別，與民同之，所謂吉凶與民同息也。聖人絕累忘形，亦可息乎。而《易》有吉凶之象者，因民情而已。《莊子》曰：不忽於人，道既兼忘，宜若忽人事，而實無忽也。

荒兮其未央哉。

明皇曰：若不畏絕俗學，則衆生正性荒廢，其未有央止之時。○河曰：或言世俗人荒亂，欲進學為文，未央止也。○弼曰：嘆與俗相返之遠也。○雱曰：萬化相推，終則有始，生生無盡，豈有央乎。而世人欲物物為之美惡，不亦惑乎。唯聖人能知萬古一時，而無得失於其間也。

衆人熙熙，

河曰：熙熙，淫放多情欲也。

如享太牢，

河曰：如飢思太牢之具，意無足時也。

如春登臺。

明皇曰：衆人俗學有為，熙熙逐境，如臨享太牢，春臺登望，動生貪欲。○河曰：春陰陽交通，萬物感動，登臺觀之，意志淫淫然。○弼曰：衆人迷於美進，惑於榮利，欲進心競，故熙熙若享太牢，如春登臺也。○雱曰：造化無極，事物日生，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，衆人則隨化而遷，一見美惡，樂得其生，自以為美。春者，萬物音張，離靜而動，去本逐末之時。臺者，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，不明乎至理者，皆逐物生情，其狀如此。

我獨怕兮其未兆。

河曰：我獨怕然安靜，未有情欲之形兆也。

如嬰兒之未孩。

明皇曰：我獨怕然安靜，於其情欲，略無形兆，如彼嬰兒，未能孩孺也。○河曰：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。○弼曰：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，無兆之可舉，如嬰兒未能孩也。○雱曰：性體怕然不萌智慮，含和守一，同於嬰兒。古本作廓兮，非也。怕與泊同，怕者不流之義，廓者虛大之名，文義考之，理當從怕。

乘乘兮若無所歸。

明皇曰：至人無心，運動隨物，無所取與，若行者之無所歸。乘乘，運動貌。○河曰：我乘乘如窮鄙，無所歸就。○弼曰：若無所宅。○雱曰：乘乘者，乘萬物之變而不自私，故若無所歸。蓋唯變所適，無所嚮著故也？一本作備備兮無所歸，非也。

衆人皆有餘，

明皇曰：耽嗜塵務，矜誇巧智，自為有餘，以示光大。○河曰：衆人餘財以為奢，餘智以為許。○秀曰：矜覽庶物，故常有餘。

而我獨若遺。

明皇曰：常若不足，有所遺志。○河曰：我獨如遺棄似不足也。○弼曰

：衆人無不有懷有志，盈溢胸心，故日皆有餘也。我獨廓然無為無欲，若遺失之也。○秀曰：超然自喪，不有其有。

我愚人之心也哉。

河曰：不與俗人相隨，守一不移，如愚人之心也。○弼曰：絕愚人之心，無所別析，意無所好欲，猶然其情不可睹，我頹然若此也。

純純兮。

明皇曰：我豈愚人之心，遺忘若此哉？但我心純純，故若遺爾。○河曰：無所分別。○弼曰：無所別析，不可為名。○秀曰：純純兮似愚而真智之極，一本純純作沌沌。

俗人昭昭，

明皇曰：矜巧智也。○河曰：明且達也。○弼曰：耀其光也。

我獨若昏。

明皇曰：自韜晦也。○河曰：如闇昧也。○雱曰：物我兼忘，不主分別，故若昏。

俗人察察，

明皇曰：立法制也。○河曰：察察，急且疾也。○弼曰：分別，別析也。○秀曰：推昭昭之意加之政，則察察矣。

我獨悶悶。

明皇曰：唯寬大也。○河曰：悶悶無所割截。○秀曰：推若昏之意加之政，則寬大悶悶然矣。悶悶謂不取日前小快。

澹兮其若海。

河曰：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，莫知其所窮極也。○弼曰：情不可睹。○秀曰：自怕兮未兆而下有諸事物，及此又歸於性本，湛然深廣，如海之積水，水性全矣。一本作忽若晦，非是。

颺兮似無所止。

明皇曰：容貌忽然若昏晦，而心寂兮絕於俗學，似無所止著。○河曰：我獨漂漂若飛若揚，無所止也，志意在神域也。○弼曰：無所繫繫。○雱曰：颺兮若海，以言性體，此則言其用，颺然無所不通，而無所繫著，非用而何。一本颺作寂，非。

衆人皆有以，

明皇曰：衆人於代間，皆有所以，逐境俗學之意。○河曰：以，有為也。○弼曰：以，用也，皆欲有所施用也。○雱曰：物於物則為物用，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用物，而物莫能用。

而我獨頑，

河曰：我獨無為。

似鄙。

明皇曰：頑者無分別，鄙者陋不足，而心實了悟。外若不足，故云似爾。

○河曰：鄙似若不逮也。○弼曰：無所欲為，悶悶昏昏，若無所識，故曰頑且鄙也。○雱曰：物莫能入，可謂頑矣，見若不睹，可謂鄙矣。一本且作似，亦通。

我獨異於人，

明皇曰：人有情欲，我無愛染。人與道反，我與道同。○河曰：我獨與人異也。

而貴求食於母。

明皇曰：求食於母者，貴如嬰兒無營谷爾。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，下經云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。先無求、於兩字，今所加也。且聖人說經，本無避諱，今代為教，則有嫌疑。暢理故義不可移，臨文則句須穩便。便今存古，是所庶幾。又司馬遷云：老子說五千餘言，則明理詣而息言，不又以五千為定格。○弼曰：食母，生之本也。人者皆棄生民之本，貴未飾之華，故曰我獨欲異於人。○雱曰：不外逐物而取養於道，道者萬物之母也。一本無求於兩字，亦通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

河曰：孔，大也。有大德之人，無所不容，能受垢濁，處謙卑也。

唯道是從。

明皇曰：孔，甚也。從，順也。設問甚有德之人，容狀若何？言此有德人所行，唯虛極之道是順。○河曰：唯，獨也。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，獨從於道也。○弼曰：孔，空也。唯以空為德，然後乃能動作從道。○秀曰：道之在我之謂德，德至則與道為一，道不可容，因德而顯，德者無我，從道而已。

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

明皇曰：此明孔德所從之道，不有不無，沖用難名，故云恍惚。○河曰：道之於萬物，獨恍惚往來於其無所定也。○秀曰：道兼陰陽，陰陽之微，若無若有，謂之恍惚。

忽兮恍，其中有像。

河曰：道唯恍惚無形之中，獨為萬物法像。○秀曰：一陰一陽乃成象。一本作忽兮恍兮。

恍兮忽，其中有物。

明皇曰：物者，即上道之為物也。自有而歸無，還復至道，故云其中有物

也。○河曰：道唯恍忽，其中有一，經營造化，因氣立質。○弼曰：以無形始物，不繫成物，萬物以始以成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故曰恍兮惚兮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也。○雱曰：一陽一陰乃成物，恍惚者陰陽之妙，故能變化以成象物。一本作恍兮忽兮。

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

明皇曰：惚恍有無，窈冥不測，生成之用，精妙甚存。○河曰：道唯窈冥無形，其中有精，實神明相薄，陰陽交會也。○弼曰：窈冥深遠之欺，深遠不可得而見，然而萬物由之，其可得見，以定其真，故曰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也。○雱曰：精者，物生之始，前稱象物，道之具體，道體既具，乃生萬類，萬類之所出，在深妙不測之際，故云窈兮冥兮。

其精甚真，

河曰：言道精氣神妙甚真也，非有飾也。○雱曰：精者，形生之始，精無不真，而更云甚真者，由物有失理喪精，沉於人偽故也。

其中有信。

明皇曰：窈冥之情，本無假雜，物感必應，應用不差，故云有信。○河曰：道匿功藏名，其信在中也。○弼曰：信，信驗也。物反窈冥，則真精之極得，萬物之性定，故曰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也。○雱曰：窈冥之精，萬物作類，而物之生者，各正性命，度數法象，一有儀則，可以前知，無或差舛，此之謂信。《莊子》曰：未形者有分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

明皇曰：言道自古及今，生成萬物，物得道用，因用立名。生成之用，既今古是同，應用之令，故古今不去。道不然。○弼曰：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，皆始於無哉，以此知之也。○雱曰：道常住而衆美不常，故能閱其萬變，聖人所以能知衆美之不常者，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。○河曰：自，從也。從古至今，道常在不去。○弼曰：至真之極，不可得名，無名則是其名也。自古及今，無不由此而成，故曰自今及古，其名不去也。○雱曰：常道常名，未常變易。

以閱衆甫。

明皇曰：閱，度閱也。甫，本始也。言至道應用，度閱衆物本始，各遂生成之用也。○河曰：閱，稟也。甫，始也。言道稟與，萬物始生，從道受氣。○弼曰：衆甫，物之始也，以無名說萬物始也。○雱曰：甫，美也，《莊子》曰：神奇復為臭腐，臭腐復為神奇，夫萬物之美，遷易不常，唯道常住，故能遍閱之。閱如閱人多矣之閱。

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？

河曰：我何以知，從道受氣。

以此。

明皇曰：以此今萬物皆稟道，妙用生成故爾。○河曰：此，今也，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，動作起居，非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，皆始於無哉，知之也。○雱曰：道常住而衆美不常，故能閱其萬變，聖人所以能知衆美之不常者，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

明皇曰：曲己以應務則全。○河曰：曲己從衆，不自專則全也。○弼曰：不自見其明則全也。○曰：至人沖虛，其行如水，無心於物，而順物之變，不與物逢，孰能傷之，故常全也。此篇大旨，與《莊子·秀養生主》

枉則直。

明皇曰：枉己以申人則直。○河曰：枉屈己而申人，久久自得直也。○弼曰：不自是則其是彰也。○雱曰：於形枉者，於理為直，有我者執我之直以遇物，而不知物變之無窮，其直乃枉也，唯順物之枉，而不自有其直，則理直於中矣。一本直作正。

窪則盈，

明皇曰：執謙德則常盈。○河曰：地窪下水流之，人謙下，德歸之也。○弼曰：不自伐則其功有也。○雱曰：澤以窪下，故衆水鍾焉。

弊則新。

明皇曰：守弊薄則日新。○河曰：自受弊薄，後己先人，天下敬之，久久自新也。○弼曰：不自矜則其德長也。○雱曰：非秋冬之雕敝，則無春夏之榮華。

少則得，

明皇曰：抱一不離則無失。○河曰：自受取少則得多也。天道祐謙，神明託虛。○雱曰：道在乎微，性存乎樸，得者得其本，故不多也。欲體上四事，唯得一者能之。

多則惑。

明皇曰：有多為，則惑亂。○河曰：財多者惑於所守，學多者惑於所聞。○弼曰：向然之道，亦猶樹也，轉多轉遠，其根轉少，轉得其本。多則遠其真，故曰惑也。少則得其本，故曰得也。○雱曰：棄本逐末，妄見多岐。

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

明皇曰：聖人抱守淳一，故可為天下法式。○河曰：抱守法式也。聖人守一乃知萬事，故能為天下法式也。○弼曰：一，少之極也，式猶則之也。○秀

曰：抱一者不離於精，夫唯抱一不二，乃體道盡性，物我玄同，故能應而不窮也。此句上文言道之理，聖人抱一乃能見此理，故行如下文云。

不自見故明，

明皇曰：人能不自見其德，常曲己以應務，則其德全自明。○河曰：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也，乃因天下之目以視，故能明達也。○雱曰：自見則有己，有己則蔽於己，故不能曲以應變。

不自是故彰，

明皇曰：人能不自以為是，而枉己以申人，則其是直自彰矣。○河曰：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，故能彰顯於世。○雱曰：無己是則能枉以應理，不期彰而自彰矣。

不自伐故有功，

明皇曰：人能不自伐取，則其功歸己矣。○河曰：伐，取也。聖人德化流行，不自取其美，故有功於天下也。○雱曰：伐功生乎滿假，知窪之為盈，則豈有滿假之累。

不自矜故長。

明皇曰：人能長守弊薄，不自矜街，則人推其長。○河曰：矜，大也。聖人不自貴大，故能久不危。○雱曰：矜者耀其榮之謂，耀其榮則弊矣，唯能居弊，乃所以新。

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明皇曰：不與物爭，誰與爭者。○河曰：此言天下賢與不肖，無能與不爭者爭也。○雱曰：唯沖虛不實，無心於物，物欲有之而不得，而況能與之爭乎。此篇之義，要在忘我，故結之以不爭，而終始以曲則全也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

河曰：傳古言曲從則全身，正言非虛妄也。

誠全而歸之。

明皇曰：古有曲全之言，豈虛妄哉？一實能曲者，則必全理而歸之。○河曰：誠，實也。能行曲從者，實其肌體，歸之於父母，無有傷害也。○雱曰：曲者虛己而應理，緣物為變，而不與物逢，凡上諸說，要在於是，全而歸之者，庖丁善刀而藏之之意，竊原此篇養生之旨也。聖人之於生不期自養，而養生者莫善焉，所謂不自見、不自是、不自伐、不自矜者，非克己以期全也，不知其然而自然耳。若睹夫曲枉窪弊之利而為之，則賢人之事，學者之德，於道為未盡矣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竟

#1貪：原作『貧』，據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改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

明皇曰：希言者，忘言也。不云忘言而云希者，明因言以詮道，不可都忘。悟道則言忘，故云希爾。若能因言悟道，不滯於言，則合自然矣。○河曰：希言者，謂愛言也。愛言者自然之道。○弼曰：聽之不聞名曰希，下章言道之出言，淡兮其無味也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，乃是自然之至言也。○秀曰：希與上篇聽之不聞者同，自然者不因物而然也。希不與物並，而無所交感，獨出於萬法之上，故曰自然。

故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

明皇曰：風雨飄驟，則皋卒而害物，言疾執滯，則失道而生迷。○河曰：飄風，疾風也。驟雨，暴雨也。言疾不能長，暴不能久也。○雱曰：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。飄驟者，交感之過，所以不能久。

孰為此者？天地。

河曰：孰，誰也，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，天地所為。

天地尚不能久，

河曰：不終於朝暮也。

而況於人乎？

明皇曰：天地至大，言為暴卒則傷於物，尚不能久，以況於人，執言滯教則害於道，歡求了悟，其可得乎？○河曰：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，尚不能使終朝至暮，何況人欲為暴卒乎。○弼曰：言暴疾美興不長也

故從事於道者。

明皇曰：故從事於道之人，當不執滯言教。○河曰：從，為也，人為事當如道安靜，不當如飄風驟雨。

道者同於道。

明皇曰：體道忘言，則同於道矣。○河曰：道者謂好道人也，同於道者，所為與道同。○弼曰：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。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，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，不言為教，絲絲若存，而物得其真，與道同體，故曰同於道。○雱曰：一本無下道者二字。

德者同於德。

明皇曰：德者道用之名，人能體道志功，則其所施為，同於道用矣。○河曰：德謂好德人也。同於德者，所為與德同也。○弼曰：得，少也。少則德，故曰得也。行得則與得同體，故曰同於得也。

失者同於失。

明皇曰：執言滯教，無由了悟，不悟則迷道，故自同於失矣。○河曰：失謂任己失人也。同於失者，所謂與失同也。○弼曰：失累多也。累多則失，故曰失也。行失則與失同體，故曰同於失也。○秀曰：一本德作得。

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。

河曰：與道同者，道亦樂得之也。

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。

河曰：與德同者，德亦樂得之也。

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

明皇曰：方諸抱水，陽燧引火，類族辨物，斷焉可知。○河曰：與失同者，失亦樂失之也。弼曰：言隨行其所，故同而應之。○雱曰：凡人之生，不待物而有，所謂獨化者是也，不待物而有，則固希而自然矣。而失性者妄有我體，而從事於道，故屈己以從道。然則道為之主，而吾所謂其君者，反臣於道矣。故從事於道者，有此道德失之三等，而同歸於失。此由不冥於希，而立己待物，離一為二，而交感生息也。

信不足，

河曰：君信不足於下，下則應君以不足也。

有不信。

明皇曰：執言滯教，不能了悟，是於信不足也，自同於失，失亦樂失，是有不信也。○河曰：此言物類相歸，同聲相應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水流濕，火就燥，自然之類也。○弼曰：忠信不足於下，焉有不信也。○雱曰：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，於信為不足。上於信不足，則下必至乎不信，此又明修己治人，皆嘗用希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；

河曰：跂，進也。謂責權慕名，進取功榮也，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。○弼曰：物尚進則失安，故曰企者不立。

跨者不行；

明皇曰：跂，舉踵而望也。跨，以跨夾物也。以喻自見求明，明終不得，何異夫跂求久立，跨求行履乎？○河曰：自以為貴而跨於人，衆共蔽之，使不得行。○雱曰：不適其形之常，故失性之用。

自見者不明；

明皇曰：靈才揚己，動而見尤，故不明。○河曰：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，自見所行以為應道，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。

自是者不彰；

明皇曰：是己非人，直為怨府，故不彰。○河曰：自以為是而非人，眾共蔽之，使不得彰明。

自伐者無功；

明皇曰：專固伐取，物所不與，故無功。○河曰：所為而自伐取其功美，即失有功於人也。

自矜者不長。

明皇曰：矜街行能，人所鄙薄，故不長。○河曰：好自矜大者，不可以長久。

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行，

河曰：贅，貪也。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，曰賦斂餘祿食為貪行。

○弼曰：其唯於道而論之，若鄰至之行盛撰之餘也。本雖美，更可穢也。本雖有功，而自伐之，故更為疣贅者也。○雱曰：皆在分外。

物或惡之。

河曰：此人在位，動欲傷害，故物無有不畏惡也。

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明皇曰：自見等行，於道而論，是曰殘餘之食，疣贅之行。凡物尚或惡之，故有道之人，不處斯事矣。○河曰：言有道之人，不居其國也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明皇曰：將欲明道立名之由，故云有物。言有物混然而成，含孕一切，尋其生化，乃在天地之先生。○河曰：謂道無形混然而成，萬物乃在天地之前。

○弼曰：混然不可得而知，而萬物由之以成，故曰混成也。不知其誰之子，故先天地生。○雱曰：道之中體，混然而成，其視天地，亦由一物耳。而此特云先天地者，老氏將斂天下之散亂迷錯，而復之性本，故且舉混成而已。蓋由萬殊而觀，則此為道之全。而由道本以觀，則雖混成者，猶散殊也。目之為物，則明更有物物之妙耳。

寂兮寥兮，

雱曰：混成無象。

獨立而不改，

河曰：寂者無音聲，寥者空無形。獨立者，無匹雙。不改者，君子常。

○弼曰：寂寥，無形體也。無物之匹，故曰獨立也。返化終始，不失其常，故曰不改也。○雱曰：混成之體，常而不易。

周行而不殆，

河曰：道通行地，無所不入，在陽不然，記陰不竊，無不貫穿，不危殆。
○雱曰：混成之用也。萬物由我以生死，我常制其命，孰能危之。

可以為天下母。

明皇曰：有物之體，寂寥虛靜，妙本湛然常寂，故獨立而不改。應用遍於群有，故周行而不危殆。而萬物資以生成，被其茂養之德，故可以為天下母。
○河曰：道育養萬物精氣，如母之養子。○弼曰：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，能生全大形也，故可以為天地母也。

吾不知其名，

弼曰：名以定形，混成無形，不可得而定，故曰不知其名也。字之曰道，河曰：我不見道之形容，不知當何以名之，見萬物皆從道所生，故字之曰道也。○弼曰：夫名以定形，字以稱可，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，是混成之中，可言之稱最大也。

強之名曰大。

明皇曰：吾見有物生成，隱無名氏，故以道生表其德，字之曰道，以包含目其道，而名曰大。○河曰：不知其名，強曰大者，高而無上，羅而無外，無不包容，故曰大也。○弼曰：吾所以字之曰道者，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。責其字定之所由，則繫於大。大有繫則必有分，有分則失其極矣，故曰強為之名曰大。○秀曰：道譬萬物則無乎不周，可謂大矣，雖然，大名既立，全體已虧。

大曰逝，

河曰：其為大，非若天常在上，非若地常在下，乃復逝去，無常處所也。
○弼曰：逝，行也。不守一，大體而已，周行無所不至，故曰逝也。○雱曰：大則有用，逝者周行櫻物，功用著矣。

逝曰遠，

河曰：言遠者窮乎無窮，布氣天地，無所不通也。○雱曰：道之為用，無所不極，可謂遠矣，而去本亦遠矣，此謂混成而已，若道之至，則非遠非近也。

遠曰反。

明皇曰：妙用無方，強名不得，故自大而求之，則逝而往矣。自往而求之，則遠不及矣。若能了悟，則反在於身心而證之矣。○河曰：言其遠不越絕，乃復在人身也。○弼曰：遠，極也。周無所不窮極，不偏於一所，故曰遠也。不隨於所適，其志獨立，故曰返也。○秀曰：有為有形，復歸於無事無物，往來不窮，終則有始也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

明皇曰：因其所大而明之，得一者天地王也。天大能覆，地大能載，王大

能法地則天行道，故云亦大。○河曰：道大者，包羅諸。天地，無所不容也。天大者，無所不蓋也。地大者，無所不載也。王大者，無所不制也。○弼曰：天地之性，人為貴，而王是人之主也。雖不職大，亦復為大，與三匹，故曰王亦大也。○雱曰：天地能體道，故皆大。王者在帝皇之下，人道之至處，凡老氏之說言道之中體，未盡絕際，姑盡性而已。王以歸往為名，能盡人之性，則人歸之矣，猶百谷之宗江海也，盡性則體道，故示大。

域中有四大。

弼曰：四大，道、天、地、王也。凡物有稱有名，則非其極也。言道則有所由，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，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，不若無自之大也，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。道天地王，皆在乎無稱之內，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。○雱曰：道之中體，因物而名，故未離域中。

而王處一焉。

明皇曰：王者，人靈之主，萬物繫其興亡，將欲申其鑒戒，故云而王居其一，欲警王令有所法，謂下文也。○河曰：八極之內有四大，王居一也。○弼曰：處人主之大也。○雱曰：一本云王居其一焉。

人法地，

河曰：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。種之得五穀，掘之得甘泉，勞而不怨也，有功而不置也。○雱曰：言王舉人之盡性者，此復言人者，明王德止於人事，人性自具王德也。

地法天，

河曰：天湛泊不動，施而不求報，生長萬物，無所收取。

天法道，

河曰：道清靜不言，陰行精氣，萬物自成也。

道法自然。

明皇曰：人謂王也，為王者先當法地安靜。既爾又當法天，運用生成。既生成已，又當法道，清靜無為，令物自化。人君能爾者，即令道法自然之性。○河曰：道長生自然無所法也。○弼曰：法謂法則也，人不違地，乃得全安，法地也。地不違天，乃得全載，法天也。天不違道，乃能全覆，法道也。道不違自然，方乃得其性，法自然者。在方而法方，在圓而法圓，於自然無所違也。自然者，無稱之言，窮極之辭也。用智不及無知，而形魄不及精象，精象不及無形，有儀不如無儀，故道相法也。道法自然，天故資焉。天法於道，地故則焉。地法於天，人故象焉。所以為主其一者主也。○雱曰：自然在此道之先，而猶非道之極致，假物而言，則此四者如以次相法而至論，則四者各不知其所始，非有先後。《莊子》曰：季真之莫為，接子之或，使在物一曲。佛氏

曰：非因非緣，亦非自然。自然者，在有物之上，而出非物之下，此說在莊佛之下，而老氏不為未聖者教，適其時而言，不悖理故也，使學者止於自然。以為定論，則失理遠矣，不可不察也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

明皇曰：重者制輕，故重為根。○河曰：人君不重則不尊，治身不重則失神，草木之華輕故零落，根重故長存也。

靜為躁君。

明皇曰：靜者制動，故靜為君。○河曰：人君不靜則失神，治身不靜則身危，龍靜故能變化，虎躁故夭虧也。○弼曰：凡物輕不能載重，小不能鎮大，不行者使行，不動者制動，是以重必為輕根，靜必為躁君也。

是以君子終日行，不離輜重。

明皇曰：輜，車也。重者，所載之物也。輕躁者貴重靜，亦由行者之守輜重，故失輜重則遭凍餒，好輕躁則生禍亂。○河曰：輜，靜也。聖人終日行道，不離其靜與重也。○弼曰：以重為本，不離。○雱曰：行以輕為速而必籍輜重以自給，遠而違之，則必因於中道矣。

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

明皇曰：人君者，守重靜，故雖有榮觀，當須燕爾安處，超然不顧。○河曰：榮觀謂宮闕。燕處，后妃所居也。超然，遠避而不處也。○弼曰：不以經心之也。○雱曰：雖有榮觀在前，必得燕處之處，乃能安身，此明躁靜之義。

如何萬乘之主，

河曰：如何者，疾時主傷痛之辭。萬乘之主，謂王者。

而以身輕天下。

明皇曰：如何者，傷嘆之辭也。天下者，大寶之位也。言人君如何以身從欲，輕用其身，令亡其位乎。○河曰：王者至尊，而以其身行輕躁乎？疾時王奢恣輕淫也。○秀曰：人主以天下為根，不可以一身，故輕之。

輕則失臣，

河曰：王者輕淫，則失其臣，治身而淫，則失其精。

躁則失君。

明皇曰：君輕易，則人離散，故失臣。臣躁求，則主不齒，故失君。○河曰：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，治身躁疾，則失其精神也。○弼曰：輕不真重也，失本為喪身也，失君謂失君位也。○雱曰：臣一作本。

善行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邊，

明皇曰：於諸法中，失了真性，行無行相，故云善行。如此則心與道冥，故無轍邊可尋求也。○河曰：善行道者，求之於身，不下堂，不出門，故無轍迹。○弼曰：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，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。○雱曰：體神則周行而無邊，且聖人不得已而有行，則常不使迹著於世，恐民之遷其德耳。《莊子》所謂行而無迹者是。

善一實無瑕謫，

明皇曰：能了言教，不為滯執，遣象求意，理證言忘，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。○河曰：善言謂擇言而出，則無瑕疵，非過於天下。○弼曰：順物之性，不別不折，故無取讀，可得其門也。○雱曰：卮言日出，出不以心，故言滿天下，而實未嘗言，何瑕謫之有。

善計不用籌算，

明皇曰：能了諸法本無二門，一以貫之，不生他見、故無勞用文，自非天下計無計相，非善而何？○河曰：善以道計專者，則守一不移，所計不多，則不用善策而可知也。○弼曰：因是乎數，不假形也。○雱曰：一生二，二生三，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計，唯冥於一相，不墮諸數，則身外無物，物來即了，何假籌算乎。一本作善計無籌策。

善閉無關撻而不可開，

明皇曰：兼忘言行，不入異門，心無逐乎境，無起心之累，雖無關撻，其可開乎？○雱曰：藏於不得逐而閉之以無外，則閉外無物，孰能開之。《易》所謂退藏於密者類此。夫如是則神不能窺其迹，況得其門而入哉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明皇曰：體了真性，本以虛忘，若能虛忘，則心與道合，雖無繩索約束，其可解而散乎？○河曰：善以道結事者，乃可結其心，不如繩索可得解也。○弼曰：因物自然，不設不施，故不用關捉繩約而不可開解也。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，因物之性，不以形制物也。○雱曰：以己信結天下之信，孰能解之。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

河曰：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，欲以救人性命。

故無棄人。

河曰：使貴賤各得其所也。○弼曰：聖人不立形名，以檢於物，不造進向，以殊棄不肖，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為始，故曰無棄人也。不尚賢能則民不爭，不貴難得之貨，則民不為盜，不見可欲，則民心不亂，常使民心無欲無惑，則無棄人心。

常善救物，

河曰：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，以救萬物之殘傷。

故無棄物。

明皇曰：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，故無棄者。○河曰：聖人不賤石而貴玉，視之如一。○雱曰：聖人體盡無窮，以神為用，故能有此五善。然後能贍足一切，使小以成小，大以成大，各遂其宜也。夫五善存乎其身，而因餘以為人，而其效至於人物無棄，可謂至德也已。蓋聖人所為救人，亦不使遷其性而已，故雖有言行而泯然無迹，且常定于一，不以計數亂其心，以至於閉之結之，莫非在宥，其唯則聖人所以救人之道簡矣。蓋持之在身，而實所以救人也。一本無常善救物已下八字。

是謂襲明。

明皇曰：密用曰襲，五善之行在於忘遣，忘遣則無進，故云密用。密用則悟了，故謂之明。○河曰：聖人善救人物，謂襲明大道也。○雱曰：襲如楊襲之襲，聖人之在天下，不敢自見其明，明見則事物畢彰，民必離本，非善救之道矣。如上五事，皆襲明也。

故善人不善人之師，

河曰：人之行善者，聖人即以為人師。○弼曰：舉善以師不善，故謂之師矣。

不善人善人之資。

明皇曰：師，法也。資，取也。善人可師法，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。○河曰：資，用也。人行不善，聖人猶教導使為善，得以給用也。○弼曰：資，取也。善人以善齊不善，以善棄不善也，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。○雱曰：善人有不善人，然後善救之功著，故曰資。

不貴其師，

河曰：獨無輔也。

不愛其資，

明皇曰：此章深旨，教以兼忘，若存師資，未為極致。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，學相既空，自無所貴，所以愛資為存教相，於教忘教，故不愛資。貴愛兩忘，而道自化。○河曰：無所使也。○雱曰：聖人吉凶與民同息，故強立師資之名，假為善救之德，要而極之，則道通為一，孰為師資，然則非但我不愛資而已，又能使天下忘我也。所以能至於天下亡心我者，亦以五善而已。

雖智大迷，

河曰：雖自以為智，言此人乃大迷惑。○弼曰：雖有其智，自任其智，不因物於其道，必失，故曰雖智大迷。○雱曰：智者有知，有知則能見有物之理，而不知無物之妙，故道妙至此，智者大迷。

是謂要妙。

明皇曰：師資兩忘，是謂玄德。凡俗不悟，以為大迷，故聖人云：雖知凡俗以為大迷，以道觀之，是謂要妙。○河曰：能通此意，是謂知微妙要道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

雩曰：雄動雌靜，靜則不離於真，但靜而已，則非道之全，故至人以雌為常，而常知雄也。

為天下谿。

河曰：雄以喻尊，雌以喻卑，人雖自知尊顯，當復守之以卑微，去雄之強梁，就雌之柔和，如是則天下歸之，如水流入深谿也。○雩曰：谿以下而資納流通，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，而不滯於物，故曰為天下谿，此盡性者。

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。

河曰：人能謙下，如深谿，則德常在，不復離於己。○雩曰：常德分定而不遷，道之在我者也，不離者，一於性分內而不外。

復歸於嬰兒。

明皇曰：雄者，忠於用牡，故知其雄，則當守其雌，謙德物歸，是為天下谿谷，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乏抱道含和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。○河曰：復當歸志於嬰兒，悉然而無所知也。○弼曰：雄，先之屬，雌，後之屬也。知為天下之先者，必後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。谿不求物，而物自歸之。嬰兒不用智，而合自然之智。○雩曰：嬰兒含和守

一，欲慮不萌，性之本真，渾而未散，德厚之至，乃同於初，若然者，可名於大矣。孟子曰：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。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

雩曰：黑者，北方之色，靜不足以言之，聖人建一切法，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，彼春夏發於玄冬，此其驗也。

為天下式。

河曰：白以喻昭昭，黑以喻默默，人雖自知昭昭明白，當復守之以默默，如闇昧無所見，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，則德常在。○弼曰：式，模則也。

為天下式。

雩曰：至人以聖為天下法，聖者體之中故也。

常德不武，

河曰：人能為天下法，則德常在於己，不復差武。○弼曰：武，差也。○雩曰：經於事業者遠大，則疑於有武而適時應物，如天運寒暑，時之自然而心無積怒，故不差武也。

復歸於無極。

明皇曰：能守雌靜，常德不離，德雖明白，當如暗昧，如此則為天下法式。常德應用，曾不差違，德用不窮，故復歸於無極。武，差也。○河曰：德不差武，則長生久壽，歸身於無窮極也。○弼曰：不可窮也。○雱曰：大而化之之謂聖，化則日禪而無窮，故無窮者聖之體也。從體起用，還歸其本。
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

雱曰：聖人至此，等一切相，去未歸本，德之至極，未如是所以體神也。古之道衛有殘形壞衣，自處污下畎高教者，義同於此。

為天下谷。

河曰：榮以喻尊貴，辱以喻污濁，如己之有榮貴，當守之以污濁，如是則天下歸之，如水流入深谷也。○雱曰：谷一虛一盈，而能應一切，故象神，神者充塞無外，有之不得，用之不窮者，是蓋守辱精也。精故能神，唯精可以入神。

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

河曰：足，止也。人能為天下谷，德乃止於己。○雱曰：降神一等，則於性為不足，故道至體神，乃真盡性。

復歸於樸。

明皇曰：德雖尊榮，常守卑辱，物感斯應，如谷報聲，虛受不窮，常德圓足，則復歸於道矣。樸，道也。○河曰：復當歸身於質樸，不復為文飾。○弼曰：此三者言常反終，後乃德全，其所處也，下章反者道之動也，功不可取，常處其母也。○雱曰：樸以喻性之質，性能成萬法，而不主一器，故曰樸。去神至矣，而未嘗離樸也。蓋至人從性起用，大於守氣，聖於制法，神於體神。要其極也，復歸乎性而已。

樸散則為器，

河曰：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也。若道散則為神明，流為日月，分為五行也。○雱曰：既歸於樸，樸復為器，終則有始，道之常也。

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。

明皇曰：含德內融，則復歸於樸。常德應用，則散而為器，既涉形器，又有精羸，故聖人用之，則為群村之官長矣。○河曰：聖人升用，則為百官之元長也。○弼曰：樸，真也，真散則百行出殊，類生若器也。聖人因其分散，故為之立官長，以善為師，不善為資，移風易俗，復歸於一也。○雱曰：帝王體樸以治散，而知政則但為官長而已。

故大制不割。

明皇曰：聖人用道，大制群生，暄然似春，蒙澤不謝，動植咸遂，曾不割傷。○河曰：聖人用之則以大道，制御天下，無所傷割，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

，不害精神也。○弼曰：大制者，以天下之心為心，故無割也。○秀曰：以道為制者，因道之勢而適其自然，故雖制而無宰割之達。此篇白黑榮辱之句，義甚奧遠，言不勝盡，讀者其致意焉。

將欲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，

河曰：欲為天下主也。

而為之者，

河曰：欲以有為治民。○弼曰：為，造為也。

吾見其不得已。

明皇曰：天下者，大寶之位也，有之者，必待曆數在躬，若暴亂之人，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。老君戒云：吾見其不得已。○河曰：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，天道惡煩濁，人心惡多欲。○雱曰：至人體神合變，與物為一，雖兼制天下而未常有有，故能從容無為，而業無不濟，糠 粃土直，將陶鑄帝王。若夫塊然有己，以己通物，則雖六尺之身，運轉妨滯，若將不容，而乃況天下之大歟。取者取物，是其有我，為者造 作，是其有為，有己有為之人，方且存乎憂息之間，而何暇治人乎。

天下神器，

弼曰：神，無形無方也，器，合成也。無形以合，故謂之神器也。○雱曰：唯體盡無窮，其應無方者，能用之以無為。

不可為也。

河曰：器，物也。人乃天下之神物也。神物好安靜，不可以有為治。○雱曰：有意於為，則有己有物矣。

為者敗之，

明皇曰：大寶之位，是天地神明之器，謂為神器，故不可以力為也，故曰為者敗之，此戒姦亂之臣。○河曰：以有為治之，則取其質性。

執者失之。

明皇曰：曆數在躬，已得君位，而欲執有斯位，陵虛神主，天道禍淫，亦當令失之，此戒帝王也。○河曰：強執教之人，則失其情實，生於詐偽也。○弼曰：萬物以自然為性，故可因而不可為也，可通而不可執也。物有常性而造為之，故必敗也。物有往來而執之，故必失矣。

凡物或行或隨，

河曰：上所行，下必隨之也。

或獻或吹，

河曰：戲，溫也。吹，寒也。有所溫，必有所寒也。

或強或羸，

河曰：有所強大，必有所羸弱也。

或載或墳，

明皇曰：欲明為則敗，執則失，故物或行之於前，或隨之於後，或吻之使暖，或吹之使寒，扶之則強，折之則弱，有道則載事，無德則寨廢。○河曰：載，安也。車，危也。有所安必有所危，明人君不可以有為，治國與治身也。○雱曰：聖人心超有無，不物於物，故陰陽交代，而我法不遷，苟為有有，則物與為敵，萬變糾錯，不可勝圖矣。故獨行於前，而不知隨者在後，如形影之不舍。戲之歌溫，而不知吹者之已至，如寒暑之相生。知強而已，則羸者有時而來。知載而已，則車者應手而至。此皆造化之大情，朝暮之常態，而有有者不知，由己不了，故有此息。而更與為競，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，而憂患之大已充塞天壤，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。

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。

明皇曰：聖人睹或物之行隨，知執者之必失，故去其過分爾。○河曰：甚謂食淫聲色，奢謂服飾飲食，泰謂官室臺榭，去此三者，處中和，行無為，則天下自化。○弼曰：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，反覆不施，為執割也。聖人達自然之至，暢萬物之情，故因而不為，順而不施，除其所以迷，去其所以惑，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。○雱曰：聖人心合於無，以酬萬變。方其為也，不以經懷，如鏡應形，適可而止，分外之事，理所不為。彼有有者，妄見諸相，矜己樂能，為之不己，故事輒過分，此由不知行隨戲吹強羸載隳之反復故爾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竟

#1二：原作『子』，據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。

#2見：原作『克』，據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。

#3此二句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作：『無勞籌算，自能照了，既無計算』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

河曰：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。

不以兵強天下。

河曰：以道自佐之主，不以兵革，順天伍德，敵人自服。○弼曰：以道佐人主，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，況人主躬於道者乎。○雱曰：體道而有天下者，萬物將自賓，何暇言此，故但稱佐人主者，聖人以德強國，以兵輔德。

其事好還，

明皇曰：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，當柔服以德，不用兵甲之威，取強於天下。何則？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。抗兵加彼，彼又應之，其事既好還報，則勝負之數，未可量也。○河曰：其舉事好還，自責不怨於人也。○弼曰：為治者，務欲立功生事，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為，故云其事好還也。○雱曰：還謂不往而務復也，與事天治人莫如音同意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

河曰：農事廢，田不修。

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明皇曰：軍師所處，戰則妨農，農事不修，故生荊棘。兵氣感害，水旱繼之，農廢於前，災隨其後，又有凶荒之年。○河曰：天應之以惡氣，即害五穀，五穀盡，傷人也。○弼曰：言師，凶害之物也，無有所濟，心有所傷，賊害人民，殘荒田畝，故曰荊棘生也。○秀曰：殺戮之慘，傷天地之和氣。

善者果而已矣，

河曰：善兵者，當果敢而已不休。

不敢以取強焉。

河曰：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。○弼曰：果猶濟也，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，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矣。○雱曰：果，成也，趣成事而已，兵猶天之霜雪，凡所以成物，蓋物非威不成，故天與聖人，皆以威輔德也，豈敢恃眾求強，以利歸己乎。

果而勿矜，

河曰：當果敢謙卑，勿自矜大也。

果而勿伐，

河曰：當果敢推讓，勿自伐取其美也。

果而勿驕，

明皇曰：善輔相者，果於止敵。蓋在於安人和眾，必不敢求勝取強。故雖果於止敵，敵不為寇。慎勿矜功伐取，以自驕盈，驕則敗亡，故為深戒。○河曰：驕，欺也。果敢勿以驕欺人。○弼曰：吾不以師道為尚，不得已而用，何矜驕之有也。○眾曰：此三者生於有，我而好勝，唯無意於勝者，為可以用兵。

果而不得已，

河曰：當果敢至誠，不當迫不得已也。

果而勿強。

明皇曰：前敵來侵，不得休止，故用兵以止之，如是則果在於應敵，非果以取強也。○河曰：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陵人也。○弼曰：言用兵雖趣功

果，濟難然時，故不得已當復用者，但當以除暴亂，不遂用果以為強也。○雱曰：凡上四事，是勿強之道。

物壯則老，

河曰：草木壯極則枯落，人壯極則衰老也。言強者不可以久。○雱曰：盛極則衰，物理鈴然，古有當此禍者，秦是也。

是謂非道。

雱曰：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，故無壯老之意。

非道早已。

明皇曰：物之用壯，由兵之恃強。物壯則衰，兵強則敗，是謂不合於道，當須早止不為。○秀曰：壯，武力暴興也，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，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，故暴興必不道。早，已也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。

河曰：祥，善也。兵者驚精神，濁和氣，不善人之器也，不當修飾之。物或惡之。

河曰：兵動則有所害，故萬物無有不惡之。

故有道者不處。

明皇曰：佳者，好也。兵者，謀略也。凡人修辭立誠，不能以道德藏器，而以兵謀韜略為好。謀略之用，只在於攻取殺伐，故為不善之器。凡物尚或惡之，是以有道之人，不處身於此爾。○河曰：有道之人不處其國。○雱曰：不處者，濟難而已，不以為常。

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

河曰：貴柔弱也。

用兵則貴右。

明皇曰：左，陽也。陽和則發生，故平居所貴。右，陰也，陰凝則肅殺，故用兵所貴。○河曰：貴剛強也，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，所貴者異也。

兵者，不祥之器，

明皇曰：祥，善也。好兵者尚殺，為不善之利器也。○河曰：兵革者，不善之器也。

非君子之器，

明皇曰：君子以道德為利器，不貴兵謀。○河曰：非君子所貴重器也。○雱曰：君國以無為，子民以慈惠，故不尚兵。

不得已而用之。

河曰：謂遭衰逢亂，禍欲加萬民，乃用之以自守。

恬淡為上，

明皇曰：夷狄內侵，故不得已。善勝不爭，是恬淡為上。○河曰：不貪土地，利人財寶。

故不美也。

河曰：雖得勝而不以為利美也。

若美必樂之，樂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

河曰：是得勝者，是為喜樂殺人者。○雱曰：兵器主於殺伐，而過為之飾，使美而可觀，是以殺人為美也。

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

明皇曰：制勝於敵，必哀其人，故不以為美也。夫勝必多殺，若以勝為美者，是樂多殺人也。樂多殺人，人必不附。欲求得志，不亦難乎。○河曰：為人君而樂殺人，此不可得志於天下，為人主又專制人命，妄行刑誅。○雱曰：孟子曰：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

故吉事尚左，

河曰：左，生位也。

凶事尚右。

河曰：陰道殺也。

是以偏將軍處左，

河曰：偏將軍卑而居陽者，以其不專殺也。

上將軍處右。

明皇曰：偏將軍卑而處左者，不專殺也。上將軍尊而處右者，主兵謀也。

○河曰：上將軍尊而居右者，言其主殺也。

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。

明皇曰：喪禮尚右，今上將軍居右者，是以喪禮處置之。○河曰：上將軍於右，喪禮尚右，死人貴陰也。殺人衆多，以悲哀泣之。○明皇曰：以生靈之貴，而交戰殺之，有惻隱之心，故以悲哀傷泣之爾。○河曰：傷己德薄，不能以道化人，而害無辜之民。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明皇曰：勇士雄人，戰而獲勝，勝則受爵，居於右位，尚右非吉，是以喪禮處之。但以為不祥之器，亦何鈴縞素為資。○河曰：古者戰勝，將軍居喪主禮之位，素服而哭之，明君子貴德而賤兵，不得已誅不祥，心不樂之，比於喪也。知後世用兵不已，故悲痛之。○弼曰：疑此非老子之作也。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無名。

明皇曰：道以應用為常，常能應物，其應非一，故於常無名。○河曰：道

能陰能陽，能弛能張，能存能亡，故無常名也。○雱曰：道無體，焉得名。

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。

明皇曰：樸，妙本也，妙本精一，故云小。而應用匠成，則至大也，故無敢以道為臣者。○河曰：道樸雖小，微妙無形，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也。○雱曰：樸在人為性，於數為一，不主一氣，而能成萬象，故常在事物之先，孰能臣之。然取於一念而足可名為小矣。《易》曰：復小而辨於物。

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明皇曰：侯王若能守道精一，無為而化，則萬物將自賓服矣。○河曰：侯王若能守道無為，萬物將自賓，服從於德也。○弼曰：道無形不繫，常不可名，以無名為常，故曰道常無名也。樸之為物，以無為心也，亦無名，故將得道，莫若守樸。夫智者可以能臣也，勇者可以武君也，巧者可以事役也，力者可以重任也，樸之為物，憤然不偏，近於無有，故曰莫能臣也。抱樸無為，不以物累其真，不以欲害其神，則物自賓而道自得矣。○雱曰：賓者伏而歸之之謂，侯王體此無名之樸，以為天下正，則不假威武勸賞，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，猶收其母，則子必從也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

河曰：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，天即下甘露善瑞也。

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明皇曰：侯王若能抱守精一，則地平天成，交泰致和，故降灑甘露。夫甘露之降，蕭蘭俱澤，不煩教令，而自均平。取譬侯王，稱物平施。○河曰：天降善瑞，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，皆自均調若一也。○弼曰：言天地相合，則甘露不求而自降，我守其真性無為，則民不令而自均也。○雱曰：守無名之樸以為治，則陰陽之升降，各由其序，而和氣應矣。甘露者，陰陽交和所生，自然均被，無使之者，蓋道之所感，無所不周故也。孟子曰：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，此之謂也。若《莊子》所謂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之形者，蓋失此道而已。一本人作民，非。

始制有名，

河曰：始，道也，有名，萬物也。道無名能制於有名，無形能制於有形也。

名亦既有，

明皇曰：人君以道致平，始能制御有名之物，故有名之物，亦盡為侯王所有矣。既，盡也。河曰：既，盡也。有名之物盡有情歌，叛道離德，故身毀辱也。

天亦將知止，

河曰：人能法道行德，天亦將自知之。

知止所以不殆。

明皇曰：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，則夫有名之物，亦將知依止於侯王，知依止有道之君，所以無危殆之事。○河曰：天知之則神靈祐助，不復危殆。○弼曰：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，始制官長，不可不立名分，以定尊卑，故始制有名也。過此以往，將爭錐刀之末，故曰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也，遂任名以號物，則失治之母也，故知止所以不殆也。○雱曰：名述既立，則民將遂而不返，技葉橫生，源流派別，而性命爛慢矣。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，則終無爭奪之危。制者判樸成器之謂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由川谷之於江海也。

明皇曰：天降甘露，以瑞有道，故譬有道之君，在宥天下，天則應之，猶如川谷與訶海通流爾。○河曰：譬言道之在天下，與人相應和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。○弼曰：川谷之不求水與海，非江海召之，不召不求而自歸者，世行道於天下者，不令而自均，不求而自得，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。○雱曰：江海不求水而水歸之者，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。道，民之性也，聖人能集其純全，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，亦性然也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

河曰：能知人好惡，是為智。○雱曰：智足以知人，而昧於見己者，由私己故也，可名為智而未明也。自知者明。明皇曰：智者役用以知物，明者融照以鑒微，智則有所不知，明則無所不照。○河曰：人能自知賢不肖，是為反聽無聲，內視無形，故為明。○弼曰：知人者自智而已矣，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。○雱曰：智者如人識理，明者如鏡鑒形，鑒而無心，所以能自見。

勝人者有力，

河曰：能勝人者，不過以威力也。○雱曰：力可以勝人，不可以勝己。

自勝者強。

明皇曰：能制勝人者，邇可謂有力。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，方可全其強爾。○河曰：人能自勝己情欲，得天下，無有能與己爭者，故為強。○弼曰：勝人者有力而、己矣，未若自勝者，無物以損其力。用其智於人，未若用其智於己也，用其力於人，未若用其力於己也。明用於己，則物無避焉，力用於己，則物無改焉。○雱曰：自勝者克己從道，能專氣者也。孔子，曰：根也欲，焉得剛。不能自勝者也。

知足者富，

河曰：人能知足之為足，則長保福祿，故為富也。○弼曰：知足者自不失

，故富也。○雱曰：性分之內，萬物皆足，窮居不損，大行不加，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，故知有萬之富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，此真富也。孟子曰：萬物皆備於我矣，豈非富乎。

強行者有志。

明皇曰：知止足者無貴求，可謂富矣。強力行者不懈怠，可謂有志節矣。○河曰：人能強力行善，則為有意於道，道亦有意於人。○弼曰：勤能行之，其志又獲，故曰強行者有志矣。○雱曰：心營天下，非真志也。唯強行此道，乃可謂志。

不失其所者久，

明皇曰：知足強力，不失其所惟，則是久於其道者。○河曰：人能自節養，不失其所愛，天之精氣則可以久。○弼曰：以明自察，量力而行，不失其所，必獲久長矣。○雱曰：性不為物誘，則久矣，此盡性者也。

死而不亡者壽。

明皇曰：死者分理之終，亡者天注之數，壽者一期之盡，夫知人勝人，必招殃咎，知足強力，動得天常。得天常者，死而不亡。是一期之盡，可謂壽矣。○河曰：目不妄視，耳不妄聽，口不妄言，則無怨惡於天下，故長壽。○弼曰：雖死而以為生之道，不亡乃得全其壽，身沒而道猶存，況身存而道不存乎。○雱曰：賢人死曰鬼，盡其道以反真者也。聖人死曰神，未嘗死，未嘗生也。愚人死曰物，雖生猶死耳。盡道養神之人，雖形體萬變，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，可謂壽矣，此至於命者也。嘗原此篇，自知而後知所貴，知所貴而後能修，修者要在勝利欲之私。勝其私者，要在知內外之分，夫然後能強行而進此道矣。此盡性復命之序也。蓋自知自勝者，始也不可以不知人不勝人也，而知人勝人者，蓋將以自知自勝而已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，

河曰：言道汎汎，若浮若汎，若有若無，視之不見，說之難殊。

其可左右。

明皇曰：大道汎兮，無繫而能應物，左右無所偏名。○河曰：道可左右，無所不宜。○弼曰：言道汎濫，無所不適，可左右上下，周旋而用，則無所不至也。○雱曰：汎然不定於一物，故用之無所不通。

萬物恃之以生，

河曰：恃，待也，萬物皆恃道而生。

而不辭，

河曰：道不辭謝而逆止也。

功成不居。

明皇曰：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，而道不辭以為勞，功用備成，不名己有。○河曰：有道不名其有功也。

衣被萬物，而不為主，

河曰：道雖愛養萬物，不如人主有所收取。

故常無欲，可名於小矣。

明皇曰：愛養群物，而不為主宰，於物無欲，則可名於小，言不可名小。

○弼曰：萬物皆由道而生，既生而不知其所由，故天下常無欲之時，萬物各得所，若道無於物，故名於小矣。○雱曰：此所謂小乃真大也，且以體道者譬之，欲慮不萌，泊然內一，豈非小乎。《易》曰：復小而辨於物，一本衣被作愛養。

萬物歸焉，而不知主，

河曰：萬物皆歸道受氣，道非如人主，有所禁止也。

可名於大矣。

明皇曰：愛養之，故萬物歸之，有萬物不同，而不為主，可名為大。言不可名大，非小非大，所以難名。○河曰：萬物橫來橫去，使各自在，故不若於大也。○雱曰：有意於主，則反與物對，唯其主萬物，而未嘗有意，乃所以充塞無外，而莫能離。大道之為物，方其小也，未嘗不大，方其大也，未嘗離小，但觀者各得其達而已，要而言之，非小非大，不可言傳，可以意得。

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，

河曰：聖人法道，匿德藏名，不為滿大。

以其不自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明皇曰：是以聖人法道忘功，終不自為光大，故能成其光大之業。○河曰：聖人以身帥導，不言而化，萬事修治，故能成其大。○弼曰：為大於其細，圖難於其易。○雱曰：自大則有其大，有其大則小矣，唯其非大而強名以大，則真大也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

明皇曰：大象，道也。帝王執持大道，以理天下，則天下萬物歸往矣。

○河曰：執，守也。象，道也。聖人守大道，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。治身則大率所明，往來於己也。○弼曰：大象，天象之母也，不寒不溫不涼，故能包統萬物，無所犯傷，矣若執之，則天下往也。○雱曰：帝王體道，以君臨者，不示人以迹，而使天下逍遙於自得之場，大象者，道之完體無形之謂也。能執以御世，則親譽不及，往而不來，夫豈慕羶嗅沫之可擬哉。

往而不害，

雩曰：聖人之治天下也，雖寶然交喪，無為於上，而能使天地鬼神鳥獸草木各暢其性，而兩不相傷，可謂至德矣。

安平泰。

明皇曰：物性而不傷害，則安於平泰。○河曰：萬物歸往而不傷害，則國安家寧，而致太平矣，治身不害神明，則身安而大壽也。○弼曰：無形無識，不偏不彰，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。○雩曰：安而後平，平而後泰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

明皇曰：樂，音樂也。餌，飲食也。言人家有音樂飲食，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。如帝王執道以故泰平，亦為萬物所歸往矣。又解云：樂以聲聚，餌以味聚，過客少留，非久長也。是以連廬不可以久處，仁義觀之而多責，故人君體道清靜，淡然無味，始除察察之政，終化淳淳之人，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。○河曰：餌，美也，過客一也，人能樂美於道，則一留止也，一者去盈而處虛，忽忽如過客。○雩曰：有聲有味，故人悅而為留。

道之出言，淡乎其無味。

明皇曰：人君以道德清靜為教，初出於口，淡乎其無味，不如俗中言教，有親譽畏侮等也。○河曰：道出入於口，淡。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。

視之不足見，

河曰：足，得也。道無形，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而見。

聽之不足聞，

河曰：道非若五音，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。

用之不可既。

明皇曰：以道鎮靜，初無言教，故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而淳風大行，萬物既阜，歲計有餘，故用不可既。既，盡也。○河曰：用道治國，則國安民昌，治身則壽命延長，無有既盡時也。○弼曰：言道之深大，人聞道之言，乃更不如樂與餌，應時感悅人心也。樂與餌能令過客止，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則不足以悅其目，聽之不足聞，則不足以娛其耳，若無所中然，乃用之不可窮極也。

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。

河曰：先開張之者，欲極其奢淫。

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

河曰：先強大之者，欲使遇禍，患。

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

河曰：先與之者，欲使其驕危也。

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

河曰：先與之者，欲極其貪心也。○雱曰：陰陽之情，周旋如轉輪，反復如引鋸，往窮必反，盛極必衰，觀乎月滿之虧，日中之反，則萬物一致，斷可知矣。唯至人深達主機，明乎無朕，故養生則裕於屈伸，處己則適乎消長，蒞事則知成敗之策，御敵則達擒縱之權，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，而澹然無事者，誠以此道也。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，而況於世俗之昏，亦何以測其妙乎。《易》曰：尺蠖之屈，以求伸也。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

是謂微明，

明皇曰：經云：正言若反，《易》云：巽以行權。權，反經而合義者也。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，小人用之則為詐譎。孔子曰：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信矣。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，斯謂之實。此章繼以歛張，是謂之權。欲量象空根性，故以權實覆卻相明，令又致於性命之域。而惑者乃云能道德之忘，何其迷而不悟哉？故將欲歛斂衆生情欲，則先開張，極其侈心，令自因於愛欲，則當歛斂矣。強弱等義，略與此同。此道甚微，而效則明著，故云是謂微明。○河曰：此四事其道微，其效明也。○弼曰：將欲除強梁，去暴亂，當以此四者，因物之性，令其自戮，故曰微明也。足其張，令之足而又求其張，則象所翕也。與其張之，不足而改，其求張者愈益，而已反危。○雱曰：此理至微而明，惟知幾者足以識之。易曰知幾其神乎，幾者動之微，吉之先見也。此道之妙用，聖人所以宰制役使，能與造化同功者也，故以此篇結道經之義。

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。

明皇曰：巽順可以行權，權行則能制物，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。○河曰：柔弱者久長，剛強者鈴亡也。○雱曰：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，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，至人深達微明之義，故謙而不亢，沖而不盈，不與物爭，而亦莫能與之爭也。雖然，此道本之言耳，若夫變化無常，則一柔一剛，一弱一強，孰能定之哉。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，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，由此觀之，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。此兩者所謂利器，一本作柔弱勝剛強。

魚不可脫於淵，

河曰：魚脫於淵，為去剛得柔，不可復與也。

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明皇曰：脫，失也。利器，權道之譬。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，故舉喻云：魚若失泉，則為人所得，權道示非其人，則當竊以為詐譎矣。○河曰：利器，權道也，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，不可道者，不可以示非其人也。○弼曰：利器，利國之器，以唯因物之性，不假形以理物，器不可睹而物各得

其所，則國之利器也。示人者，任刑也，刑以利國則失矣。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，利國器而立形以示人，亦必失矣。○雱曰：魚巽伏柔弱，而自藏於深眇之中以活身者也。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，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，故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，威伏海內而人不名以哉，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。嘗竊論之，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，知幾也，夫以剛強遇物，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。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，而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，則發而用之，其孰能禦之者。觀夫天道，則秋冬之為春夏，亦一驗矣。彼聖人者，自藏於深眇之中，而託柔弱以為表，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自，此所謂密用獨化者。《易》曰：嬰以行權，《莊子》曰：於魚得計，義協於此，言之雖繁，豈能名其致哉。唯明者以神解之，以意了之，斯可矣。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，

河曰：道以物為惡常也。○弼曰：順自然也。○雱曰：雖為之時，未嘗有為。

而無不為。

弼曰：萬物無不由為以治以成之也。○雱曰：雖無為之時，未嘗不為。

侯王若能守，

雱曰：君人體道以治，則因時乘理而無意於為，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，而吾實未嘗為也。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萬物生焉。侯王之道，天其盡之矣。

萬物將自化。

明皇曰：妙本謂靜，故常無為。物將以生，而無不為也。侯王若能守道無為，則萬物自化。君之無為，而純樸矣。○河曰：言侯王若能守道，萬物將自化，妙於己也。○雱曰：日化於道而不知。

化而欲作，

雱曰：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，必至於志意充起，天和漸衰，觀夫三代中流，物情彫敝，則可知也。

吾將鎮以無名之樸。

明皇曰：言人既從君上之化，已無為清靜，而復欲動作有為者，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。無名之樸，道也。○河曰：吾，身也，無名之樸，道也。萬物以化，效於己也。復欲作巧偽者，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。○雱曰：天下既化於道，則日進於治，治極則名實俱立，民逐而不返，故常抱無名之樸以鎮定其志意，使一於性本，雖然救於已成，則亦晚矣。故於欲作之時，便當為爾也。

無名之樸，

弼曰：化而欲作，作欲成也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，不為主也。

亦將不欲。

弼曰：無欲競也。○秀曰：聖人之抱樸無為，乃其自然，故雖應世之變，糾紛於事物之時，未嘗離也，豈欲警天下之亂而後為之哉。夫欲為而為之，則據此已有為欲之實，豈真無名之樸歟。唯渾然常一，不知其然而自然者，不期為樸而樸常全也。

不欲以靜。

河曰：言侯王鎮撫以道德，民亦將不欲改，當以清靜導化之也。

天下將自正。

明皇曰：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，不可執此無名之樸而令有遠，將恐尋進喪本，復入有為，故於此無名之樸，亦將兼忘，不欲於無欲，無欲亦忘，泊然清靜，而天下自正矣。○雱曰：欲而動則離性，離於性則非正也，己且未正，安能正天下哉。故唯不欲而靜者，能正己而物正也。此為道之效，而道亦喪於此，故道經終焉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竟

#1何：原作『句』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德經

雱曰：德者得也，物生乎道而名得於道，故謂之性，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。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，嘗至於自私而失道，彼真人者不然，性命道德之實，渾乎其為一，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，吾莫知其異，亦莫知其同也，是德之玄者也。雖然德者得也，能無失乎哉。唯以無得為德，而德乎不德，則可謂至矣，是體道者也，非有德者也。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

河曰：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，德大無上，故言上德也。不德者，言其不以德教民，因循自然，養人性命，其德不見，故言不德也。

是以有德。

河曰：言其德合於天地，和氣流行，民得以全也。○雱曰：全德之人，體道盡常，德外無復餘物，故無德名。

下德不失德，

河曰：下德謂號錡之君，德不及上德，故言下德也。不失德者，其德可見，其功可稱也。

是以無德。

明皇曰：德者道之用也，《莊子》曰：物得以生謂之德，時有淳釀，故德有上下。上古淳樸，德用不彰，無德可稱，故云不德。而淳德不散，無為化清，故云是以有德。逮德下衰，功用稍著，心雖體道，跡涉有為，執德可稱，故云不失。跡涉於有，此上為贏，故云是以無德。○河曰：以有名號及其身。○雱曰：德至則無德，下德之人適今於德而已，無德之德則非至人所謂德也。經曰：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。

上德無為，

河曰：謂法道安靜，無所故為也。

而無以為。

明皇曰：知無為而無為者，非至也。無以無為而無為者，至矣。故上德之無為，非徇無為之美，但含孕淳樸，適自無為，故云而無以為，此心跡俱無為也。○河曰：言無名號。○雱曰：上德無為，然亦無所事為，而德自足也。

下德為之，

河曰：言為教令，施政事也。

而有以為。

明皇曰：下德為之者，謂心雖無為，以功用彰著，跡涉於有為，故云為之。言下德無為而有所以為，此心無為而跡有為也。○河曰：言以為己取名號也。○秀曰：下德之人不修則不至，是以既不至於無為，而又勢當有為也。所謂上德者兼下德之事，方其有為，同於下德，然未嘗離乎上德也。

上仁為之，

河曰：上德謂行仁之君，其仁無上，故言上仁也。為之者，為仁恩。

而無以為。

明皇曰：仁者兼愛之名，下德衰而上仁見，所以為兼愛之仁，故云為之。行仁而忘仁，亦欲求無為，故云而無以為，此則心有為而跡無為也。且上仁稱無為者，據跡欲無為而方上義爾，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。○河曰：功成事立，無以執為。○雱曰：仁乃善之長，德之別名，既別於德，則是為之也。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，不事於作，故無以為。

上義為之，

河曰：為義以斷割也。

而有以為。

明皇曰：義者裁非之謂，謂裁非之義，故云為之。有以裁非斷割，令得其宜，故云而有以為，此則心進俱有為也。○河曰：動作以為己，殺人以成威，賊下以自奉也。○雱曰：仁有不足，乃經以義。

上禮為之，

河曰：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，故言上禮。為之者，言為禮制，度序威儀。而莫之應，

河曰：言禮華盛實衰，飾偽煩多，動則離道，不可應也。

則攘臂而仍之。

明皇曰：六紀不和，則為禮以救之，故云為之。禮尚往來，不來非禮，行禮於彼，而彼不應，則攘臂而怒，以相仍引。○河曰：言煩多不可應，上下忿爭，故攘臂相仍引也。○雱曰：禮所以定上下，別親疏，審隆殺也，種種分別，得失始彰，純誠已虧，乃制其外，外貌既嚴，責望深矣。雖名止邪之具，茲實爭亂之端。竊嘗原禮於物為火，於時當夏，夏者萬物去本盛末之時，觀四時之有夏，則禮者聖人所不免也。方期去末歸本，則以禮為非，亦所不免也。聖人之

教，時而已矣，何常之有，而歸本之言，於學者為要矣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

河曰：言道衰而德化生也。

失德而後仁，

河曰：言德衰而仁愛見也。

失仁而後義，

河曰：言仁衰而分義明也。

失義而後禮。

明皇曰：失道者，失上德也，上德合道，故云失道。夫道德仁義者，時俗夷險之名也，故道衰而德見，德失而仁存，仁亡而義立，義喪而禮救，斯皆適時之用爾。故論禮於淳樸之代，非狂則悖，忘禮於澆釀之日，非愚則誣。若能解而更張者，當退禮而行義，退義而行仁，退仁而行德，忘德而合道，人反淳樸，則上德之無為也。

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

河曰：言禮廢本治末，忠信日以衰薄。

而亂之首也。

明皇曰：制禮者，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爾。用禮者，在安上理人，豈玉帛云乎哉！○河曰：禮者賤質而貴文，故正直日以少，邪亂日以生。

○雱曰：太古之道降為帝德，帝德又降，乃有王者，王者始任禮以治。自王者之後，天下之俗可見矣。然則亂首之言，豈其妄歟。

前識者，道之華，

河曰：不知而言知，為前識，此人失道之實，得道之華。

而愚之始也。

明皇曰：識者，人性識也，謂在人性識之前，而制此檢外之禮，雖欲愚時，實喪淳樸，故云道之華。禮以救亂，所貴同和，而失禮意者，則將矜其玉帛者，其民詭，如此之人性，其愚昧之始。○河曰：言前識之人，愚闇之倡始。○雱曰：智藏於贊人之德，本華乃草木之精發見於外者也。雖足以美一時之觀，而華盛則本衰矣。智者亦德性之精也，固當深藏於本，而乃發露乎外，以為前識。夫事有常運。至則應耳，而奚以豫識其兆為哉。種種分別，以示聰明，世俗睹其有先幾之明，而聖人以為真愚者之始。孔子曰：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亦惡夫為華而已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

河曰：大丈夫，謂得道之君也，處其厚者，處其於敦樸不處其薄。

河曰：不處身違道，為世煩亂也。

居其實，

河曰：處忠信也。

不居其華。

明皇曰：有為者，道之薄。禮義者，德之華。故聖人處無為之事，其厚也不處其薄矣。退禮義之行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。○河曰：不尚言也。

故去彼取此。

明皇與河註同。○河曰：去彼華薄，取此厚實。○弼曰：德者得也，常得而無喪，利而無害，故以德為名焉。何以得德？由乎道也。何以盡德？以無為用。以無為用，則莫不載也。故物無焉，則無物不經，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，是以天地雖廣，以無為心，聖王雖大，以虛為主。故曰以復而視，則天地之心見，至日而思之，則先王之主睹也。故滅其私而無其身，則四海莫不瞻，遠近莫不至，殊其己而有心，則一體不能自全，肌骨不能相容，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，不德其德，無執無用，故能有德而無不為，不求而得，不為而成，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。下德求而得之，為而成之，則立善以治物，故德名有焉。求而得之，必有失焉，為而成之，必有敗焉，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，故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。無以為者，無所偏為也。凡不能無為而為之者，皆下德也，仁義禮節是也。將明德之上下，輒舉下德以對上德，至于無以為，極下德之量，上仁是也。是及於無以為而猶為之焉，為之而無以為，故有為為之息矣。本在無為，母在無名，棄本捨母而適其子，功雖大焉，必有不濟，名雖美焉，偽亦必生，不能不為而成，不興而治，則乃為之，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，而愛之無所偏私，故上也為之而無以為也。愛不能兼，則有折抗正直而義理之者

，忿枉祐直，助彼功此物事，而有以心為矣，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。直不能售，則有許飾修，又禮敬之者，尚好修敬，校責往來，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，故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夫大之極也，其唯道乎，自此已往，豈足尊哉。故雖德盛業大，富有萬物，猶各有其德而未能自周也，故天不能為載，地不能為覆，人不能為瞻，萬物雖貴，以無為用，不能捨無以為體也。不能捨無以為體也，失其為大矣，所謂失道而後德也。以無為用則德其母，故能己不勞焉而物不理，下此已往，則失用之母，不能無為而貴博施，不能博施而貴正直，不能正直而貴飾敬，所謂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也。夫禮也所始，首於忠信不篤，通簡不暢，責備於表，機微爭制，夫仁義發於內，為之猶偽，況務外飾而可久乎，故失禮者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者，前人而識也，即下德之倫也，竭其聰明以為前識，役其智力以營庶事，雖得其情，姦巧彌密，雖豐其譽，愈喪篤實，勞而事昏，務而治蕪，雖竭聖智而民愈害，舍己任物則無為而泰，守夫素樸，則不順典制，聽彼所獲，棄此所守，識道之華而愚之首，故苟得其為功之母，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，萬事存焉而不勞也，用不以形，御不以名，故仁義可顯，禮敬可彰也。夫載之以大道，鎮之以無名，則物無所尚，志無所營，各任其貞，事用其誠，則仁德厚焉，行義正焉，禮敬清焉。棄其所載，舍其所生，用其成形，役其聰明，則仁失誠焉，義其競焉，禮其爭焉，故仁德之厚，非用仁之所能也，行義之正，非用義之所成也，禮敬之清，非用禮之所濟也。載之以道，統之以母，故顯之而無所尚，彰之而無所競，用夫無名，故名以篤焉，用夫無形，故形以成焉，守母以存其子，崇本以舉其末，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，大美配天而華不作，故母不可遠，本不可失，仁義，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，形器，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。捨其母而用其子，棄其本而適其末，名則有所分，形則有所止，雖極其大，必有不周，雖盛其美，必有患憂，功在為之，豈足處也。○雱曰：自拔於常流之中，而思比德於至聖，非真大丈夫，孰能如此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

明皇曰：一者，道之和，謂沖氣也。以其妙用在物為一，故謂之一爾。

○河曰：昔，往也，一無為，道之子也。○弼曰：昔，始也，一，數之始而物之極也。各是一物之生，所以為主也，物各得此一以成，既成而舍一以居成，居成則失其母，故皆裂發歇竭蹶也。

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

河曰：言天得一，故能垂象清明，地得一，故能安靜不搖動。

神得一以靈，

河曰：言神得一，故能變化無形。○雱曰：神謂鬼神之神。靈者，神之散也。

谷得一以盈，

河曰：言谷得一，故能盈滿而不絕也。○雱曰：一之為一，無乎不遍，故谷虛而能應者，一存乎中也。

萬物得一以生，

河曰：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。

侯王得一，以為天下貞。

河曰：言侯王得一，故能為天下平正。

其致之一也。

明皇曰：物得道用，因用立名，道存則名立，用失則實喪矣。故天清、地寧、神靈、谷盈，皆資妙用以致之，故云其致之。○河曰：致，誠也。謂下五事也。○弼曰：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貞盈生。○雱曰：一者不二，在彼在此，其所謂一，其體常一，無有別一，故惟一，可以致一，不可以他致一也。一之為義，天下之至精，唯精故能神，神則盡之矣，而神之為德，常在一也。

矢無以清將恐裂，

河曰：言天當有陰陽施張，晝夜更用，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，將恐分裂不為天。○弼曰：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。守一則清，不失用清則恐裂也，故為功之母，不可舍也。是以皆無用其功，恐喪其本也。

地無以寧將恐發，

河曰：言地當有高下剛柔，氣節五行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不為地。神無以靈將恐歇，河曰：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可但欲靈無已時也。

谷無以盈將恐竭，

河曰：言谷當有盈縮虛實，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，將恐枯竭不為谷。

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

河曰：言萬物當隨時生死，不可但欲生無已時，將恐滅亡不為物也。

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。

明皇曰：得一者不可矜其用，故蹶云：天無以其清而矜之，將恐分裂；地無以其寧而矜之，將恐發泄；神矜則靈歇，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，侯王矜其貴，則將顛蹶矣。聖教垂代，本為生靈，雖遠舉天地之清寧，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耳，故下文云。○河曰：言侯王當屈己以下人，汲汲求賢，不可但欲貴

高於人，將恐顛蹶失其位也。○雱曰：一之為一，無乎不在，欲言其理，詞不勝窮，且以人形言之，凡人初生，精為之本，因精集神，體象斯具，精

之既喪，形斃神離，或形其理無二也。一本無為貞而三字。

故貴以賤為本，

河曰：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，若禹稷躬稼，舜陶河濱，周公下白屋也

高以下為基。

明皇曰：侯王貴高，兆民非下，為國者以人為本基，當勞謙以聚之。令樂其愷悌之化，不有離散。○河曰：言必欲尊貴，當以下為本基，由築牆造功，因卑成高，下不堅固，後必傾危。○雱曰：水於五行，其數為一，而趨下不爭，乃陰陽之情也。知此道者，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，故居位也安，猶體神而存精，則神常存也。

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。

一本作穀。○河曰：孤寡喻孤獨，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為衆輻所奏。

此其以賤為本邪，

河曰：言侯王至尊貴，能以孤寡自稱，此非以賤為本乎，以曉人。

非乎？

明皇曰：孤寡不穀，則几情所惡，侯王自稱，以謙為本。非乎者，明是以賤為本爾。○河曰：嗟嘆之辭。○雱曰：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本，故知本在於賤，知賤乃貴也。

故致數譽無譽，

御本作數輿無輿，弼本作數譽無譽。○明皇曰：數與則無與，輪轅為與本，數貴則無貴，賤下為貴本。元為與本，當存元以定與，賤為貴本，當守賤以安貴。將戒侯王，以賤為本，故致此數與之談也。○河曰：政，就也，言人就車，數之為輻為輪為穀為衡為日尊，無有名為車者，故成為車，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，故能成其貴。○雱曰：知一者以賤為本，而內韜至貴，故世不得而貴亦不得而賤，苟為己而數致稱譽，豈真譽乎。一本譽作輿，非。

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明皇曰：碌碌，玉貌，落落，石貌。以賤為大。○河曰：碌碌，喻少。落落，喻多。玉少故見貴，石多故見賤，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，如石為人所賤，當處其中也。○弼曰：清不能為清，盈不能為盈，皆有其母以存其形，故清不足貴，盈不足多，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，貴乃以賤為本，高乃以下為基，故致數譽乃無譽也。玉石碌碌落落，體盡於形，故不欲也。○雱曰：玉石體堅而一定，不能曲變，非所謂一也，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，故玉碌碌貴而已矣，不能賤也，石落落賤而已矣，不能貴也。老氏既明一義，恐不悟者，執一不變，堅如玉石，則失一之理矣。夫唯體一者，一貴一賤，其德如水，方圓枉直

，應物無窮，而不離於一，故不得而貴賤，以一無貴賤故也。此篇義最奧密難言，今粗明綱領而已。蓋道生一，一則德之全，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。上篇序德經之大旨，次以此篇則論德之者，亦猶終以小國寡民，而更有信言不美耳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。

明皇曰：此明權也，反者取其反經合義。反經合義者，是聖人之行權，行權者是道之運動，故云反者道之動。○河曰：反，本也，本者道之所以動，動生萬物，背之則亡也。○弼曰：高以下為基，貴以賤為本，有以無為用，此其反也。動皆之其所無，則物通矣，故曰反者道之動也。○雱曰：反本則靜，靜乃能動，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。

弱者道之用。

明皇曰：此明實也。弱者取其柔弱雌靜，柔弱雌靜者，是聖人之處實。處實者，是道之常用，故云弱者道之用。○河曰：柔弱者，道之所常用，故能長久。○弼曰：柔弱相通，不可窮極。○雱曰：道之用無所不克，可謂健矣，而獨健不能自健，必以弱為之本，此相生之情，故下文原其本以明之。

天下之物生於有，

一本作萬物。○河曰：萬物皆從天地生，天地有形位，故言生於有也。

有生於無。

明皇曰：夫實之於權，由無之生有，故行權者貴反於實，用有者必資於無，然至道沖寂，離於名稱，諸法性空，不相因待，若能兩忘權實，雙泯有無，數輿無輿可謂超出矣。○河曰：天地神明，蜎飛蠕動，皆從道生，道無形，故言生於無，此言本勝於華，弱勝於強，謙虛勝盈滿也。○弼曰：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，有之所始，以無為本，將欲全有，必反於無也。○雱曰：無以生有，有復為無，反復相生，萬物一致。

士士聞道章第一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

明皇曰：了悟故動行。○河個：上士聞道，自動苦，竭力而行之。○弼曰：有志也。○雱曰：士，學者也，故尚志無志，則終不可以語道矣。

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

明皇曰：中士可上可下，故疑。疑則若存若亡。○河曰：中士必聞道，治身以長存，治國以未平，欣欣然而存之，退見財色榮譽，或於情欲，而復亡之也。○雱曰：人聞夫子之道而悅者是也。

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

明皇曰：下士迷而不信，故笑。○河曰：下士貪狠多欲，見道柔弱，謂之恐懼，見道質樸，謂之鄙陋，故大笑之。○雱曰：道大故似不肖，淺見者所不識，故笑，誠如下文所云，豈流俗能睹乎。

不笑不足以為道。

明皇曰：不為下士所笑，不足以為玄妙至道。○河曰：不為下士所笑，不足以名為道。○雱曰：孑然有體，以投世俗耳目者，豈道也哉。

故建言有之。

明皇曰：建，立也。將欲立言，明此三士於道不同。○河曰：建，設也。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。○弼曰：建由立也。

明道若昧，

河曰：明道之人，若闇昧無所見。○弼曰：光而不耀。○雱曰：大明若晦，察察於美惡而有其明，非明乎道也。

夷道若顏，

明皇曰：上士動行，於明若昧，於進若退，於夷若類，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。○河曰：夷，平也，大道之人不自別殊，若多比顛也。○弼曰：類，納也。大夷之道，因物之性，不執乎以割物，其平不見，乃更反若類納也。○雱曰：《莊子》曰：以不平平其平也已。

進道若退，

河曰：進取道者，若退不及。○弼曰：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○雱曰：孟子曰：其進銳者其退速，故進道當因時任理，以直養之，不可躁於有成，故若退也。彼樞苗者，異乎此矣。

上德若谷，

明皇曰：虛沿而容物。○河曰：上德之人若深谷，不恥垢濁也。○弼曰：不德其德，無所懷也。○雱曰：上德不德，而其用不窮，谷虛而能應者也。

大白若辱，

明皇曰：純潔而含垢。○河曰：夫潔白之人若污辱，不自彰顯。○弼曰：知其白，守其黑，大白然後乃得。○雱曰：知其白，守其黑，孔子曰：涅而不淄，涅故似辱。

廣德若不足，

明皇曰：大成而執謙。○河曰：德行廣大之人，若愚頑不足也。○弼曰：廣德不盈，廓然無形，不可滿也。○雱曰：塊然有餘者，豈廣德哉。

建德若偷，

明皇曰：立功而不街。○河曰：建設道德之人，若可偷引，使空虛也。○弼曰：偷，匹也。建德者因物自然，不立不施，故若偷匹。○雱曰：偷，苟

且也。區區欲速，務有所建，豈足以為德，唯因時任理，視若偷隋者，其建大。《莊子》曰：不得已而後起。

質真若偷。

明皇曰：淳一而和光。○河曰：質樸之人，若五色有淪淺不明。○弼曰：質真者，不矜其真，故淪。○雱曰：體性抱神，以遊乎世俗之間者，萬變從俗而其真常真，故物莫知其

真，彼漢陰丈人，孑孑以真為己任，而別乎世俗，乃子貢之徒所驚，而聖人以為假修渾沌者，豈所謂質真乎。

大方無隅，

明皇曰：不小立圭角。○河曰：大方正之人，無妄曲康隅。○弼曰：方而不割，故無隅也。○雱曰：大方，道之體也，若有四隅，則形盡於所見，其小久矣。大器晚成，明皇曰：且無近功。○河曰：大器之人，若九鼎瑚璉，不可卒成也。○弼曰：大器成天下，不持全別，故鈴晚成也。○雱曰：帝王之功，不如霸者之速效。

大音希聲，

明皇曰：不飾小說。○河曰：大音猶雷霆，待時而動，喻常愛氣希言也。○弼曰：聽之不聞名曰希，不可得聞之音也。有聲則有分，有分則不官而商矣。分則不能統眾，故有聲者非大音也。○雱曰：道盈於無外，而其體常寂，諸物不能感觸，其聲常聲而世莫得聞也。《莊子》曰：無聲之中，獨聞和焉。希聲之謂乎。

大象無形。

明皇曰：故能應萬類。○河曰：大法象之人，質樸無形容。○弼曰：有形則有分，有分者不濫則炎，不炎則寒，故象而形者，非大象。○雱曰：能賦萬物之形，而其體常廓然不可得而有，此道之全體，由其有物，故曰大象。

道隱無名。

明皇曰：功用不彰，無名氏也。○河曰：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。○雱曰：自希聲而下，皆道之大全，所由盲者異，故曰大音也，大象也。能體大音大象以為道，則其道至矣。夫唯道之至，思慮之所不及。在有也為實，在無也為空，處處皆然，無乎不在，故欲為之名而不可狀，無名之中常有此物，欲見而不得，故曰隱也。

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明皇曰：雖隱無名氏而實善，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，且成熟之。○河曰：成，就也。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。○弼曰：凡此諸善，皆是道之所成也，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，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，物以之成而不見

其形，故隱而無名也。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，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，故曰善貸也。成之不加機匠之裁，無物而不濟其形，故曰善成。○雱曰：道能供萬物之求而成就之，然物之所得復歸其本，故道雖贍足萬物，而吾未嘗費。貸之為言，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者也。竊嘗論此篇曰：道不遠人而世莫能睹者，不明故也。故首之以明道，大道甚夷，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，故次日夷道也，進道也。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，則不德之德也，故次之以上德。上德者自得其德，而不同乎庶物者也，故不染而白，以其白自異於物，則安能若谷乎，故次之以若辱。不辱而潔，則是伯夷之隘也，則安能廣乎，故若辱而後曰廣德。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為徒而可以為君師矣，故曰建德若偷。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，建德則有所立，而離本近偽矣，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，故次之以質真。其序至此，則道之在我者，體既具矣，故曰大方無隅。有大方以為體，則所以應無方之傳，而可以緒餘為人矣，故曰大器。大器者業也，至人以其糠粃土直為器，而器未嘗不大也。孔子以管仲為小器，則帝王之功，其大器乎。道雖為此而要其終，則未嘗為也，未嘗有也，故曰大音也，大象也，然則既盡之矣，故能與道為一，而供萬物之求，成萬物之性也。嗚呼，是道也，不可以識識，而況於以言言乎，而余論之者，亦其粗而已矣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

河曰：道始所生者一。

一生二，

河曰：一生陰與陽也。

二生三，

明皇曰：一者沖氣也，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，又生陽氣，陽氣不能獨生，又生陰氣，積沖氣之一，故云一生二。積陽氣之二，故云二生三。○河曰：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。

三生萬物。

明皇曰：陰陽含孕，沖氣調和，然後萬物阜成，故云三生萬物。○河曰：天地共生萬物也，天施地化，人長養之也。○雱曰：道兼陰陽，有陰有陽，有陰陽之中，此三物者，始應一二三之數，而物之類莫不由此以出入，故其情與形至纖至悉，而考其法象咸類是矣，知此者是知萬物之本也，知其本則其於末也何有？至人所用居今日而知萬世之後者，或在是也。

萬物負陰而抱陽，

河曰：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，回心而就日

沖氣以為和。

明皇曰：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，故負抱陰陽，含養沖氣，以為柔和也。○河曰：萬物中皆有元氣，得以和柔，若胸中有藏，骨中有髓，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，故得久生也。○雱曰：由之以生，故無不負抱之者，觀吾之形則其法見矣。陰陽適中乃和，凡此以明物皆係陰陽之屬，為數所定，當與之消息也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明皇曰：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，而沖氣和柔守本者，當須謙卑柔弱，故王公至尊，而稱孤寡不穀者，以謙柔為本故也。○河曰：孤寡不穀者，不神之名，而王公以為稱者，處謙卑，法虛空和柔。○雱曰：陰極生陽，陽極生陰，陰陽之情也。故高則傾，窪則盈，侯王居極尊之位，其勢至危，故取人之所惡，自名以適陰陽之和也，故下文云。

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

明皇曰：自損者，人益之。自益者，人損之。故朝宗者善於下，謙弱者生之柄，孤寡之稱，不亦宜乎。○河曰：夫增高者崩，貪富者致患。○弼曰：萬物萬形，其歸一也，何由致一，由於無也。因無乃一，一可謂無，已謂之一，豈得無言乎。有言有一非二如何，有一有二，子生乎三，從無之有，數盡乎斯。過此以往，非道之流，故萬物之生，吾知其主，雖有主形，沖氣一焉。百姓有心，異國殊風，而得一者，王侯主焉。以一為主，一何可令。先多愈遠，損則近之，損之至盡，乃得其極。既謂之一，猶乃至三，況本不一，而道可近乎。損之而益，豈虛言也。○雱曰：澤下而肥，山聳而瘦，午過鈴反，虧至乃盈，丸類屬陰陽，數由一二者，理極則反，物物皆然，至人以此適盈虛之時，順消息之理，常以謙沖自牧，豈或強亢致苜者乎。

人之所教，

河曰：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為強，去柔為剛。

亦我義教之。

明皇曰：老君云：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，當以吝此柔弱非虛之義以教之。○河曰：言我教衆人，使去強為弱，去剛為柔。○弼曰：我之非強，使人從之也。而用夫自然，舉其至理，順之必吉，違之必凶，故人相教，違之必自取其凶也。亦如我之教人，勿違之也。

強梁者不得其死，

明皇曰：強梁之人，動與物亢；求益而損，物或擊之，故不得其死。○河曰：強梁者，謂不信玄妙，背叛道德，不從經教，尚勢任力也。不得其死者，為天所絕，兵刃所伐，王法所殺，不得以壽命而死也。

吾將以為教父。

明皇曰：吾見強梁者亡，柔弱者全，故以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父、也。○河曰：父，始也。老子以強梁之人，為教戒之始也。○弼曰：強梁則必不

得其死，人相教為強梁之教人，不當為強梁也。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即吉，云順吾教之必吉也。故得其違教之徒，適可以為教父也。○零日：識陰陽之情，則物物有理、皆可以師，強梁殞身，物之至惡，苟識理者睹之，足以鑒消息之理，以為教父，不亦宜乎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

明皇日：天下之至柔者，正性也。若馳騁代務，染雜塵境，情欲充塞，M1J為天下之至堅矣。○河日：至柔者水也，至堅者金石也。水能貫堅入剛，無所不通。○弼日：氣無所不入，水無所不出。○零日：聖人所以執柔而御群剛，觀於物則水是也。

無有入於無間，

河日：無有謂道也，道無形質，故能出入無間，通神群生也。○秀日：有織物則動為室闕，安能入無間乎。觀於境則至虛是也，此聖人所以體無而應群有。

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

明皇日：無有者，不染塵境，令心中一無所有。無間者，道性清靜，妙體混成，一無間隙。夫不為可欲所亂，令心境俱靜，一無所有，則心與道合，入無間矣。故聖人云，吾見身心清靜則能合道，是知有為之教，不如無為之有益耳。○河日：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，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。○弼日：虛無柔弱無所一不通，無有不可窮，至柔不可折，以一此推之，故知無為之有益也。

不言之教，

河日：法道不言，帥之以身。

無為之益，

河日：法道無為，治身則有益精神，治國則有益萬民，不勞煩也。

天下希及之。

明皇日：言天下眾教，少能及之者。○河日：天下謂人主也，希能及道無為之治身治國也。○零日：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不可以象告，不可以言傳，唯體無盡道者，足以知之，不亦希乎。

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？

明皇日：名者實之賓，代人徇名以亡身，設問誰親，欲令去功與名，而全其真。○河日：名遂則身退也。○弼日：尚名好高，其身爻疏。

身與貨孰多？

明皇曰：徇名者將以求財，財得而亡身，設問孰多，欲令擲玉毀珠，以全其和。○河曰：財多則害身也。○弼曰：責貨無厭，其身又少。○零曰：《莊子》云：足乎內外之分，辨乎榮辱之境，余嘗有言，內外兩境，雖真偽不俾，貴賤懸絕，而常更相為輕重，不可不察者也。失性之人，忘其不貲之有，而責逐外物，矜攬無窮，自以為得，而不知所取者塵穢臭腐，非可已畜之物，而所耗失沉陷者，乃吾之所以為我者也。其為親疏多寡之計，亦已愚甚，可不哀乎。蓋知無待於外而唯內之務，始可與語道，故顏子之賢，孔子之所稱，乃在乎樂陋巷之葷瓢，然則君子之所養，蓋可知矣。今之士非乏聰明之資，而志徇其外，外重而內輕，察其天機，已在肝膈之上，面目之間，去本遠矣，而猶欲語古人之至論，則亦見其勞而無功也。觀老子此言，若將無謂，而乃學者之至戒，修身之要務，故余因廣其意，而詳說之。

得與亡孰病？

明皇曰：問得名貨與亡名貨，孰者病其身？○河曰：好得利，則病於行也。○弼曰：得多利而亡其身，何者為病也。○零曰：得則有，有有所不足，有而疲神耗精以守之，其病大矣。

是故甚愛必大費，

河曰：甚愛色，費精神，甚愛財，遇禍患，所愛者少，所亡者多，故言大費。

多藏必厚亡。

明皇曰：甚愛名者爻勞神，非大費乎？多財貨者又累身，非厚亡乎？○弼曰：甚愛不與物通，多藏不與物散，求之者多，攻之者眾，為物所病，故大費厚亡也。○零曰：此又至之理，而世俗之所未悟。

知足不辱，

河曰：知足之人，給利去欲，不辱於身。○零曰：我貴在我，何辱之有。

知止不殆，

河曰：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，聲色不亂於耳目，則身不危殆也。○零曰：無求於外，故常安也。

可以長久。

明皇曰：知足者，不甚愛。知止者，不多藏，既無辱殆故可長久。○河曰：人能知知足，則福祿在己，治身者神不勞，治國者民不擾，故可長久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竟

#1亢：原作『元』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改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

河曰：謂道德大成之君，若缺者，滅名藏譽，如毀缺不備也。

其用不弊。

河曰：其用心如是，則無弊盡時。○弼曰：學行大成，常如玷缺，謙則受益，故其村用無困弊之時。○零曰：若缺者，乃真大成，小成孑然成體，所以於道為不成，《莊子》曰：名成者虧。

大盈若沖，

河曰：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。者，貴不敢驕也，富不敢奢也。

其用不窮。

明皇曰：祿位盈滿，常若沖虛，儉不傷財，故所用不窮匱。○河曰：其用心如是，則無窮盡時也。○弼曰：大盈充足，隨物而與，無所愛矜，故若沖也。○零曰：盈則竭矣，安得不窮之用乎。

大直若屈，

明皇曰：直而不回，故若屈。○河曰：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，如屈者，不與俗人爭，如可屈折。○弼曰：隨物而直，直不在一，故若屈也。○秀曰：於理直者，曲以應變，不自有其直，故莫見其直。

大巧若拙，

明皇曰：巧不蕩於分外，故若拙。○河曰：大巧謂多才術也，亦不敢見其能。○弼曰：大巧因自然以成器，不造為異端，故若拙也。○零曰：傳物於自成，則外無巧功而實至巧也，刻雕眾形者，非其驗乎。

大辯若訥。

明皇曰：不飾小說，故若訥。○河曰：大辯者，智無疑。如訥者，口無辭。○弼曰：大辯因物而言，已無所造，故若訥也。○零曰：巧論諸物，乃有辯名，至理不繁，故若訥也。

躁勝寒，

河曰：勝，極也。春夏陽氣躁疾於上，萬物盛大，極則寒，寒則零落死亡也。言人不當剛躁也。

靜勝熱，

河曰：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，極則熱，熱者生之源。

清靜為天下正。

明皇曰：於躁勝者則寒，寒，薄也。於靜勝者則熱，熱，和也。故若屈者大直，清靜者為正矣。○河曰：能清靜則為天下長，持正則無終已時也。○弼曰：躁然後能勝寒，靜無為以勝熱，以此推之，則清靜為天下正也。靜則全物

之真，躁則犯物之性，故唯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。○零曰：躁者以末勝性，靜者以本勝事，以本勝事，乃能如上諸大，以末勝性，是動皆小爾，故知清靜為至正也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

河曰：謂人主有道也。

卻走馬以糞。

明皇曰：天下有道之主，無為化行，既不食求，故無交戰，屏卻走馬之事，人得糞除田園。○河曰：糞者，糞田也。兵甲不用，卻走馬以治農田。治身者，卻陽精以糞其身。○

弼曰：天下有道，知足知止，無求於外，各修其內而已，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。○零曰：以道治天下者，物各遂其性，故無戰逐之事，而唯本業之修也。

天下無道，

河曰：謂人主無道也。

戎馬生於郊。

明皇曰：天下無道之君，縱欲攻取，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。○河曰：戰伐不止，戎馬生於郊境之上，久不還也。○弼曰：責欲無厭，不修其內，各求於外，故戎馬生於郊也。○零曰：郊，近邑之地。

罪莫大於可欲，

明皇曰：心見可欲，為罪大矣。○河曰：好淫色也。○零曰：可欲者，善也。善名既立，則離道已遠，爭端起矣。故雖無罪而罪實在焉。

禍莫大於不知足，

明皇曰：求取不已，為禍大矣。○零曰：外求無厭，失性生禍。

咎莫大於欲得。

明皇曰：災咎之大，莫大於欲，所欲又令皆得，皆得則禍深，故云咎也。○河曰：欲得人物，利且責也。○零曰：各求其得，則又獲咎於眾。

故知足之足，

河曰：守真根也。

常足矣。

明皇曰：物足者，非知足。心足者，乃知足。心若知足，此足則常足矣。○河曰：無欲心也。○零曰：各盡其性分，則何不足之有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。

河曰：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，以己身知人身，以己家知人家，所以見天下也。

不窺牖，見天道。

明皇曰：垂拱無為，不出教令於戶外，是知理天下之道，人事和則天象順，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。○河曰：天道與人道同，天人相通，精氣相貫，人君清靜，天氣自正，人君多欲，天氣煩濁，吉凶利害，皆由於己。○弼曰：事有宗而物有主，途雖殊而其歸同也，慮雖百而其致一也。道有大常，理有大政，執古之道，可以御今，雖處於今，可以知古始，故不出戶窺牖，而可知也。○雱曰：天下之眾，天道之微，其要同於性，今之極唯盡性者，膠目塞耳而無所不達，苟唯見而後識，識而後知者，是得其萬殊之形，而昧於一政之理。

然則所謂識知者，乃耳目之末用，而非心術之要妙矣。彼自謂博，而不知其寡之至也，彼自謂智，而不知其愚之極也。

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明皇曰：若不能無為，假使出令彌遠，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。○河曰：謂去其家觀人家，去其身觀人身，所觀益遠，所見益少也。○弼曰：無在於一而求之於眾也。道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可聞，搏之不可得，若其知之，不須出戶，若其不知，出愈遠愈迷也。○雱曰：無極之理，盡於一塵，纖慮不萌，萬緣已現。學道之要，豈不在茲。而彼乃遠出以求，亦已昧矣。彌遠彌少，不其然歟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

明皇曰：不出戶，故云不行，無為淳樸，而知為理之道。○河曰：聖人不上天，不入淵，能知天地，以心知之。

不見而名，

明皇曰：不窺牖，故云不見。人和天順，故能名其太平。○河曰：上好道，下好德，上好武，下好力，聖人原小知大，察內知外。○弼曰：得物之致，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，識物之宗，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。○雱曰：窮理知本之人，已足與於此，若夫體盡無窮，無所不極者，其視四表，洞徹無孩，萬殊之變，不離目前，則又妙矣，此何足言邪。

不為而成。

明皇曰：不為言教，而天下化成。○河曰：上無所為則下無事，家給人足，萬物自化就也。○弼曰：明物之性，因之而已，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。○雱曰：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體道者天而已矣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

河曰：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，日益者，情欲文飾，日以益多。○弼曰：務欲進其所能，益其所習。○秀曰：方其窮理之時，物物而通之，凡以求吾真，非以為博也。故日益而無害，至乎窮理，已上則以損為益矣。

為道日損。

明皇曰：為學者，日益見聞。為道者，日損功行。益見聞為修學之漸，損功行為悟道之門，是故因益以積功，忘功而體道矣。○河曰：道謂自然之道也，日損者，情欲文飾日以消損。○弼曰：務欲反虛無也。○雱曰：見理之後，物物知非，不期乎損，而所有漸銷矣，觀乎天道，則益損相生，亦恒物之大情也。損之又損，河曰：損情欲又損之，所以漸去。○雱曰：極乎至虛，而虛尚非有，則其損可知。

以至於無為。

河曰：當恬淡如嬰兒，無所造為也。

無為而無不為。

明皇曰：為學者，積功行，為道者，忘損之，雖損功行，尚有欲損之心，兼忘此心，則至於泊然無為。方彼鏡象而無不應，故無不為也。○河曰：情欲斷絕，德與道合，則無所不施，無所不為也。○弼曰：有為則有所失，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。○雱曰：唯體盡空虛者，唯能滋發萬化而酬醉不窮，豈若一偏之士，滯乎幽寂，植若槁木者哉。

故取天下者，常以無事，

明皇曰：無為無事，天下歸懷，治天下常當以無事，不當煩勞也。○弼曰：動常因也。○雱曰：無事之處，乃聖人之真，應時有為，道則虧矣。故聖人雖有有為之邇，而所以聖而能服天下者，常在於無事之處。及其有事，弼曰：自己造也。

不足以取天下。

明皇曰：有事則煩勞，煩勞則凋弊，故不足以取天下。○河曰：及其好有事，則政教煩，民不安，故不足以治天下也。○弼曰：失統本也。○秀曰：有事則有心，有心則民亦有其心，雖欲取之，其去遠矣。原此篇蓋無事者道德之極政，為天下者，事業之極致，學而日損，以至於無為，故能與於此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

河曰：聖人重改更，真因循，若自無心。

以百姓心為心。

明皇曰：聖人之心，物感而應，應在於感，故無常心。心雖無常，唯在化善，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。○河曰：百姓心之所便，因而從心。○弼曰：動常

因也。○雱曰：聖人寂然盡性，體盡真空，凡所思為，應物而有，譬如火性周乎無方，因陽遂而為用，故能不持一物，而贍足無窮也。《書》曰：自我民聰明。

善者吾亦善之，

河曰：百姓為善，聖人因而善之。

不善者吾亦善之，

河曰：百姓雖有不善者，聖人化之使善也。○弼曰：各因其用，則善不失也。○雱曰：善惡生乎妄見，妄見生乎自私，公於大道，則雖目暗善惡，而心無殊想矣。故聖人因世之情，強立毀譽，而心知善惡，本自非相，故不善之善，非憐而怒之，乃不覺有異也。

得善矣。

河曰：百姓德化，聖人為善。○弼曰：無棄人也。○雱曰：忘善惡之善，真善也。

信者吾信之，

河曰：百姓為信，聖人因而信之。

不信者吾亦信之，

河曰：百姓為不信，聖人化之使信也。○雱曰：萬法雖殊，等為實相，信與不信，生乎自私。

得信矣。

明皇曰：欲善信者，吾因而善信之。不善信者，吾亦以善信教之，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。○河曰：百姓德化，聖人為信。○雱曰：知一切相無非妄者，故能視不善猶善，知一切相無非實者，故能視不信猶信，當妄知實，當實知妄，此聖智所以異於眾人。

聖人之在天下慄慄，

明皇本作慄慄，弼本作歛歛。○河曰：聖人在天下，怵怵常恐怖，富貴不敢驕奢。

為天下渾心。

明皇曰：聖人在理天下，化引百姓，常慄慄用心，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，德照圓明，渾同用心，皆為天下，故為天下渾其心。○河曰：言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，若愚闇不通也。○雱曰：慄慄，恐懼之意，聖人雖體盡空虛，不立一物，而及其應世，未嘗不隨時齋戒，蓋有而為之，則雖聖不敢易也。聖人以天下為心，所以建立萬法，天下以聖人為心，所以歸復大道。心者能覺知分別，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，故曰渾心也。一

本慄慄作歛歛，歛歛收斂之意，亦通。一本作渾其心。

百姓皆注其耳目，

明皇曰：百姓化聖德為善，故傾注耳目，以觀聽聖人。○河曰：注，用也。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也。○弼曰：各用聰明。○秀曰：仰而法之。

聖人皆孩之。

明皇曰：聖人念彼蒼生，猶如慈母，故凡視百姓，皆如嬰孩。○河曰：聖人愛念百姓如嬰孩赤子，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。○弼曰：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。夫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，能者與之，資者取之，能大則大，資貴則貴，物有其宗，事有其主，如此則可冕旒垂巨而不懼於欺，難績塞耳而無感於慢，又何為勞一身之聰明，以察百姓之情哉。夫以明察物，物亦競以其明應之，以不信察物，物亦競以不信應之。夫天下之心不必同，其所應不敢異，則莫肯用其情矣。甚矣害之大也，莫大於用其明矣。夫在智則人與之訟，在力則人與之爭，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，則窮矣。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，則危矣。未有能使人無用智者，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於己者也，如此則己以一敵人，而人以千萬敵己也。若乃多其法網，煩其刑罰，塞其徑路，攻其幽宅，則萬物失其自然，百姓喪其手足，烏亂於上，魚亂於下，是以聖人之於天下，歛歛焉心無所主也。為天下渾心焉，意無所適莫也，無所察焉，百姓何避，無所求焉，百姓何應。無避無應，則莫不用其情矣。人無為合其所能而為其所否能，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，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，行者行其所能，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，吾皆孩之而已。○雱曰：無知之民，動皆非理，聖人憐而誘之，如父母於赤子，徇徇然適其志氣，而無忿疾之心，非夫體道忘物，而仁伴天地者，其孰能如此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。

明皇曰：了悟則出生，迷執則入死，此標也。○河曰：出生謂情欲出五內，魂定魄靜，故生。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，精神勞惑，故死。○弼曰：出生地，入死地。○秀曰：由陰陽之機而為所遷者，莫不然，由妄有其生故也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

明皇曰：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，處死順死得死理，如此者，大汎十中有三爾。○河曰：言生死之類，各有十三，謂九竅四關也。其生也目不妄視，耳不妄聽，鼻不妄香臭，口不妄言，舌不妄味，手不妄持，足不妄行，精不妄搖，於其死也反是。○雱曰：天下之為道衛者，或見乎陽之動而憑其強陽，或見乎陰之靜而止乎枯槁，皆非道德之正，而與死生為徒者也。

人之生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

明皇曰：徇生太厚，以養傷生，既心矜此生，故動往死地，此則生理既失

，死理亦虧，如此之輩，亦十中有三人爾。○河曰：人之求生動作，反之十三死地。○雱曰：食生失理，故動皆傷性。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，或徇道而為道衛，或徇欲而為咎惡，皆由有其生而自生，故不免於死生也。

夫何故？

河曰：問何故動之死地也。

以其生生之厚。

明皇曰：設問所以動之死地，夫緣何故？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故也。

○河曰：所以動之死地者，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，違道件天，妄行失紀。○雱曰：至人不知死，不知生，故亦莫能死，亦莫能生，故日未嘗死未嘗生也。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為徒者，及徇欲為咎，動之死地者，凡是三類，所見則殊。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生死者，猶妄有其生，而矜生過厚故耳。或曰彼為道而至乎桔槁者，豈生生之厚乎。曰：吾之所以為我，不死不生，湛爾常一，唯當息妄，而彼乃執其所見，更為桔槁，故雖志趨空寂，而據其此志，則是有我之尤者也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

河曰：攝，養也。

陸行不遇兕虎，

河曰：自然遠避，害不干也。

入軍不被甲兵，

河曰：不好戰以殺人。

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，

明皇曰：善攝衛生理之人，心照清靜，無妄為之意，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，陸行不求遇兕虎，入軍不被帶甲兵，此不求害物也，則物無害心，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也。○河曰：養生之人，虎兕無由傷，兵刃無從加之也。

夫何故？

河曰：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。

以其無死地。

明皇曰：夫何故？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？以其順化無私，不以死為死，則物不得害其生，故云無死地也。○河曰：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，言神明營護之，此物不敢害。○弼曰：十有三，猶云十分有三分，取其生道全生之極，十分有三耳。取死之道，全死之極，十分亦有三耳。而民生生之厚，更之無生之地焉。善攝生者，無以生為生，故無死地也。器之害者，莫甚乎戈兵，獸之害者，莫甚乎兕虎，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，虎兕無所措其爪角，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。向死地之有乎。夫蚘螻以淵為淺，而鑿穴其中，鷹鷂以山

為卑，而增巢其上，鱗繳不能及，網罟不能到，可謂處於無死地矣。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，豈弗生生之厚乎。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，不以斫淪其真，雖入軍而不害，陸行而不可犯也。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。○雱曰：無死地者，由其無生，彼無生者，湛然常生，而不自生，故未嘗死未嘗生。道至乎此，則雖其形有禪，而神未嘗變，安得死乎。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。若然者，變化無常，水火不能焦濡，斫撻不能創病，乘虛觸實，往無不通，則物欲有之而不得，況能傷之哉。或曰：然則何以謂之攝生？曰降此一等，便為死生所有，故攝生必至於此，然後生常存也。是比於含德之厚者，又為至矣。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

明皇曰：妙本動用降和氣。○河曰：道生萬物。

德畜之，

明皇曰：物得以生養萬類。○河曰：德一也，一生布氣而畜養。

物形之，明皇曰：乾知坤作兆形位。

河曰：一為萬物設形象也。勢成之。明皇曰：寒暑之勢各成遂。○河曰：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。○弼曰：物生而後畜，畜而後形，形而後成，何由而生，道也，何得而畜，德也，何由而形，物也，何使而成，勢也。唯因也，故能無物而不形，唯勢也，故能無物而不成。凡物之所以生，功之所以成，皆有所由，則莫不由乎道也。故推而極之，亦志道也。隨其所因，故各有道焉。○秀曰：此四者皆道也，以其各得其道，故但為德，為德則畜之而已。然畜之所以為德也，及乎得其得而成形，則物而已矣。物有其形，則遠近相取，剛柔相交，各因其勢而成狀，故德者道之分，物者德之器，勢者物之理，明乎道德，則形勢不足知，而應醉無難矣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明皇曰：萬物由道德以生畜，故尊貴之。○河曰：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教。○弼曰：道者物之所由也，德者物所得也，由之乃得，故不得不失，尊之則害，不得不貴也。○秀曰：道尊而德卑，德貴而物賤，尊者如君父，貴者如金玉，此尊貴之異也。
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

明皇、王弼二本命並作爵。○明皇曰：言道德之尊貴，非假爵命，但生成之功，被物而常，自然貴爾。○河曰：道一不命，召萬物而常自然，應之如影響。○雱曰：命於天則為天子，命於天子則為諸侯，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，唯道萬物之先，而制其命，孰能假之，故常自然也。

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、育之、成之、熟之、養之、覆之。

明皇曰：是以人莫不尊道而貴德。○河曰：道之於萬物，非但生之而已，乃復長養成熟覆育，全其性命。人君治國治身，亦當如是也。○弼曰：謂成其質，各得其庇蔭，不傷其體矣。○雱曰：一本云德畜之。

生而不有，

河曰：道生萬物，不有所取，拱為利也。

為而不恃，

河曰：道所施為，不恃望其報也。○弼曰：為而不有。

長而不宰，

河曰：道長養萬物，不宰割以為利用也。

是謂玄德。

明皇曰：具如載營魄章所釋，彼章言人修如道，此章明道用同人。○河曰：道之所行，恩德玄暗，不可得見。○弼曰：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，故謂之玄德也。○雱曰：道以不生，故能生生，及其生生，亦德而已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

明皇曰：始者沖氣也，言此妙氣生成萬物，有茂養之德，故可以為天下母。○河曰：始有道也。道為天下萬物母也。○弼曰：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，故天下有始，則可以為天下母矣。○雱曰：有名萬物之母，則道是也。始與母本同一體，當其生生，故但謂之母。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

明皇曰：萬物既得沖氣茂養，以知其身，即是沖氣之子。○河曰：子，一也。既知道已，當復知一也。○雱曰：萬物由道以出，道為之母，故謂之子，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。

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。

河曰：已知一，當復守道，反無為。○雱曰：至人雖禪窮物理，而知理無實相，故雖知之，而不逐理而離道，故曰復守其母也。

沒身不殆。

明皇曰：既知身是沖氣之子，當守此沖和妙氣，不令離散，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。○河曰：不危殆也。○弼曰：母，本也，子，末也，得本以知末，不合本以逐末也。○雱曰：夫見理之後，逐理不返，則妄作為凶，失道遠矣。故知子守母，乃常不殆也，故下文云。

塞其兌，

河曰：兌，目也。目不妄視也。

閉其門，

河曰：門，口也，使口不妄言。○弼曰：兌事欲之所由生，門事欲之所由從也。○雱曰：兌，悅也，人悅則形開，故為兌。兌則物入之矣。夫所以悅而至於形開者何也？由不守其道而妄物理之美，故悅而隨之以出也。門者，精神所出也，外見諸理，形開以受之，而復出精神，與之為精，則擾擾萬緒，自此始矣。故當塞兌閉門，常守其母也。

終身不勤。

明皇曰：兌，愛悅也。目悅色，耳悅聲，六根各有所悅，縱則生患，是故塞之。不縱六根愛悅，則禍患之門閉矣，故終身不勤勞矣。○河曰：人當塞目不妄視，閉口不妄言，則終身不勤矣。○弼曰：無事永逸，故終身不勤也。

○雱曰：塞兌閉門以外應物，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。

開其兌，

河曰：開目視情欲也。

濟其事，

河曰：濟，益也。益情欲之事。

終身不救。

明皇曰：開張六根，縱其視聽，以成濟其愛悅之事，則常有禍息，故終身不救。○河曰：禍亂成也。○弼曰：不閉其原，而濟其事，故雖終身不救。

○雱曰：兌開物入，而復費神用以濟其事，則以內徇外，逐物往矣，一溺此流，誰能救之哉。

見小曰明，

明皇曰：人能於事微小，則見而改行，可謂明矣。○河曰：萌芽未動，禍亂未見，為小昭然，獨見為明。○雱曰：守道則其見者微，逐理則所知者博。

守柔曰強。

明皇曰：守柔弱，則人不能加，可謂強矣。○河曰：守柔弱，日以強大也。○弼曰：為治之功不在大，見大不明，見小乃明，守強不強，守柔乃強也。

○雱曰：柔者，本也，憑強陽以為強，則逐物而不返，唯守柔故勝物而不傷。

用其光，

河曰：用其目光於外，視時出之利害。○弼曰：顯道以去民。

復歸其明。

明皇曰：見小則明，守柔則強，若矜明用強，將失守柔見小之義，故當用光外照，復歸守內明，則長無息累矣。○河曰：復當反其光明於內，無使精神泄也。○弼曰：不明察也。○雱曰：聖人之光，則火性是也。火性周乎虛空而光，託薪以為體，照用既罷，還歸於空，初不自明，因薪示明而已，聖人之光由物顯照，物既無常，照亦隨已，故雖應醉無窮，而初不費我也，非天下之至

神，其孰能與於此。

無遺身殃，

河曰：內視存神，不為漏矣。

是謂襲常。

明皇曰：遺，與也。言還守內明，則無與身為殃咎者，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。○河曰：人能行此，是謂習修常道也。○弼曰：道之常也。○雱曰：儻有其明，則是有我相，我相既立，物物為殃，故能明上文所謂乃終無殃也。外此道者，皆生滅法，唯體此義，乃始常住。襲者，體之而自不顯之謂也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竟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

河曰：介，大也。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，故設此言，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，我則行於大道，躬無為之化。

唯施是畏。

明皇曰：老君言：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，欲行大道，既與道不合，故唯所施為，是皆可畏。○河曰：唯，獨也。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，欲賞善恐偽善生，欲信忠恐詐忠起。○弼曰：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，行大道於天下，唯施為是畏也。○雱曰：小有知於道，而由大道以行者，已憚於施設矣，況大有知者乎，何則至人之道，不以末傷本者也。施為盛於外，則根本虛於內矣，故終篇云。

大道甚夷，

河曰：夷，平易也。

而民好徑。

明皇曰：大道平易，是畏有知，而人多故，欲心求捷，如彼行人好從邪徑。邪徑之弊，具如下文。○河曰：徑邪不平正也，大道甚平易，而民好從邪徑也。○弼曰：言大道蕩然正平，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，好從邪徑，況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，故曰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○雱曰：徑苟一時之速明，迷於大道而好施者，皆由用近智而無遠圖也。

朝甚除，

明皇曰：尚賢矜智生巧偽。除，理也。○河曰：高臺榭，宮室修。○弼曰：朝，宮室也。除，潔好也。

田甚蕪，

明皇曰：浮食惰業廢農事。○河曰：農事廢，不耕治。

倉甚虛，

明皇曰：南畝不收無儲積。○河曰：五穀傷害，國無儲也。○弼曰：朝甚除則田甚蕪，倉甚虛矣，設一而衆害生也。○雱曰：田事治，倉積實，國之本也。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時之榮觀，而不恤根本之已竭，豈持久之道乎。明以末傷本者，皆然也。

服文綵，

明皇曰：刻雕綺繡害工利。○河曰：好飾偽，貴外華。

帶利劍，

明皇曰：文德不修尚武備。○河曰：尚剛強，武且奢。

厭飲食，

明皇曰：烹肥擊鮮重滋味。厭，飲足也。

資財有餘。

明皇曰：聚斂積實饒珍異。○河曰：多嗜欲，無定時。○雱曰：侈費於外，以取一時之適，而忘本業，此明好施以傷本者。一本作貨財。

是謂盜誇，

河曰：百姓不足，而君有餘者，是由劫盜以為服飾，持行誇人，不知身死家破，親戚并隨也。

非道也哉。

明皇曰：矜其有知，動以成弊，行同盜竊，仍自矜誇，誇盜非道，適令興歎。也哉，哉者，歎辭也。○河曰：人君所行如是，此非道也。復言也哉者，痛傷之辭。○弼曰：丸物不以其道得之，則皆邪也。邪則盜也，誇而不以其道得之，盜誇也，貴而不以其道得之，竊位也，故舉非道，以明非道則皆盜誇也。○雱曰：盜者偷頃刻之榮，誇者矜身外之飾，為道者深根固本，用之不窮，豈務施以徇外哉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

明皇曰：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，不可傾拔也。○河曰：建，立也，善以道立身立國者，不可得引而拔也。○弼曰：固其根而後營其末，故不拔也。○雱曰：建，中也。

善抱者不脫，

明皇曰：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，不可脫離。○河曰：善以道抱精神者，終不可拔引解脫。○弼曰：不貴於多，齊其所能，故不脫也。○雱曰：抱一也。

子孫以祭祀不報，

明皇曰：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，功施於後，愛其甘棠，況其子孫乎？而王者祖有功，宗有德，故周之興也，起於后稷，成於文武。周之祭也，郊祀后稷，宗祀文王，故雖卜代三十，卜年七百，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，不輟止也。○河曰：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，長生不死，世世以久，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。○弼曰：子孫傳此道以祭祀，則不輟也。○雱曰：聖人修己治人，要在乎建中抱一，此萬法之極政，天地有終而不可易者也。故能貽法無窮，功被四海，而天人歸德，澤及苗裔也。一本無以字。

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

明皇曰：修道於身，德乃真純。○河曰：修道於身，愛氣養神，益壽延年，其德如是，乃為真人。

修之家，其德乃餘。

明皇曰：一家盡修，德乃餘美。○河曰：修道於家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順，夫信妻貞，其德如是，乃有餘慶，及於來世子孫。○弼曰：以身及人也，修之身則真，修之家則有餘，修之不廢，所施博大。

修之鄉，其德乃長。

明皇曰：一鄉盡修，德乃長久。○河曰：修道於鄉，尊敬長老，愛養幼少，教誨愚鄙，其德如是，乃無不覆及也。

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

明皇曰：一國盡修，德乃豐盈。○河曰：修道於國，則君信臣忠，仁義自生，禮樂自興，政平無私，其德如是，乃為人厚也。

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明皇曰：若天下盡修，其德施乃周普矣。○河曰：人主修道於天下，不言而化，不教而治，下之應上，信如影響，其德如是，乃為普博。○雱曰：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，餘而後長，長而後豐，豐而後普。

故以身觀身，

明皇曰：以修身之法觀身，能清靜者真。○河曰：以修道之身，觀不修道之身，孰亡孰存也。

以家觀家，

明皇曰：以修家之法觀家，能和睦者有餘。○河曰：以修道之家，觀不修道之家也。

以鄉觀鄉，

明皇曰：以修鄉之法觀鄉，能順序者乃長。○河曰：以修道之鄉，觀不修道之鄉也。

以國觀國，

明皇曰：以修國之法觀國，能勤儉者乃豐。○河曰：以修道之國，觀不修道之國也。○弼曰：彼皆然也。

以天下觀天下。

明皇曰：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，能無為者乃普。○河曰：以修道之主，觀不修道之主也。○弼曰：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。天下之一道，逆順吉凶，亦皆如人之道也。○雱曰：聖人之於有物也，盡理之極而不容私智，故無不克也。故修身則法一身之理，盡一身之理則身治矣。自此以往，施一家則一家以為心，治一鄉則一鄉以為法。夫然故所遇彌廣，而彌有餘也。《書》曰：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。聖人天而已矣。

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

以此。明皇曰：以此觀身等觀之，則可以爾。○河曰：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，背道者亡，以此五事觀而知之。○弼曰：此上之所云也，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，察己以知之，求於外也。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。○雱曰：聖人所守一道，更無異說，故其所以為所以知，皆由此道也。

章第五十五含德之厚，

含德之厚

河曰：謂含懷道德之厚者。

比於赤子。

明皇曰：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，其行比於赤子。○河曰：神明保佑含德之久，若父母之於赤子也。○雱曰：德性未嘗不厚，而必至於薄者，欲慮使然也。故全其天真而不以外耗內，則淳氣中積而人道充，至可名於大矣。然則足以馴虎豹，服鬼神，無足怪也。或曰：赤子何以不能？曰：夫淳氣之守，豈一身之所能，末世之俗，雖有赤子之形，而原其失真，蓋已久矣，世何足以知此哉。

毒蟲不螫，

河曰：蜂螫蛇虺不螫。

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

明皇曰：至人神矣，物不能傷，既無害物之心，故無螫搏之地，此至人之含德也。○河曰：赤子不害於物，物亦不害之，故太平之世，人無貴賤，皆有仁心，有刺之物還反其本，有毒之蟲，不傷於人。○弼曰：赤子無求無欲，不犯眾物，故毒螫之物，無犯於人也。含德之厚者，不犯於物，故無物以損其全也。○雱曰：淳氣之守，足以為此。竊嘗論之，萬物所以相傷者，氣有所受也。人為萬物貴，所稟至和，而或見侵於物者，失其常故也。故陰陽以沖氣為和，夫唯守真氣之沖和，則物豈能傷之哉。然猶大人之德耳，未聖也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

河曰：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，以其意心不移也。○弼曰：以柔弱之故，故握能堅固。

未知牝牡之合而口作，

弼曰：作，長也。無物以損其身，故能全長也。言含德之厚者，無物可以損其德，淪其真，柔弱不爭，而不摧折，皆若此也。

精之至也。

河曰：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，而陰作怒者，由精氣多之所致也。○雱曰：非有慕好於外而蛟作，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。若夫目營於外，而心佚於內，則精喪而死矣，安能久乎。舉世之大患，莫大於此，而學者之至戒也。□一作全。

終日號而嗑不噉，

弼本噉作噫。○弼曰：無爭欲之心，故終日出聲而不噫也。

和之至也。

明皇曰：赤子骨弱筋柔，而能握拳牢固，未知陰陽配合，而含氣之源。動作者，猶精粹之至。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噉，猶純和之至，此赤子之全和也。

○河曰：赤子從朝至暮，啼號聲不變易者，和氣多之所致。○雱曰：孟子曰：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乎天地之間，此則和氣也。在彼則稱其浩，在此則稱其和，所稱則異，而氣一也。故心氣交使，迷理失常，以至於斃者，豈其稟或殊哉，持之非其道耳。全德之人，雖形與物接，而心常泊然，故雖用氣而氣自動耳，故但動而無動之累，然助其淳氣之守，孰能擾之哉。故雖年躋壯老，而不失其赤子之常。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，而形不衰者，如斯而已。噉之為言，夏也，夏者天和發散之時，嗑之噉者，和氣不積故也。一本作噫，散噫氣之噫。噫，信也，亦通。

知和日常，

明皇曰：能如嬰兒，固守和柔，是謂知常之行。○河曰：人能知和氣之柔弱，有益於人者？則為知道之常也。○弼曰：物以和為常，故知和則得常也。

○雱曰：復命之常，體神也，知和之常，守氣也。知守氣，則可以言復命矣，未至乎復命也，此兩者聖之所以聖，賢之所以賢，更無它道。古之學者，一出乎此，大道既隱，士逐末而不知本，學始有外此者矣。常者性有定分，能盡其性，則自別於物，而物莫能遷，故曰常。蓋自性分之外，一皆蠱偽，無有常者。

知常日明，

明皇曰：守和知常，是曰明了。○河曰：人能知道之常行，則曰以明達於

玄妙也。○弼曰：不噉不昧，不溫不凍，此常也。無形不可得而見日明也。

○雱曰：不知常之人，雖有察物之小智，而闇於大本矣，可謂明乎。

益生日祥，

明皇曰：祥者吉凶之兆，言人不知守常，而求益生越分，動之死地，是日凶祥。○河曰：，祥，長也。言益生欲自生，日以長大。○弼曰：生不可益，益之則妖也。○雱曰：生理至足，無欠無餘，以直養之，則亦至矣，從而增焉，祇以為贅。祥，非常之事也。

心使氣曰強。

明皇曰：心有是非，氣無分別，若役心使氣，是日強梁之人。○河曰：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二故形柔。而反使妄有所為，和氣去於中，故形體自以剛強也。○弼曰：心宜無有使氣則強。○雱曰：有心以使氣，則氣復使心，心氣交使則天和離喪，損其真矣。人所受者，不可益損，故增生損氣，俱為失理。孟子有樞苗不芸之戒，而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，凡以全其淳氣而已。此強非自勝之強，強梁之強也。

物壯則老，

河曰：萬物壯極則枯老也。

是謂不道，

河曰：老不得道。○雱曰：人之有壯老者，形也。若夫定分，則常而不遷矣。失性之人，形化而心興之變，故壯則血氣充溢，而老則精神衰憊，唯含德之厚者不然，吾心未嘗移，則氣亦有常而不變，故雖外有壯老，而心不異乎赤子之時，此有道者也。凡易於歲時而隨壯老以化者，物而已矣，豈道也哉。

不道早已。

明皇曰：凡物壯極則衰老，故戒云矜壯恃強，謂不合於道，當須早已。○河曰：不得道者早已，死也。○雱曰：不道之人，雖其少時，已失生理，故日早已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

河曰：知者貴行，不貴言也。○弼曰：因自然也。○雱曰：理極於無言。

言者不知。

明皇曰：知，了悟也。言，辯說也。○河曰：駟不及舌，多言多患。○弼曰：造事端也。○雱曰：惟其有言，已非知理。

塞其兌，

明皇曰：了悟者於法無愛染，於言無執滯，故云塞其兌。○雱曰：其神無部。

閉其門，

明皇曰：既無愛染，則嗜欲之門閉矣。○河曰：塞閉之者，欲絕其源。

挫其銳，

河曰：情欲有所銳為，當念道無為，以挫止之。○弼曰：含守質也。

解其紛，

河曰：紛，結恨不休，當念道無為以釋之。○弼曰：除爭原也。

和其光，

河曰：雖有獨見之明，當和之使闇昧，不使曜亂。○弼曰：無所特顯，則物物無偏爭也。

同其塵，

河曰：不當自別殊也。○弼曰：無所特賤，則物物無偏恥也。○雱曰：真知者，其處己如此。

是謂玄同。

明皇曰：解具如道冲章，彼則約道，此則約人。言人能體道，是謂與玄同德也。○河曰：玄，天也，人能行此上事，是謂與天同道也。○雱曰：道至於玄而物我為一者，不立己以敵物，故物不得而有之？。

故不可得而親，

明皇曰：玄同無私，故不可得而親。○河曰：不以榮譽為樂，獨立為哀。

不可得而疏；

明皇曰：汎然和衆，故不可得而疏。○河曰：志靜無欲，與人無怨。○弼曰：可得而親，則可得而疏也。

不可得而利，

明皇曰：無欲，故不可得而利。○河曰：身不欲富貴，口不欲五味。

不可得而害；

明皇曰：不爭，故不可得而害也。○河曰：不與貴爭利，不與勇爭氣。○弼曰：可得而利，則可得而害也。

不可得而貴，

明皇曰：體道自然，故不可得而貴。○河曰：不為亂世主，不處閭君位。

亦不可得而賤，

明皇曰：洗然無滓，故不可得而賤。○河曰：不以乘權，故驕，不以失志，故屈。○弼曰：可得而貴，則可得而賤也。

故為天下貴。

明皇曰：體了無滯，言忘理暢，銳紛盡解，光塵亦同，既難親疏，不可貴賤，故為天下至貴矣。○河曰：其德如此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屈，與世沉

浮，容身避害，故為天下貴也。○弼曰：無物可以加之者。○雱曰：不言者，非密而不言，誠無所事言，何則？不見一法故也。不見一法，故物物而不物於物，況可得而親疏貴賤者，物而已矣。彼物物而不物於物，故莫之爵而常貴也。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至河國

河曰：以，至也。天使正身之人，使正有日治國也。○雱曰：治國在乎盡道之正而已，無容私智。

以奇用兵，

河曰：奇，詐也。天使詐偽之人，使用兵也。○雱曰：兵非有道之器，而聖人所不能無，但不以為常，故曰以奇用也。

以無事取天下。

明皇曰：在宥天下，貴乎無為；若以政教理國，奇詐用兵，斯皆不合於道。唯無事無為，可以取天下，此三句標也。○河曰：以無事無為之人，使取天下為之主。○弼曰：以道治國則國平，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。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。上章云其取天下者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也。故以正治國，則不足以取天下，而以奇用兵也。夫以道治國，崇本以息末，以正治國，立辟以攻末，本不立而末淺，民無所及，故鈴至於奇用兵也。○雱曰：以正治國，則天下自服，奚以有事為哉。蓋天下神器，唯無為者能有之，故下云。

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

明皇曰：以此，下知之。○河曰：此，今也，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，以今日所見知之也。

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

明皇曰：以政理國，動多忌諱，人失作業，故令彌貧。○河曰：天下謂人主也，忌諱者，防禁也，令煩則姦生，禁多則下作相殆，故貧。○雱曰：事為之禁，則民擾而失業，故貧也，此亂之所始。

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

明皇曰：利器，謂權謀，人主以權謀為多，不能反實，下則應之以詐譎，故令國家滋益昏亂。○河曰：利器者，權也。民多權則視者眇於目，聽者惑於耳，上下不親，故國家昏亂。○弼曰：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。民強則國家弱。○雱曰：有利器則必有機心，機心生則下難知，故國家昏也。

人多仗巧，奇物滋起。

明皇曰：人主以使巧為多，不能見素，下則應之以奢泰，故令淫奇之物滋起也。○河曰：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，多知俠巧，謂刻畫官觀，雕琢服章，奇

物滋起，下則化上，飾金鐵玉，文繡綵色，日以滋甚。○弼曰：民多智慧則巧偽生，巧偽生則邪事起。○雱曰：古初之民，器用鄙樸，下逮末俗，製作彌精，巧思日生，風俗愈弊，非常之事，由此滋多。一本利作仗。

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

明皇、王弼二本物作令。○明皇曰：無為既失，法令益明，竊法為奸#3，盡成盜賊，豈非多有乎？○河曰：法物，好物也，珍好之物，滋生彰著，則農事廢，飢寒並至，故盜賊多有也。○弼曰：立正欲以息邪，而奇兵用，多忌諱欲以恥貧，而民彌貧。利器欲以強國者也，而國愈昏多，皆合本以治末，故以致此也。

故聖人云：

河曰：謂下事也。

我無為而民自化，

河曰：聖人言我修道承天，無所改作，而民自化成也。○雱曰：無為則體常，上體常則民亦體常，故自化。申上文利器之義。

我好靜而民自正，

河曰：聖人言我好靜，不言不教，民皆自忠正也。○雱曰：好靜則復性，上復性則民亦復其性，故自正。申上文盜賊之義。

我無事而民自富，

河曰：我無得役徵召之事，民安其業，故皆自富。○雱曰：無為好靜，故能無所事，而民遂其生，夫豈多忌諱哉。

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明皇曰：無為則清靜，故人自化。無事則不擾，故人自富。好靜則得性，故人自正。無欲則全和，故人自樸。此無事取天下矣。○河曰：我常無欲，去華文，微服飾，民則隨我為質樸也。○弼曰：上之所欲，民從之速也。我之所欲唯無欲，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。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。○雱曰：申上文奇物之義，竊嘗論曰：聖人之治也，化之以無為，正之以好靜，使各遂於富庶，而要其終也，復之樸而已夫。然則豈有利器奇物，而假法令以為制哉。凡民之所以毀樸趨偽，皆在於多欲也。上誠無欲，則民安得欲乎，此帝皇之極致也。一本自富在自正前。

其政悶悶者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

河曰：其政教寬大，悶悶昧昧，似若不明也。

其民淳淳；

明皇曰：政教悶悶，無為寬大，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樸矣。○河曰：政教

寬大，故民淳淳富厚，相親睦也。○弼曰：言善治政者，無形無名，無事無正，可舉悶悶然，卒至於大治，故曰其政悶悶也。其民無所爭競，寬大淳淳，故曰其民淳淳也。

其政察察。

河曰：其政教急疾，言次於口，聽央於耳也。○雱曰：察察，治已甚也。

其民缺缺。

明皇曰：政教察察有苛急，人則應之，缺然而凋弊矣。○河曰：政急民不聊生，故缺缺日以疏薄。○弼曰：立刑名，明賞罰，以檢奸偽，故曰察察也。殊類分析，民懷爭競，故曰其民缺缺。○雱曰：缺如器物破缺，言不全也。

禍兮福之所倚，

河曰：倚，因也。夫禍因福而生，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，修善行道，則禍去而福來。

福兮禍之所伏。

河曰：禍伏匿於福中，人得福而為驕恣，則福去禍來也。

孰知其極？

明皇曰：倚，因也。伏，藏也。上言其政悶悶，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，人反淳淳然而質樸，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。其政察察，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，人乃缺缺然而凋弊，此福為禍之所藏也。○河曰：禍福相生，誰能知其窮極時。○雱曰：萬物通乎一氣，而一氣之運，往而復返，終則有初，轉徙如流，無有窮極，故禍福相代，如彼四時。聖人唯知其然，故事貴適中，不為己甚，若夫察察之政，欲崇正而禁奇，止妖而興善，以盡天下之福，而不知奇正相生，妖善迭化，志欲為福，而不知福極為禍，故莊周寓言於才與不才之悶，然則推而為政，其亦在察與不察之悶乎。故曰其政悶悶，蓋如上說，則其於善

惡是非，若有所不辨，是以小智睹之，意或不快也。此句與荒兮未央之語同，蓋彼齊唯阿，此等禍福，理皆一致。

其無正邪？

明皇、王弼二本正下有邪字。○河曰：無，不也，謂人君不正其身，其無國也。○雱曰：言誰知善治之極乎，唯無正可舉，無刑可名，悶悶然而天下大化，是其極也。○雱曰：大運不留，當時者為是，欲定奇正，而不知正不可常，則可謂知乎。雖然以為無正者，是以無正為正者也。邪者，疑辭，亦不定乎無正也。

正復為奇，

河曰：奇，詐也，人君不正，下雖正，復化上為詐也。○弼曰：以正治國，則便復以奇用兵矣，故正復為奇。

善復為妖。

明皇曰：禍福之極，豈無正邪，但眾生迷執，正者復以為奇詐，善者復以為妖祥，故禍福倚伏，若無正爾。○河曰：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也。○弼曰：立善以和物，則便復有妖，妖佞之患也。

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

明皇曰：以正為奇，以善為妖，如此迷倒，其為日也固以久矣。○河曰：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，其日已固久。○弼曰：言人之迷惑，失道固久矣，不可便正善治以責。○雱曰：民失其性而不冥，夫道自有生以來，蓋已如此，非一日之積矣，而為政者方乃事其察察，然而欲使天下畢協於吾一偏之正，既為不可，而又不知其所謂正者，未嘗正也。聖人則不然，雖方廉且直，以道德之光燭天下，而體常混然不示人以遠，故民得安，常復樸而風俗淳淳也，豈日小補之哉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

河曰：聖人行方正者，欲以率下，不以割截人也。○弼曰：以方導物，舍去其邪，不以方割物，所謂大方無隅。○雱曰：大方無隅，言混然也。若有割絕之遠，則與物分界矣。

廉而不劓，

明皇、王弼二本害作劓。○河曰：聖人康清，欲以化民，不以傷害人也。今則不然，正己以害人也。○弼曰：康，清康也。劓，傷也。以清康清民，令去其污，不以清康劓傷於物也。○雱曰：雖有康隅，不至於劓也。一本劓作穢，非。

直而不肆，

河曰：肆，申也，聖人雖直，曲己從人，不自申之也。○弼曰：以直導物，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，所謂大直若屈也。○雱曰：直而肆則有其直，大直於理為直，而常委曲以從理。

光而不耀。

明皇曰：聖人善化，不割彼而為方，不劓彼而為廉，不申彼而為直，不耀彼而為光，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。肆，申也。○河曰：聖人雖有獨知之明，常如暗昧，不以耀亂人也。○弼曰：以光鑒其所以迷，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，所謂明道若昧也。此皆崇本以息末，不攻而使復之也。○雱曰：光以燿物謂之耀，和其光歸其明者，豈耀以燿物哉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，

河曰：謂人君治理人民。

事天，

河曰：事，用也。當用天道，順四時。

莫若嗇。

明皇曰：音，愛也。人君將欲治人事天之道，莫若愛費，隴倉稟實，人知禮節，三時不害，則天降之嘉祥。人和可以理人，天保可以事天矣。○河曰：嗇，食也。治國者當愛民財，不為奢泰，治身者當愛精氣，不放逸。○弼曰：莫如猶莫過也。嗇，農夫農人之治田，務去其殊類，歸於齊一也。全其自然，不急其荒病，除其所以荒病，上承於天命，下綏百姓，莫過於此。○雱曰：治人在乎正己，事天在乎盡性，此兩者一於音而已。葆其精神，不以外耗內者，嗇也。人之本真，充塞六極，無所不徧，而終至於不足者，侈有為而輕自用故也。唯嗇也故能全吾所受命於天，而不多費於妄作，然則性其有不盡者乎，己其有不正者乎。孟子曰：盡其心，知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蓋全其初之所命，則天心得矣。人則與我同其所受者也，我誠全則同者應矣，其於治也，何有哉。

夫唯嗇，是以早復。

明皇曰：何以聚人？日財，故能儉愛，則四方之人將繯負而至，早服事其君矣。服，事也。○河曰：早，先也，服，德也。夫獨愛民財愛精氣，則能先得天道也。○弼曰：復，常也。○雱曰：動極而靜，則其復晚矣。唯嗇者不侈於費己，其去本也未嘗遠，故復靜為早。一本復作服，非

早復謂之重積德。

明皇曰：夫能檢嗇，以是有德，人歸有德，早事其君，故云重積德。○河曰：光得大道，是謂重積德於己也。○弼曰：唯重積德不欲銳速，然後乃能使早復其常，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者也。○雱曰：德不外耗，則積於內矣，積於內而資納無窮，其為積也，積之又積者也。

重積德，則無不克。

明皇曰：聖人積德，四海歸仁，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。克，能也。○河曰：克，勝也。重積德於己，則無不勝。○雱曰：盡性之人，蓋將生天生地，宰造化，其於事物，何所不能。

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

明皇曰：人君之德，無有不能制御者，則無遠不至，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。○河曰：無不克勝，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。○弼曰：道無窮也。○雱曰：盡性則大矣，大而化之，則聖矣，化則無窮，故莫知其極也。

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

明皇曰：莫知其窮極，然後可以為有國。○河曰：莫知己德有極，則可以

有社稷，為民致福。○弼曰：以有窮而往國，非能有國也。○雱曰：聖人糠粃土直，足以陶鑄堯舜，其於有國也何有。

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明皇曰：有國而茂養百姓者，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矣。○河曰：國身同也，母，道也，人能保身中之道，使精氣不勞，五神不苦，則可以長久。○弼曰：國之所以安，謂之母，重積德，是唯圖其根，然後營末，乃得其終也。○雱曰：有國之母，所以有國者也，莫知其極者是。

是謂深根固柢，

河曰：人能以氣為根，以精為蒂，如樹根不深，則枝蒂不堅則落，言當深藏其氣，固守其精，使無漏泄。○雱曰：人以性命為根，外乎此者，枝葉也，失性之人，盛枝葉以傷根，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，此所以早斃也。夫唯音則不以外傷其根，根深則蒂固，蒂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。柢，一本作蒂，音義同。

長生久視之道。

明皇曰：積德有國，則根深而蒂固矣。深固者，是長生久視之道。○河曰：深根固蒂者，乃長生久視之道。○雱曰：精神發見於目，故人死則目暝而無光，能齎以深根則蒂固，而根深其視久矣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若烹小鮮。

明皇曰：烹小鮮者不可撓，理大國者不可煩。煩則人勞，撓則魚爛。○河曰：鮮，魚。烹小魚不去腸，不去鱗，不敢撓，恐其糜也。治國煩則下亂，治身煩則精散。○弼曰：不擾也，躁則多害，靜則全真，故其國彌大，而其主彌靜，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。○雱曰：烹鮮之衍，唯待其自熟，無所施其巧，攪而撓之則漬矣。治國之道亦然，大國小鮮者，明所治雖大，得其道則甚易為也。

以道花天下者，其鬼不神。

明皇曰：以道臨蒞天下，不求有妄之福，故鬼無以見其神明。○河曰：以道德居位治天下，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。○弼曰：治大國則若烹小鮮，以道往天下則其鬼不神也。○雱曰：民不擾則得盡其性，民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，而萬物無不遂矣。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。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，

陰陽之氣有整而交失其所，故萬物得乘釁矣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

明皇曰：上言其鬼不神，非謂鬼歇滅而無神，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

。○河曰：其鬼非無精神也，邪不入正，不能傷自然之民。○弼曰：神不害自然也，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，神無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。

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明皇曰：鬼見神怪則傷人，聖人有為則傷人，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，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。○河曰：非鬼神不能傷害人，以聖人在位，不傷害人，故鬼不敢干之也。○弼曰：道洽則神不傷人，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，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，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，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為神，

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，夫恃威網以使者，治之衰也。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，道之極也。○雱曰：唯聖人不傷人，故天地之和應，而人鬼各遂，兩不相傷也。

夫兩不相傷，

河曰：鬼與聖人，俱兩不相傷也。

故德交歸焉。

明皇曰：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，聖人傷人則匱神乏^{#4}祀，今兩不相傷物，故德交歸焉。○河曰：夫兩不相傷，人得治於陽，鬼得治於陰，人得全其性命，鬼得保其精神，故德交歸焉。○弼曰：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，聖人不傷人，神亦不傷人，故曰兩不相傷也。神聖合道交歸之也。○雱曰：人歸德於鬼，鬼歸德於人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竟

#1為：原無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注補。

#2故：原作『政』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。

#3奸：原作『其』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注本改。

#4乏：原作『之』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

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。

河曰：治大國當如居下流，不逆細微。○弼曰：江海居大而處下，則百川流之。大國居大而處下，則天下流之。故曰大國下流也。○雱曰：如江海之於百谷。

天下之交。

明皇曰：下流者，謙德也。大國當下流開納，則天下之人交至也。○河曰：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。○弼曰：天下之所歸會者也。

天下之牝。

河曰：牝者，陰類也。柔謙和而不愠也。○弼曰：靜而不求，物自歸之。

○雱曰：當以雌靜受物，一本天下之交字。

牝常以靜勝牡，

河曰：女所以屈於男，陰勝陽以安靜，下先求之也。

以靜為下。

明皇曰：天下之人交至者，歸於謙德，則如牝以雌靜，常為牡動所求，由以靜為下。○河曰：陰道以安靜為謙下。○弼曰：以其靜，故能為下也。牝，雌也，雄躁動責欲，雌常以靜，故能勝雄也。以其靜復能為下，故物歸之也。○雱曰：一本云以其靜為之下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

弼曰：大國以下，猶云以大國下小國。

則取小國。

河曰：能謙下之則常有之。○弼曰：小國則附之。

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

明皇曰：大取小，以為臣妾。小取大，以為援助。○河曰：此言國無大小，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。○弼曰：大國納之也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明皇曰：以者，大取小。而者，小取大。○河曰：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，小國以下大國，更以義相取。○弼曰：言唯修卑下，然後乃各得其所。○雱曰：天性非能下人，以好為之者，非欲取人，但天性自下人，而人自歸之者。
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

河曰：大國不失下，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。

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

明皇曰：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，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。小國贊貢賦以下大國者，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。○河曰：使為臣僕。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明皇曰：一求臣妾，一求援助，是兩者各得其所，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，故特云大者宜為下。○河曰：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，大國又宜為謙下。○弼曰：小國修下，自全而已，不能令天下歸之。大國修下，則天下歸之，故曰各得其所，則大者宜為下也。○雱曰：均之有取，大國以下小國，則為樂天，樂天者道也，小國以下大國，則為畏天。畏樂天者勢也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，萬物之奧，

明皇曰：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，是萬物取給之所，故興言云為萬物之奧。奧，內也。○河曰：奧，藏也。道為萬物之藏，無所不容也。○弼曰：奧猶愛

也，可得庇蔭之辭。○雱曰：大道深密，能庇覆萬物，而萬物之所伏藏。

善人之寶。

明皇曰：善人知守道者昌，失道者亡，故常寶貴之，而無息累也。○河曰：善人以道為身寶，不敢違。○弼曰：寶以為用也。○雱曰：善人之所寶，聖人則體之矣。一本作所寶。

不善人之所保，

明皇曰：保，任也，不善之人，不能寶貴至道，及有息難，即欲以身保任於道，自求免爾。○河曰：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。遭息逢急，猶自知悔卑下。○弼曰：保以全也。

美言可以市，

河曰：美言者獨可於市耳，大市交易而退，不相宜善言美語，求者欲疾得，買者欲疾售也。

尊行可以加於人。

明皇曰：甘美其言，可以求市，尊高其行，可以加人，以況聖人，以甘美法味之言，尊高清靜之行，以化不善之人，亦如市賈之售，相率而從善矣。故下文云。○河曰：加，別也。人有尊貴之行，可以別異於凡人，未足以尊道。○弼曰：言道無所不先，物無有貴於此也。雖有珍寶璧馬，無以正之。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，故曰美言可以市也。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故曰可以加於人也。○雱曰：美言尊行，道之末流，而猶足以市且加於人，況道者乎。一本無於字。

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

明皇曰：不善之人，亦在化之而已，何棄遺之有乎？○河曰：人雖不善，當以道化之，蓋三皇之前，何有棄民，德化淳也。○弼曰：不善當保道以免。○雱曰：市以利合者也，人性忌其上而不可加者也，苟有美言尊行，則雖利者可與交，而加人而人不忌矣。然則有道者，其於化人，何所不服哉，故於人之不善，無所棄也。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

明皇曰：共教不善之人。○河曰：欲使教化不善之人。○弼曰：言以尊行道也。

雖有拱璧，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明皇曰：三公輔佐，雖以合拱之璧，先導駟乘之馬以默之，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吾以化人爾。○河曰：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，故不如坐進此道。○弼曰：此道上之所云也，言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尊其位，重其人，所以為道也，物無有貴於此者，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，不如坐而進此道也。

○雱曰：天子三公以化民為己任，有道則天下將自賓，璧馬所以招賢，招賢為政之大者也，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，則民猶不服，故未若不求乎外，而進道之要也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？

明皇曰：何，問辭也。

不日求以得，

河曰：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不日遠行求索，近得之於身。

有罪以免耶？

河曰：有罪謂遭亂世闇君，安行刑誅，修道則可以解死，免於衆耶也。

○雱曰：求以得，故善人寶之，有罪以免，故不善人保之。

故為天下貴。

明皇曰：道在於悟，不在於求，不如財帛，故可日日求而得之，故云不日求以得。既悟則自無罪累，豈待有罪方求免邪？可以為天下貴爾。○河曰：道德洞遠，無不覆濟，全身治國，恬然無為，故可為天下貴也。○弼曰：以求則得，求以免則得免，無所而不施，故為天下貴也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

河曰：因成修，故無所造作。○雱曰：為道也。

事無事，

河曰：預設備，除煩省事也。○雱曰：事道也。

味無味。

河曰：深思遠慮，味道意也。○弼曰：以無為為居，以不言為教，以恬淡為味，治之極也。○雱曰：味道也，此三事者，皆為道之常，為此道者，雖以無為為常，而不敢以無，故輕乎有物，但遇物以道，而及乎有物，則不敢忽也，故下文云。

大小多少，

河曰：陳其戒令也。欲大反小，欲多反少，自然之道也。○雱曰：畏事之小如大，真事之少如多，《莊子》曰：不忽於人。

報怨以德。

明皇曰：於為無為，於事無事，於味無味者，假令大之與小，多之與少，既不越分，則無與為怨者。逐境生心，違分傷性，則無大無小，皆為怨慧。今既守分全和，故是報怨以德。○河曰：修道行善，絕禍於未生也。○弼曰：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，則天下之所欲誅，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。○雱曰：以直報怨者，事也。以德報怨者，德也。事則吉凶與民同息，故已上諸法，一不

可廢，若夫德則不見有物，安得怨乎。如上三事，體道者也，方其體道，故當如此爾。舉怨而以德，則知無所不用德。

圖難於其易，

河曰：欲同難事，當於易時未及成也。

為大於其細。

明皇曰：肆情縱欲者，於為無不難，於事無不大，今欲圖度其難，營為其大，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，則是於其易細也。○河曰：欲為大事，必作於小，禍亂從小來也。○零曰：任德者雖以無為常，而及乎事物之際，常齋戒以臨之，《書》曰：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機。《莊子》曰：有而為易乎，昊天不宜，天下之禍，常生於所忽，戒乎其易與細，則終無尤矣。

天下之難事，必作於易，

河曰：從易生難。

天下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

明皇曰：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。○河曰：從細至著。○零曰：易則發於所忽，細則從微至著。

故聖人終不為大，

河曰：處謙虛也。

故能成其大。

明皇曰：因云大事必作於細，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，以不為其難事大事，故能成其尊大爾。○河曰：天下共歸之也。○零曰：聖人常修細務，以成大功，功業既成，所謂大人也。《詩》曰：小難盡廢，則中國微矣。此亦明大治之在積小也。

夫輕諾必寡信，

河曰：不重言也。

多易必多難，

明皇曰：輕諾許人，必寡於信，動作多易，後必多難。○河曰：不慎息也。

是以聖人猶難之，

河曰：聖人動作舉事，猶進退重難之，欲塞其源。○弼曰：以聖人之才，猶尚難於細易，況非聖人之才，而欲忽於此乎，故曰猶難之也。

故終無難矣。

明皇曰：難為輕諾多易，故終無難大之事。○河曰：聖人終身無息難之事，猶避害深也。○零曰：聖人非但慎微，可不生事，常以事為憚，而不輕易於有為，故終無難也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

河曰：治身治國，安靜者易守持也。

其未兆易謀。

明皇曰：言人正性安靜之時，將欲執持，令不散亂，次雖欲起心，尚未形兆，謀杜絕之，使令不起，並甚易爾。○河曰：情欲禍患，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。○雱曰：戒在事物之先，所謂為之於未有。

其脆易浮，

河曰：禍亂未動於朝，情欲未見於色，如脆弱易破除。○雱曰：一本浮作破。

其微易散。

明皇曰：欲心初染，尚自危脆，能絕之者，脆則易破。禍患初起，形兆尚微，將欲防之，微則易散爾。○河曰：其未彰著微小，易散去也。○弼曰：雖失無入有，以其微脆之故，未足以興大功，故易也。此四者皆說慎終也，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，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。無而弗持，則生有焉，微而不散，則生大焉，故慮終之患，如始之禍，則無敗事。○雱曰：救於已然之始，所謂治於未亂

為之於未有，

明皇曰：覆上易持易謀也，所以易者，為營為於未有形兆爾。○河曰：欲有為，當於未有萌芽之時，塞其端也。○弼曰：謂其安未兆也。

治之於未亂。

明皇曰：覆上易破易散也，所以易者，為除理之於未成禍亂爾。○河曰：治身治國，於未亂之時，當塞閉其門也。○弼周：謂閉微脆也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

河曰：從小成大。○雱曰：長也。

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。

河曰：從卑立高。○雱曰：積也。

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明皇曰：此二者喻其不早良圖，使後成患。○河曰：從近至遠。○雱曰：進也此三者皆自近及遠，從微至著，物化之理也。故聖人不敢造事物之端，以開天下，誠恐因而復大，去本日遠，貽息將來也。故日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以無名之樸，然則聖人之慮息也不亦早乎。

為者敗之，

河曰：有為於事，廢於自然，有為於義，廢於仁，有為於色，廢於精神也

。執者失之。

明皇曰：凡情不能因任，營為分外，為者求遂，理必敗之。於事不能忘遣，動成執著，執著求得，理必失之。○河曰：執利遇息，執道全身，堅持不得，推讓反還。○弼曰：當以慎終除微，慎微除亂，而以施為治之，刑名執之，反生事原，巧辟滋作，故敗失也。○雱曰：真常無所，有所則違，為之執之，皆屬意作，吾有此意，民意日生，夫然豈所謂持其安而謀其未兆者。

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。

河曰：聖人不為華文，不為色利，不為殘賊，故無敗壞也。

無執，故無失。

河曰：聖人有德以教愚，有財以與貧，無所執藏，故無所失於人也。○雱曰：吾不敗常失性，則天下亦盡。

其常性矣。

故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明皇曰：人之始從事於善者，常於近成而自敗之。○河曰：從，為也。民人為事，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，奢泰盈滿，而自敗也。○弼曰：不慎終也。○雱曰：事有常運，時至即成，《莊子》曰：美成在久，而民愚無知，昧於此理，躁而欲速，以人助天，故事已幾成而每至自敗，此則以人勝天，以故滅命，以事勝道之過也。

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矣。

明皇曰：慎其終末，常如始從善之心，則必無過敗之事。○河曰：終當如始，不當懈怠。○雱曰：事常自為，不假人力，如種苗者，但當深其根，去其害，則秋至而成，理可待也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

河曰：聖人欲人所不欲，人欲彰顯，聖人欲伏光，人欲文飾，聖人欲質樸，人欲色，聖人欲於德也。○雱曰：不欲之欲，非無欲也，欲在於不欲耳，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。

不貴難得之貨；

明皇曰：難得之貨，為性分所無者，今聖人於欲不欲，不營為於分外，故常全其自然，是不貴難得之貨。○河曰：聖人不眩為服，不賤石而貴玉。○弼曰：好欲雖微，爭尚為之興，難得之貨雖細，貴盜為之起也。○雱曰：聖人所謂無為無執者，故未至於釋然都忘也，但不於性分之外，更生一切耳，且民飽食暖衣，性所不免，欲此而已，不為有欲。而離性之後，更貴難得之貨，此乃愚人迷妄，失本已遠故也。故聖人常欲不欲，以據其迷而反之性。

學不學，

河曰：聖人學人所不能學，人學智詐，聖人學自然，人學治世，聖人學治身，守道真也。○雱曰：不學之學，非無學也，所學在於不學耳，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。

以復衆人之所過。

河曰：衆人學問反，過本為末，過實為華，復之者，使反本也。○弼曰：不學而能者，自然也。喻於不學者過也。故學不學，以復衆人之所過。○雱曰：衆人逐末多事，聖人以不學之學，據其過而反之道。

以輔萬物之自然，

河曰：教人反本實者，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。

而不敢為。

明皇曰：聖人不求過分之學，是於學不學，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，以輔其自然之性，故不敢為俗學與多欲也。○雱曰：輔自然者，《莊子》所謂反以相天是也，為之則以人滅天矣，故不敢為。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，而事物無所兆矣，夫豈有脆之可浮，微之可散者哉。

古之善為道者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

河曰：說古之善，以道治身，及治國者。

非以明民，

河曰：不以道教民，明智巧詐也。

將以愚之。

明皇曰：人君善為道者，非以其道明示於人，將導之以和，使歸復於樸，令如愚爾。○河曰：將以道德教民，使樸質不詐偽。○弼曰：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，愚謂無知守真，須自然也。○雱曰：所惡夫愚者，不明乎理而抵冒法禁，今則不然，反常復樸，無事巧偽而已，《詩》曰：不識不知，順常之則

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

明皇曰：君將明道以臨下，人必役智以應上，智多則詐興，是以難理。

○河曰：以其智多故為巧偽。○弼曰：多智巧詐，故難治也。○雱曰：智則難知。

故以智治國國之賊；

明皇曰：以，用也。人君任用多智之臣，使令理國，智多必作法，法作則奸生，故是國之賊。○河曰：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，又遠道德，妄作威福，為國之賊。○弼曰：智猶治也，以智而治國，所以謂之賊者，故謂之智也。民之難治，以其多智也，當務塞兌閉門，令無知無歌，而以智衛動民邪心，既

動復歟巧衛防民之偽，民知其衍，防隨而避之，思惟密巧，奸偽益滋，故日以智治國國之賊也。○雱曰：任察以治，則民爭出於智詐矣。《莊子》曰：開人者賊生，此之謂也。

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

明皇曰：若不用巧智之臣，但取純德之士，使偃息蕃魏，弄丸解難，自然智詐日薄，淳樸日興，人和年豐，故是國之福也。○河曰：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，則民守正直，不為邪飾，上下相親，君臣同力，故為國之福也。○雱曰：君人在乎法天，法天在乎體道，釋道而智，非其任矣，若夫至人無思無為，而天下復樸者，福可勝言哉。《莊子》曰：閉天者德生，此之謂也。

知此兩者，亦楷式。

明皇曰：役智詐則害於人，任純德則福於國，人君能知此兩者，委任純德之臣，是以為君楷模法式。○河曰：兩者謂智與不智者，智者能為賊，不智者能為福，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。○雱曰：楷一本作稽。

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

明皇曰：人君常知所委任，是謂深玄至德矣。○河曰：玄，天也，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，是謂與天同德也。

玄德深矣遠矣，

河曰：玄德之人深不可測，遠不可極也。○弼曰：楷，同也，今古之所同，則不可廢，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，玄德深矣遠矣。

與物反矣，

河曰：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，萬物欲益己，玄德施與人也。○弼曰：反其真也。○雱曰：物，事也，任德者，與事相反，而事卒以之治，比本末之說也。世人所見者淺近，徇末而昧於本，故但見事而不知德也。

然後乃至大順。

明皇曰：玄德深'遠，能與物反，歸復其本，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。○河曰：玄德與萬物反異，故能至大順，順天理也。○雱曰：方其任德之時，若反於事，而事終以治，反近情而順大勢故也。一本作乃復至於大順。

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也，

河曰：江海以卑，故衆流歸之，若民歸就王。

故能為百谷王。

明皇曰：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蟹王者，以其善能卑下之，故百川朝宗矣。○河曰：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。○雱曰：王者歸往之義，能不物物，乃歸矣。

是以聖人欲上人，
河曰：欲在民上。
以其言下之；
河曰：法江海處謙虛。
欲先人，
河曰：欲在民之前也。
以其身後之。
河曰：先人而後己也。
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，
河曰：聖人在民上為主，不以尊貴龍下，故民戴而不為重。
處前而人不害。

明皇曰：謙為德柄，尊用益光，以言謙下之，百姓忻戴，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，以身退後之，百姓子來，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也。○河曰：聖人在民前，不以光明蔽後，民親之若久母，無有欲害之心也。○雱曰：一本有也字。

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

明皇曰：以是不重不害之故，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為之主，而不厭倦。○河曰：聖人恩深愛厚，視民如赤子，故天下樂推進以為主，無有厭也。○雱曰：聖人豈計利而為此哉，亦德而已矣，德下之則形上矣，德後之則形先矣，故常為天下貴也。

以其不爭，

河曰：天下無厭聖人時，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。

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明皇曰：聖人謙退，不與物爭，天下共推，誰與爭者？○河曰：言人皆爭自為，無與吾爭無為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

明皇曰：肖，似也。老君云：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，無所象似，我則答云。○河曰：老君言天下謂我德大，我則佯愚似不肖。

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

河曰：唯獨名德大者為身害，故佯愚似若不肖，無所分別，無所割截，不賤人而自貴。

若肖久矣，

河曰：肖，善也。謂辨惠也，若大辨惠之人，身高自貴，行察察之政，所

從來久矣。

其細也夫。

明皇曰：夫唯我道至大，故無所象似。若如代問諸法，有所象似，則不得稱大，久已微細也夫。○河曰：言辨惠者唯如小人也，非長者。○弼曰：久矣其細，猶曰其細久矣，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，故夫曰若肖久矣其細也。○雱曰：肖者有所似，道為萬物祖，故體道者，物當似我，我豈似物乎。蓋有所似則是象彼，則彼必大而我小矣。

我有三寶，

雱曰：凡此三寶，皆俗情所謂小，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。

寶而持之：

明皇曰：我道雖大，無所象似，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，能常保倚執持，可以理身理國也。○河曰：老子言我有三寶，抱持而保倚。

一曰慈。

河曰：愛百姓若赤子。○雱曰：慈主於愛，愛物仁也，而獨稱慈者，仁則廣德以覆下，於末為盛矣。老子方語其本，故不曰仁而曰慈。慈者父道，仁之本，而不假為者也。

二曰儉。

河曰：賦斂若取之於己也。○雱曰：儉之為德，寡欲也，貴本也，愛物也，一言而三善，至者其儉乎，若孔子曰：禮與其奢也，寧儉。蓋聖人制禮將以為儉，而方其為禮也，不得獨儉，非禮則末，非老子則不知本，本乎本乎，聖人之道，於是為至乎。

三日不敢為天下先。

明皇曰：慈則廣救，儉則足用，不敢為天下先，故樂推而不厭。○河曰：執謙退，不為倡始也。○雱曰：於《易》則謙是也，天地人神皆以謙為貴，故聖人寶之。

夫慈故能勇；

明皇曰：慈仁敏，故勇於救濟也。○河曰：以為仁，故能勇於忠孝也。○弼曰：夫慈以陳則勝，以守則固，故能勇也。○雱曰：慈者不爭而勝，勇莫大焉。

儉故能廣；

明皇曰：節儉愛費，財用有餘，故功施益廣也。○河曰：天子身能節儉，故民日用廣矣。○弼曰：節儉愛費，天下不匱，故能廣也。○雱曰：區區以奢侈自廣者，其狹甚矣，唯無以末傷本，無以外滅內者，至廣也。

不敢為天下先，

河曰：不為天下首先。

故能成器長。

明皇曰：慈儉之德，謙益光，推先與人，人夠不厭，故能成神器之長。

○河曰：成器長謂得道人也，我能為道人之長也。○弼曰：唯後外其身，為物所歸，然後乃能立成器，為天下利，為物之長也。○雱曰：此聖人之行，故但為器長而已，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。

今舍其慈且勇，

河曰：今世人舍慈仁，但為勇武也。○弼曰：且猶取也。

舍其儉且廣，

河曰：舍其儉約，但為奢華。

舍其後且先，

河曰：舍其後己，但為人先。

死矣。

明皇曰：今舍慈且勇，勇則害物。舍儉且廣，廣則傷財。舍後且先，先則人怨。傷財害物，聚怨於人，是必死之道，故云死矣。○河曰：所行如此，動入死地。○雱曰：以人滅天，以事勝道，借使幸免，蓋失所以生矣。三寶皆天德而本者也。

夫慈，以陳則正

弼曰：相口而不避於難，故正也○雱曰：正如正兵之正，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，愛民如子，則民愛之如父，不令而齊矣。彼倒戈攻于後，以此者上不慈故也。一本作以戰則勝。

以守則固。

明皇曰：用慈以戰，利在全眾，用慈以守，利在安人，各保安全，故能勝固矣。○河曰：夫慈人者，百姓親附，并心一意，故以戰則勝敵，以守衛則堅固。○雱曰：戰守主於殺伐，而尚以慈為德，則餘事可知。

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明皇曰：以慈守，豈但人和，天道孔明，亦將救衛。戰勝，天救也。守固，天衛也。是皆以慈故，故云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○河曰：天將救 助善人，必與慈人之性，使能自營助也。○雱曰：三寶皆以慈為心，言天救衛之者，以其慈也。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

明皇曰：士，事也。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，故云不武。○河曰：言貴道德不貴武力。○弼曰：士，卒之帥也。武，尚先陵人也。○雱曰：士非成德

之稱，故士之為言察也，武也。獄師曰士，取其察。卒帥曰士，取其武。夫以武為事者，德在乎不武，所以為之本也。故武者不失為士，而非德士也。為士之善，其以德乎。

善戰者不怒，

明皇曰：事不得已，必須應敵，以慈則善，故不憑怒。○河曰：善以道戰者，禁邪於胸心，絕禍於未萌，無所誅怒也。○弼曰：後而不先，應而不唱，故不在怒。○雱曰：武王一怒而安天下者，其事而已，德則未嘗怒也。

善勝敵者不爭。

明皇曰：師克在和，和則善勝，全勝之善，故不交爭。○河曰：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，來遠以德，不與敵爭，而敵自服也。○弼曰：不與爭也。○雱曰：不爭之德，有時而爭，爭之者事也，德則未嘗爭也。

善用人者為之下。

明皇曰：。說以使人，令盡其力，必先下之，是為善用。

是謂不爭之德，

河曰：謂上為之下也。是乃不與人爭之道德也。○雱曰：是德也，非事也，此言德經也，故常言德，它皆如此。

是謂用之力，

河曰：能身為人下，是謂用人臣之力。○弼曰：用人而不為之下，則力不為用也。○雱曰：天下皆助之，故不用力而勝強也。

是謂配天

河曰：能行此者，德配天也。○雱曰：不徇事而得德，故能盡性。盡性則人道備，故可以配天。

古之極。

明皇曰：善勝是不爭之德，為下是用人之力，能如此者，可以配天稱帝，是古之至極要道也。○河曰：是乃古之極要道也。○雱曰：一本此有也字，古之極者，大中之道也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竟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

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註

用兵有吉悶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

明皇曰：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，故託古以陳戒。有言者，謂下句。○河曰：陳用兵之道，老子疾時用兵，故託此設其義也。

吾不敢為主，

河曰：主，先也，不敢先舉兵。

而為客。

河曰：客者，和而不倡，用兵當承天而後動。○雱曰：造攻自鳴條，為兵主者也。朕載自亳，為客者也。

不敢進寸而退尺。

明皇曰：主有動作，則生事而貪。無營為，則以慈自守。自守則全勝，生事則敗亡。進雖少，不能無事，退雖多，不失謙讓，故不敢進於寸，而退於尺。○河曰：侵人境界，利人財寶為進，閉門守城為退。○雱曰：不勇於殺伐。

是謂行無行，

明皇曰：為客退尺，不與物爭，雖行應敵，與無行同矣。○河曰：彼遂不止，為天下賊，雖行誅之，不行執也。○弼曰：彼遂不止。○雱曰：至仁之兵，有征無戰，與無行同。

攘無臂，

明皇曰：攘臂所以表怒，善戰不怒，帶 故若無臂可攘。○河曰：雖欲大怒，若無臂可攘也。

仍無敵，

明皇曰：仍，引也。引敵者，欲爭不爭，故若無敵可引。○河曰：雖欲仍引之心，若無敵可仍也。○弼曰：行謂行陳也，言以謙退哀慈，不

敢為物先，用戰猶行無行，攘無臂，執無兵，仍無敵也，言無與之抗也。

執無兵。

明皇曰：執兵所以表殺，今以慈為主，故雖執兵，與無兵同。○河曰：雖欲執持之，若無兵刃可持用也。何者？傷彼之民，罹罪於天，遭不道之君，愍忍喪之痛也。○雱曰：雖有戰之名，前無敵者，故與不戰同。

禍莫大於輕敵，

河曰：夫禍亂之害，莫大於欺輕敵人，侵取不休，輕戰貪財。

輕敵則幾喪吾寶。

明皇曰：為禍之大，莫大於輕侮敵人，輕侮敵人者，則殆喪吾以慈之寶。

○河曰：幾，近也。寶，身也。欺輕敵人，近喪身也。○弼曰：言

吾哀慈謙退，非欲以取強，無敵於天下也。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，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。寶，三寶也，故曰幾亡吾寶。○雱曰：兵，凶器也，仁人之兵，雖所向無前而不敢輕敵，輕敵則喪其慈，喪慈則有不勝也。

故抗兵相加，

河曰：兩敵戰也。

哀者勝矣。

明皇曰：抗，舉也。兩國舉兵以相加，則慈哀於人者勝。○河曰：哀者慈仁，士卒不遠於死。○弼曰：抗，舉也。若，當也。哀者必相惜，而不趣利避害，故必勝。○雱曰：哀憐之心慈也，慈故能勇，所以勝。一本作相若，亦通。若之言兵力相敵也。竊嘗論之，《書》曰：威克厥愛允濟，又曰：勗哉夫子，尚桓桓，亦何哀之有。而老子之言兵，獨常如此者，論兵之道也。彼則兵之事也，聖人豈異意哉，而不同者，時而已矣。

吾一禹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

明皇曰：老君云：吾所說言契理，故易知，簡事，故易行。○河曰：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，約而易行也。

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明皇曰：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，煩事而不約，故莫能知，莫能行。○河曰：人惡柔弱，好剛強也。○弼曰：可不出戶窺牖而知，故曰甚易知也，無為而成，故曰甚易行也。惑於躁欲，故曰莫之能知也。迷於榮利，故曰莫之能行也。○雱曰：聖人順性命之至，以為教言，不煩而簡事，不奇而常反身，則知率性則合，苟欲知之行之，不亦甚易乎。凡天下之難事，皆起於合本逐末，與妄為構，故內外交亂，奇物滋出，而智不能勝也。夫唯異此，則一辭可盡，雖甚易知甚易行，而莫能知莫能行者，用心於末而務奇與難故爾。一本作人莫之能知能行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

明皇曰：言者在理，理得而言忘，故言以無言為宗。事者在功，功成而不宰，故事以無事為君也。○河曰：我所言有宗祖根本，事有君臣上下，世人不知者，非我之無德，心與我反。○弼曰：宗，萬物之宗也，君，萬事之主也。○雱曰：言以理為歸，事以道為主，知理與道，則言與事雖多，無難知者也。

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

明皇曰：夫唯俗人無了悟之知，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。○河曰：夫唯世人也，是我德之闕，不見於外，窮微極妙，故無知也。○弼曰：以其言有宗，事有君之故，故有知之人，不得不知之也。○雱曰：所知非至理，則所謂知者，非知也。自以為知而不知聖人，則可謂知乎。

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

明皇曰：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，

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。○河曰：希，少也。唯達道者乃能知我，故為貴也。○弼曰：唯深，故知之者希也。知我益希，我亦無匹，故曰知我者希，則我

貴也。○雱曰：道大則知者少，歷萬世而知者一人，是旦暮遇之也。一本作則我者貴。

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明皇曰：被褐者，晦其外。懷玉者，明其內。故知我者希爾。○河曰：被褐者，薄外。懷玉者，厚內。匿寶藏德，不以示人也。○弼曰：被褐者同其塵，懷玉者寶其真也。聖人之所以難知，以其同塵而不殊，懷玉而不渝，故難知而為貴也。○雱曰：豈辨以相示乎。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尚矣。

河曰：知道言不知，是乃德之上。○雱曰：不識不知，真知之極。

不知知，病矣。

明皇曰：了法性空，本非知法，於知忘知，是德之上。不知知法，本性是空，於知強知，是行之病。○河曰：不知道言知，是乃德之病。

弼曰：不知知之不足任，則病也。○雱曰：道不可知，且不足知，而彼乃昭然有知，是未嘗知道也。未嘗知道，而自以為知，則是妄見一切耳，其病大矣。

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明皇曰：夫唯能病強知之病，是以不為強知所病。○河曰：夫唯能病，若衆人有強知之病，是以不自病。

聖人之不病，以其病病，

河曰：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，以其常若衆人有此病也。

是以不病。

明皇曰：唯聖人所以不病者，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，是以不病。○河曰：以此非人也，故不自病，夫聖人懷通達之知，托於不知者，欲使天下質樸忠正，各守純性。小人不知道意，而妄行強知之事，以自顯著，內傷精神，滅壽消年也。○弼曰：病病者，知所以為病。○雱曰：病而

不自知，病者終莫悟矣。

民不田久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

明皇曰：有威而可畏，謂之威。言人於小有不。畏，拙於慎微，則至於大可怕。○河曰：威，害也。人不畏小害，則大害至，謂死亡也。畏之者，當愛精神，承天順地也。○雱曰：民樸而生厚，則畏威。上失其道，多乎有為，以小其道，塞其生，枚民巧偽彫薄，而威不能服也。夫如是，則天誅所加，禍亂將起，故曰大威至。

無狹其所居，

明皇曰：神所居者，心也。無狹者，除情去欲，使虛而生白。○河曰：謂心居神，當寬柔不當急狹也。

無厭其所生。

明皇曰：身所生者，神也。無厭者，少思寡欲，使不勞倦。○河曰：人所以生者，為有精神，託空虛，喜清靜，飲食不節，忽道念色，邪僻滿腹，為伐本厭神。○弼曰：清靜無為，謂之居，謙後不盈謂之生，雖其清靜，行其躁欲，棄其謙後，任其威權，則物擾而民僻，威不能復制，良民不能堪其威，則上下大潰矣，天誅將至，故曰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，言威力不可任也。○雱曰：民性本自廣大流通，而世教下衰，不能使之復樸，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，厭其生之通而使塞。夫唯狹其居，故民不淳而偽，唯厭其生，故民不厚而薄狹。聖人不然，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，而各遂其浩然之性，則其有干威者乎。《莊子》曰：稀韋氏之國，黃帝之圃，堯舜之官，湯武之室，此明世下衰，漸狹其居也。彼聖人豈有優劣乎，而居乃漸狹者，所遭之時則然也。

夫唯不厭，

弼曰：不自厭也。是以不厭。明皇曰：夫唯人不厭神，是以神亦不厭人。○河曰：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，洗心濁垢，恬怡無欲，則精神居之不厭也。○弼曰：不自厭，是以天下莫之厭。○雱曰：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，故民亦得盡性也。《莊子》曰：不厭其天，此之謂也。厭者，天厭之厭。

是以聖人自知，

河曰：自知己之得失。

不自見。

河曰：不自顯見德美於外，故之於內。○弼曰：不自見其所知，以耀光行藏也。

自愛，

河曰：自愛其身以保精氣。

不自貴。

明皇曰：自知其身，防可畏之事，自愛其身，無厭神之咎，不自見其能以犯息，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。○河曰：不自貴高榮名於世。○弼曰：自貴則物狹厭居生。○雱曰：自見則矜我，自貴則賤物，此所以自狹其居，自厭其生，亦以狹民之居，厭民之生也。自知則明乎性，而不為妄。自愛則保其身，而不為非，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也。

故去彼取此。

明皇曰：去彼見貴，取此知愛。○河曰：去彼自見自貴，取此自知自愛。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

河曰：勇敢有為，則殺身也。○弼曰：必不得其死也。

勇於不敢則活。

明皇曰：敢謂果敢，言人勇於果敢從事，則失於謙柔退讓，必害於身，故云則殺。不敢者，則可以活身矣。○河曰：勇於不敢有為，則活其身。○弼曰：必濟命也。○雱曰：勇敢者，任氣生事，輕死以徇其所為，以事為道者也。勇不敢者，迫而後動，不先物以爭功，以道為事者也。

此兩者，

河曰：謂敢與不敢也。

或利或害。

河曰：活身為利，殺身為害。○弼曰：俱勇而所施者異，利害不同，故曰或利或害也。○雱曰：人之所利，天實害之，故曰天之君子，人之小人，人以為小人則固流俗之所後也，而天實先之。

天之所惡，

河曰：惡有為也。

孰知其故？

明皇曰：兩者，敢與不敢也。或，有也。能知不敢者有利，敢者有害，當須勇於不敢，此勇敢之人。動有災害，乃天之所惡，孰能知其故哉？○河曰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。○衆曰：下愚小智，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，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，當視以為法。

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明皇曰：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。○河曰：言聖人之明德，猶難者勇敢，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。○雱曰：聖人與天合德，尚不敢輕諾多易也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

明皇曰：此下言天道謙虛，以戒人事勇敢。天不與物爭，四時盈虛，物無違者，故善於勝。○河曰：天不與人爭貴賤，而人自畏之。○弼曰：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○雱曰：天為群物之父，豈與赤子為敵乎，此所以善勝也。

不言而善應。

明皇曰：天何言哉？福善禍淫，曾無差武，故云善應。○河曰：天不言，萬物自動以應時。○弼曰：順則吉，逆則凶，不言而臨應也。○雱曰：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福善禍淫，酬酢萬變，無一不至。

不召而自來，

明皇曰：天道不召物所從己，物不能違，自來順天爾。○河曰：天不自來順天爾。萬物皆負陰而向陽。呼召，萬物皆負陰而向陽。○弼曰：處下則物自歸。○雱曰：見召於人，臣子之道。天為君父，孰能制之，運至則來，非有召也。

坦然而善謀。

明皇曰：天道玄遠，繹然寬大，垂象示變，人可則之，故云善謀也。○河曰：繹，寬也，天道雖寬博，善謀慮人事，修善行惡，各蒙其報也。○弼曰：垂象而見吉凶，先事而設誠，安而不忘危，未兆而謀之，故曰坦然而善謀也。○雱曰：常易故坦然而險故善謀。一本作繹然。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明皇曰：天之網羅，雖恢恢疏遠，刑淫賞善，毫分不失。○河曰：天所網羅，恢恢其大，雖疏遠，司察人善惡，無有所失。○雱曰：天任理而不任意，其禍福也付之自為，如木有華，還當結實，豈或開而結之哉，而無一不如法者。今世之人，多疑禍福之應，械以小智，自私任意，而不知理，故但見一曲而不睹夫大政也，故知此道也，則世間善惡禍福，隨其器之大小，各有遲速之度，要當報之，無有免者。且聖人為政尚貴悶悶，誠使天道之大，而察察其意，則其報復也，豈能周乎。

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

河曰：治國者刑罰酷深，民不聊生，故不畏死也。治身者，嗜欲傷神，責財殺身，民不知畏之也。

奈何以死懼之？

明皇曰：縱放情欲，動之死地，習以為常，常無畏者，人君當以清靜化之，奈何更立刑法，以誅殺恐懼之乎？○河曰：人君當寬刑罰，教民去情欲，奈何設刑法，以死懼之。○雱曰：上失其道，俗彫民困，民無所賴生，以抵冒法禁，而上猶以死懼之，然則所殺雖多，亂終不止，則秦以下是也。

若使民常畏死，

河曰：當除己之所殘尅，教民去利欲也。

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

明皇曰：若使民人皆從清靜之化，不敢溺情縱欲，常畏於死，而獨為奇詐者，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，孰敢即殺？故下文云。○河曰：以道教民，而民不從，反為奇巧，乃應王法執而殺之，誰敢有犯者。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，而先刑罰。○弼曰：詭異亂群，謂之奇也。○雱曰：好生之德，洽于

民心，而民重死，然後刑行而物服矣。

常有司殺者殺。

明皇曰：如此奇詐之人，天網不失，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。○河曰：司殺者，天居高臨下，司察人過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也。

而代司殺，是代大匠斷。

明皇曰：人君好自執殺，必不得天理，是猶拙夫代大匠斷木。○河曰：天道至明，司殺有常，猶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斗杓運移，以節度行之，人君欲代殺之，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，勞而無功也。○雱曰：君尊臣卑，各有常分，君以無為而任道，臣以有為而治事，道之與事，相去遠矣。故典獄則有司殺，治木則有大匠，君不與焉，仰成而已。世皆知代斷之非，而不悟代殺之失，《莊子》曰：上亦有為也，下亦有為也，是上與下同德。傳曰：舜何為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。道實兼事，故君得兼臣，然君而事事，失其所以為君矣。臣之事事而殺伐，尤為非道，故深言之。蓋經稱不以兵強天下，而猶曰以道佐主者，誠以以道為主，則豈暇議彼哉。一本而作夫。

夫代大匠斷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明皇曰：拙夫代斷，豈但傷材，亦自傷其手。人君任刑，代彼司殺，豈唯殘害百姓，抑亦自喪天和也。○河曰：人君行刑罰，猶拙人代大匠斲，則方圓不得其理，還自傷代天殺者。夫紀綱不得其紀綱，還受其殃也。○弼曰：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，不仁者人之所疾也，故曰常有司殺也。○雱曰：代斷傷手而已，代殺乃失其道也。一本無有字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也，

河曰：人民所以飢寒者，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。

是以飢。

明皇曰：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，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。○河曰：民皆化上為貪，叛道違德，故飢。○雱曰：張官職祿，制禮用財，將以富民也。而費多增稅，末盛本衰，適使之飢而已。一本無也字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也。

河曰：民之不可治者，以君上多欲，好有為也。

是以難治，

明皇曰：天下之人所以難理化者，以其君上之有為，有為則多難，多難則詐興，是以難理。○河曰：是以其民化上有為，情偽難治。○雱曰：任察生事，將以治民，而人困俗彫，巧偽彌出，愈難治矣。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。

人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也，

河曰：人民輕犯死者，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，貪利以自危。

是以輕死。

明皇曰：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，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，是以輕死。

○河曰：以求生太厚之故，輕入死地也。○雱曰：生者不有其生，則生常全，既過於厚，則求欲無已，觸刑陷險，視死輕矣。此三者皆以其求，害其所以求，蓋明無為之理。

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

明皇曰：自然之分足則生全，若養過其分則生亡矣。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，是賢於矜貴其生。○河曰：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，爵祿不干於意，財利不入於身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使，則賢於貴生也。○弼曰：言民之所以僻，治之所以亂，皆由上不由其下也，民從上也。疑此非老子之所作。○雱曰：厚生必至於輕死，唯無以生為，乃常全矣。貴生者，但賢於輕死，未若無以生為之至也。此篇三事但明其一，則餘二可知也。

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也柔弱，

河曰：人生含和氣，抱精神，故柔弱也。

其死也堅強。

河曰：人死和氣竭，精神亡，故堅強也。

草木之生也柔脆，

河曰：和氣存也。

其死也枯槁。

河曰：和氣去也。

故堅強者死之徒也，柔弱者生之徒也。

明皇曰：生之柔弱，和氣全也。死之堅強，和氣散也。欲明守柔弱者，全生保年。為強梁者，喪身失性。○河曰：以其上二事觀之，知堅強者死，柔弱者生也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

明皇曰：見哀者勝，故知恃強者必敗。○河曰：強大之兵，輕戰樂殺，毒流怨結，衆弱為一，強故不勝。○弼曰：強兵以暴於天下者，物之所惡也，故必不得勝。○雱曰：善勝者積小不勝以為大勝，今此以強為德，則其事必弱也。

木強則共。

明皇曰：本強大，故處於下。枝條柔弱，共生於上。蓋取其柔弱者在上，強梁者在下，故下文云。○河曰：木強大，枝葉共生其上也。○弼曰：物所

加也。○雱曰：伐而共之。

故堅強居下。

弼曰：大之本也。

柔弱處上。

河曰：興物造功，大木處下，小物處上，大道抑強扶弱，自然之效。○弼曰：枝條是也。○雱曰：竊嘗論之：陰陽道也，陰先而陽後，天地物也，天尊而地卑，故語德則柔弱足以勝剛強，計事則剛強足以制柔弱，世之人睹事而不明乎德，故所謂強者常至於與死為徒也。一本作強大處下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

明皇曰：天道玄遠，非喻不明，故舉張弓以彰其用。○河曰：天道闇昧，舉物類以為喻也。

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

明皇曰：張弓如此，乃能命中，是猶天道虧盈益謙，欲令人君法天字人，故示抑高舉下之道。○河曰：言張弓和調之如是，乃可用。夫抑高舉下，損強益弱，天之道也。

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

河曰：天道損有餘而益謙，常以中和為上也。○雱曰：天道任理，故均。一本補作與。

人之道則不然，

河曰：人道則與天道反也。○弼曰：與天地合德，乃能包之，如天之道，如人之量，則各有其身，不得相均。如唯無身，無私乎自然，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。

損不足以奉有餘。

明皇曰：天道平施，哀多益寡，人則違天，翻損不足。○河曰：世俗之人，損貧以奉富，奪弱以益強也。○雱曰：人道任情，故不均。

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，其唯道乎。

明皇曰：誰能以己之有餘，奉與天下之不足乎？獨有道者能爾。○河曰：言誰能居有餘之位，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，唯有道之君能行也。○雱曰：有道者與天合道。一本云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。

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

明皇曰：聖人法天，稱物均施，施平於物，而不恃其功。○河曰：聖人為德施，不恃其報也。

功成不居。

明皇曰：推功於物，不處其成。○河曰：功成事就，不處其位。○雱曰：一本居作處字。

其不欲見賢耶。

河曰：不欲使人知己之賢，匿功不居榮名，畏天損有餘也。○雱曰：恃為處功則見賢，見賢則有餘，是招損之道也。一本無邪字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

河曰：圓中則圓，方中則方，擁之則止，次之則行。

而攻堅彊者，莫之能先，

河曰：水能懷山襄陵，磨鐵消銅，莫能勝水而成功也。

其無以易之也。

河曰：夫攻堅強無以易於水。○雱曰：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，而初不易已，此所以終能勝物也。夫玉石堅強矣，而持以攻物，有時而碎者，以其可易耳。一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。

弱之勝彊，

河曰：水能滅火，陰能消陽。

柔能勝剛，

河曰：舌柔齒剛，齒先舌亡。

天下莫不知，

河曰：知柔弱者長久，剛強者折傷也。

而莫之能行。

明皇曰：柔弱之道，勝於剛強，天下未有不知者，知有此道，不能行也。

○河曰：恥謙卑，好強梁。○雱曰：得一者寡。一本作故柔勝剛，弱勝強。

是以聖人言：

河曰：謂下事也。

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

河曰：君能受國之垢濁者，若江海不逆小流，則能長保其社稷，為一國君主也。○雱曰：垢未若不祥之甚，故但為社稷主。

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

明皇曰：引萬方之罪，是受國之垢濁。稱孤寡不穀，是受國之不祥。其德如此，則社稷有奉，故天下之人歸往矣。○河曰：君能引過自與，代民受不祥之殃，則可以王有天下。○雱曰：聖人所以能柔弱者，體水以為德也。受垢不祥，其納污受辱之義乎，此可謂智者道爾。

正言若反。

明皇曰：受國之垢，為社稷主，受國不祥，為天下王，是必正言初若反俗，故云正言若反。○河曰：此乃正直之言，世人不知以為反言。○雱曰：反於小知之近情，而合於大道之至正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者，

明皇曰：與身為怨對之大者，情欲也。和謂調和也。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，使無情欲，故曰和大怨。○河曰：爨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以相和報。

必有餘怨，

明皇曰：立教化人，不能無迹，斯迹之弊，還與為怨，故曰必有餘怨。○河曰：任刑者，夫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。○弼曰：不明理其契，以致大怨已至，而德以和之，其傷不復，故必有餘怨也。○雱曰：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，天下始有怨矣。既不能反常復本，而方乃以聯合歡，則怨必彌起。

安可以為善？

明皇曰：既有餘怨，則不可以為善。○河曰：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，安可以和怨為善也。○雱曰：意若為善，而不善之本也。

是以聖人執左契，

河曰：古者聖人執左契，合符信也。無文書法律，刻契合符以為信也。

○弼曰：左契者，防怨之所由生也。

而不責於人。

明皇曰：左契者，心也。心為陽藏，與前境契合，故謂之左契爾。聖人知立教則必有達，有述則是餘怨，故執持此心，使令清靜，下人化之，則無情欲，不煩誅責，自契無為。○河曰：但刻契之信下，責人以他事也。○雱曰：左契取於人，右契取人，左無事而右主權，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。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，而物自來合，吾應其合者爾。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。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，是以終無怨。《莊子》曰：以得為在人，以失為在己，湯曰：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，此之謂也。記曰：獻牛馬者操右契，蓋默者并券以進，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。《史記》曰：操右券以責事。

故有德司契，

河曰：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。○弼曰：有德之人念思其契，不令怨生，而後責於人也。○雱曰：下從事於物，而應物之合者。

無德司徹。

明皇曰：司，主也。徹，通也。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，則人自化。無德之主，則將立法以通於人，為法之弊，故未為善。○河曰：無德之君，背其契信

，司人所失。○弼曰：徹，司人之過也。○雱曰：徹，通也，物物求通，其塞多矣。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明皇曰：司契則清靜，立法則凋殘，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，故人君者，常思化淳於無為，不可立法而生事。○河曰：天道無有親疏，唯與善人，則與司契者也。○雱曰：唯天無親，但善則與之，明天與聖人同道也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

河曰：聖人雖治大國，猶以為小，儉約不奢泰。民雖衆，猶若寡少，不敢勞之也。○弼曰：國既小，民又寡，尚可使反古，況國大民衆乎，故舉小國而吉也。○雱曰：小制國寡，聚民則淳厚，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，巧偽日生，觀都邑與聚落之民，質詐殊俗，則其驗也。

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。

明皇曰：什，作也。伯，長也。此章明人含淳和，無所求及，適有人材器，堪為什件伯長者，亦無所用之矣。○河曰：使民各長部曲什伯，貴賤不相犯也。器謂農人之器，而不用徵召，奪民良時也。○弼曰：言使民雖有什伯之一器，而無所用之，

當何患不足也。

雱曰：十人所共謂之什器，百人所共謂之百器。清靜之治，務使民各遂其生理，而不妄興作，終無連群聚衆之事，故雖器有什伯而不用也。

使民重死，

河曰：君能為民興利除害，各得其所，則民重死而貪生也。

而不遠徙。

明皇曰：少思寡欲，不輕用其生，敦本無求，故不遠遷徙也。○河曰：政令不煩，則民安其業。故不遠遷徙，離其常處。○弼曰：使民不用，惟身是寶，不貪貨路，故各安其居，重死而不遠徙也。○雱曰：樂生遂性，故重死安土無求，故不遠徙。無道之世，質薄事多，而利欲勝乎好生，末盛本衰，而貪求在乎分外，故觸刑陷險，如履平地，而車轍足邊交於四方，此亦亂之極也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。河曰：清靜無為，不作煩華，不好出入遊娛也。

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

河曰：無怨惡於天下。○雱曰：民自足於性分之內，則無遠遊交戰之患。

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

明皇曰：舟輿所以利遷徙，甲兵所以徇攻戰，兩者無欲，故無所乘悚。反樸還淳，復歸于三皇結繩之用矣。○河曰：去文反質，信無欺也。○雱曰：事

簡民淳，故無用文契。

甘其食，

明皇曰：不貪滋味，故所食常甘。○河曰：甘其蔬食，不思食百牲也。

美其服，

明皇曰：不事文繡，故所服皆美。○河曰：美其惡衣，不貴五色。○雱曰：甘食美服，無事而富也。

安其俗，

明皇曰：不飾棟宇，故所居則安。○河曰：安其茅茨，不好文飾之屋。

樂其業。

明皇曰：不澆淳樸，故其俗可樂。○河曰：樂其質樸之俗，不轉移也。

鄰國相望，鸚犬之聲相聞，

明皇曰：言其近。○河曰：相去近也。○雱曰：人遂其生，故繁息而樂。

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

明皇曰：無求之至。○河曰：其無情欲。○弼曰：無所求欲。○雱曰：近而不交，無求於外也。此盡性之治，故民亦盡其性。竊嘗考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之終篇，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，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，則其效可以為比也。老子，大聖人也，而所遇之變，適當反本盡性之時，故獨明道德之意，以收斂事物之散，一而一之於樸。誠舉其書以加之政，則化民成俗，此篇其效也。故經之義終焉。楊子雲為《法言》，亦終乎唐虞之言，蓋有法乎孔孟與此書也，然子雲之說，誠得施於天下，亦何足以與乎聖人之業，可謂有其意矣，而言之過也。一本無使字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

明皇曰：信言者，聖教也。信實之言，不鈞於俗，故不美。○河曰：信言者，如其實。不美者，樸且質也。○弼曰：實在質也。○雱曰：信言要於道，道之出言，淡乎無味，何美之有。

美言不信。

明皇曰：美言者，代教也。甘美之言，動合於俗，故不信。○河曰：滋美之言者，孳孳華詞。不信者，飾偽多空虛也。○弼曰：本在樸也。○雱曰：離道而語事物，故雖足以美淺聞之聽，而非至論也。且言者風波也，何以美為。

善者不辯，

明皇曰：善者在行，無辯說。○河曰：善者以道修身，不綵文也。○雱曰：言近指遠，不假繁辭。

辯者不善。

明皇曰：巧滯辯說，故不善。○河曰：辯者巧言也。不善者，舌致患也。土有玉掘其山，水有珠濁其淵，辯口多言亡其身。○雱曰：言以明道而已，要不煩，何用多說。孔子曰：辭達而已。

知者不博，

河曰：知者謂知道之士，不博者，守一元也。○弼曰：極在一也。○雱曰：極當在乎至微，何事於博。

博者不知。

明皇曰：知者了悟也，博者多聞也。○河曰：博者多見聞，不知者失真要也。○雱曰：溺乎事物之衆，而不能反約，愚之甚者，安在乎有知。

聖人無積，

明皇曰：積者執言滯教，有所積聚也。聖人了言忘言，悟教遺教，一無執滯，故云不積。○弼曰：無私自存，唯善是與，任物而已。○雱曰：聖道運乎無方，而我常無滯，故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，積而有之，則所得鮮矣，安能大而化之乎，此明知者不博。

既以為人已愈有。

河曰：既以為人施設德化，已愈有德。○弼曰：物所尊也。○雱曰：為人者，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，因其勢而利之，則吾道不虧，而事業彌廣矣。一本為作與，非。

既以與人已愈多。

明皇曰：此明法性無盡。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，然以法味誘導凡愚，盡以與人，於聖人清靜之性，曾無喊耗，唯益明了，故云愈有愈多。有，明自性，多，明外益。○河曰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，而財益多，如日月之光，無有盡時也。○弼曰：物所歸也。○雱曰：與人者，授之以道也，授人以道，如天生物，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。既云無積，故又明其能贍足萬物，蓋唯無積，乃所以能足也。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

河曰：天生萬物，愛育之，令長大無所傷害也。○弼曰：動常生成之也。○雱曰：天者群物之宗，常以慈畜萬物，豈有害之之意，此明信言不美。夫天理常夷美於此，則害於彼矣。

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明皇曰：舉天道利物不害者，將明聖人之道施為弘益，常以與人，故不爭也。○河曰：聖人法天，所施為化成事就，不與下爭功名，故能全其聖功也。○弼曰：順天之利，不相傷也。○雱曰：一氣自運，萬物必遂，聖人體大運以有為，行遲速於常度，豈有心於爭乎。夫唯如此，故於立言垂法，亦因時乘理

，適可而已，非為辯也。然而終以此句者，誠欲體道德之說，莫尚於為而不爭。老子經意終於第八十篇，此篇總序其作經之意，亦由南華盡於莊子之死，而更有《天下》一篇，兼明道術之是非，以自積著書之迹。

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竟

#1不：原本無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補。

#2『有為』二字原脫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注本補。

#3受：原作『為』，據正統道藏本唐玄宗御注本改。

釋音

懷而羊切。蹙居月切。昧音妹。貸吐代切。螯失亦切。攬俱縛切。懷子壘、又子委切。嘎一邁切。蒂常音。難乃旦切。脆七歲切。辟音避。緝音固。恢苦回切。陟角切。賂音路。愈任與切。純杜本切。

後序

老氏之書，傳於世也久矣，其言微，其旨遠，而莫能極。學者非明白洞達。窮道德性命之理，未易測其津涯也。夫老氏豈欲為甚高之論，以取惑於世，蓋至道之極，窈冥昏默，雖聖人猶且不能名方。道術既散之際，苟不示其髮鬚，明其大略，則天下後世，有愚而不靈者，蕩然無所適，茫然無所守，不知大道之本原，而為倒置之民也。於是不得已強而為之言以明。夫道大焉，彌滿六合而無外，小焉，入乎纖介而無間，其玄則為衆妙之門，其粗則治家治國治天下，無乎不在。昔之為註者有三，曰河上公，曰明皇，曰王弼，夫三家之說，其間不能無去取，然各有所長，要其歸宿，莫非究大道之本。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，而老氏之書，復訓厥旨，明微燭隱，自成一家之說，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。然世之學者，以老氏為虛無無用之文，少嘗加意，陳言鄙論自以為得，殊不知大道之本，由老氏而後明，老氏之經，由數家而後知，非俗學者所易聞也。

太守張公，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，以文章作人，以經衛訓多士，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，乃命鬻舍之學者，參其四說，無復加損，刊集以行於時，而廣其教，俾夫承學之士，知老氏之書非徒為虛誕之辭，極深研精，皆足以造乎至理，其真以治身，其緒餘土直為天下國家，則學者豈日小補之哉。迴承教下風，幸得以親炙，故祇請以書歲月，且不泯其傳。

時元符元年十月一日，前權英州軍事判官梁迴謹序。